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

9



出版社

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

第九册

賈貴榮 輯



楊守敬撰

日本訪書誌

卷一—十

清光緒二十三年宜都楊守敬鄰蘇園刻本

日本國志

十卷

東莞黃志孚謹署

光緒丙申嘉平
月〇〇蘇園開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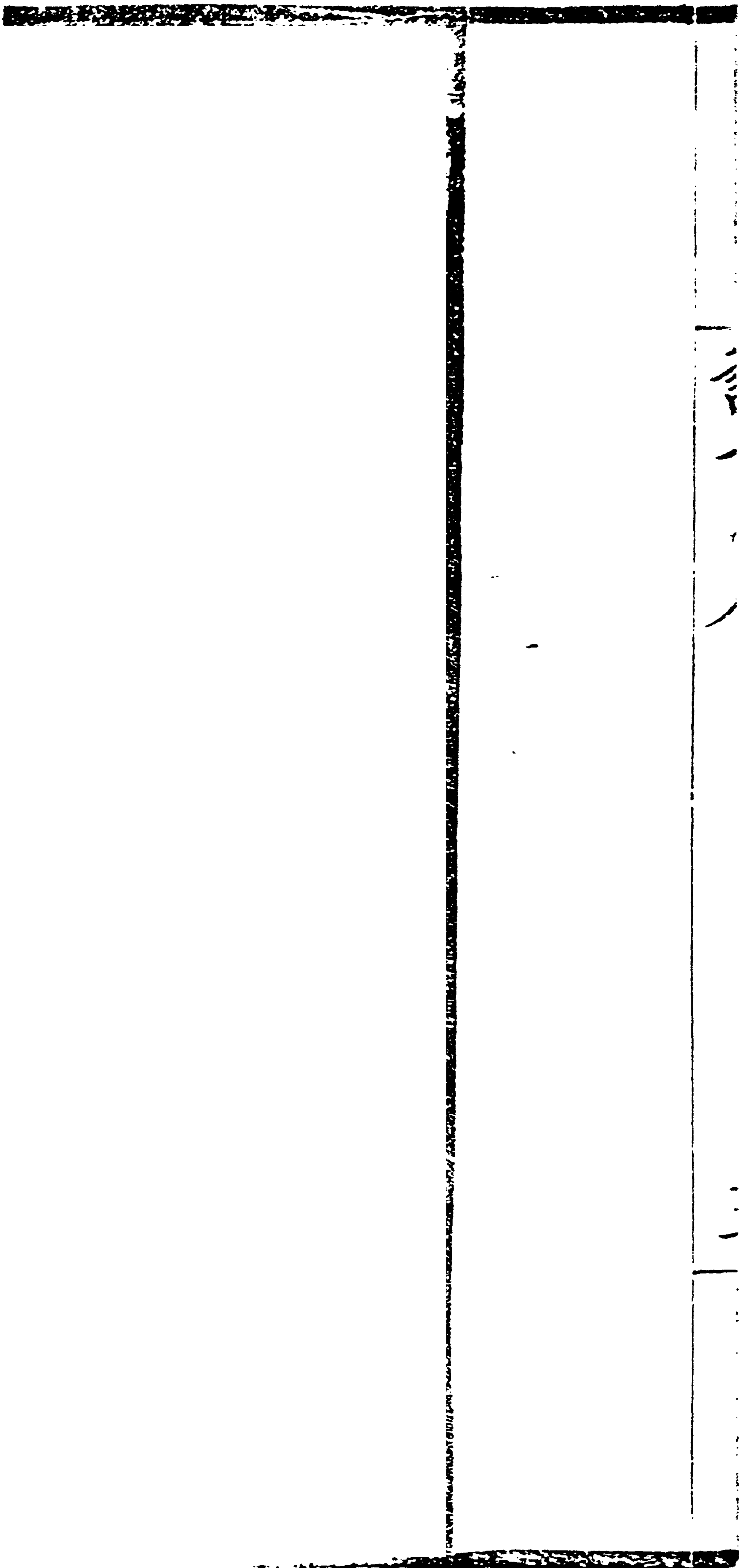
光緒庚辰之夏守敬應大埔何公使如璋之召赴日本充當隨員於其書肆頗得舊本旋交其國醫員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據錄書之會遵義黎公使庶昌接任議刻古逸叢書囑守敬極力搜

訪而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
幣得屬有天幸以彼所攜古金
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見者彼此交
易於是其國著錄之書麇集于
篋中無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
委別紙記之久乃得廿餘冊擬歸

後與同人爭相考證為之提要暨序
趙黃岡數官任同好者絕無其人此
稿遂束高閣而遠方妮古之士嘗
以書來索觀其目因檢舊稿塗
乙不易辨時子敬又就館省垣原書
多藏黃陂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

查請斷者付書手錄之整為十六
卷見聞之所隨體例之舛錯略所
不免又甚中不盡罕見之書而鶩
人祕笈尚多未錄出者良以精力
衰頹寡助無人致斯缺憾倘天假
之年或當以并出所得異本盡以

告世人也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敬自
記於兩湖書院之東分教堂



日本訪書志緣起

余生僻陋家尠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東來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掺羅放佚之志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爲何本乃日遊市上凡板已毁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奝然未獻之書因以諸家譜錄參互考訂凡有異同及罕見者皆甄錄之夫以其所不見遂謂人之所不見此遼豕所以貽譏然亦猶有秘文墜簡經余表章而出者不

可謂非採風之一助也

日本舊有鈔本經籍訪古志七卷近時澁江道純森立之同撰所載今頗有不可踪跡者然余之所得爲此志之所遺正復不少今不相沿襲凡非目覩者別爲待訪錄

訪古志所錄明刊本彼以爲罕見而實我國通行者如劉節之藝文類聚安國徐守銘之初學記馬元調之元白集之類今並不載亦有彼國習見而中土今罕遇者又有彼國翻刻舊本而未西渡者

茲一一錄入

經義考每書載序跋體例最善愛日精廬藏書志遂

沿之茲凡　四庫未著錄者宋元以上並載序跋

明本則擇有考證者載之行款匡廓亦詳於宋元

而略於明本

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爲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爲

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皆我　國

所未聞其見於七經孟子考文者每經不過一二

種實未足概彼國古籍之全

考文一書山井鼎校之於前物觀又[illegible]之[illegible]

宜若彼國古本不復有遺漏不知考文刊於享保中當我康熙末其時彼國好古之士亦始萌芽故所傳易單疏本尚書單疏本毛詩黃唐本左傳古抄卷子本皆爲考文所未見其他遺漏何怪焉

日本古鈔本經註多有虛字阮氏校刊記疑是彼國人妄增今通觀其鈔本乃知實沿於隋唐之遺詳見陸氏釋文中即其原於北宋者尚未盡删削如志中所載尚書毛詩經註鈔本猶多虛字今合校數本其漸次劃除之迹猶可

尋阮氏所見經註本大抵皆出於南宋故不信彼

爲唐本

日本文事盛於延喜天平當唐之中葉厥後日尋干

戈至明啟禎間德川氏秉政始偃武修文故自德

川氏以前可信其無僞作之弊古文孝經固非眞

孔傳然亦必司馬貞劉子元所共議之本提要疑

是宋以後人僞作未悉彼國情事也

日本氣候固無我江南之多雺爛亦不如我河北之

少蠹蝕何以唐人之迹存於今者不可勝計蓋其

於鈔本皆用彼國繭紙堅韌勝於布帛故歷千年
而不碎
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學外以金澤文庫爲最古當
我元明之間今日流傳宋本大半是其所遺次則
養安院當明之季世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鮮古本
此下則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樓爲最富雖其楓
山官庫昌平官學所儲亦不及也又有市野光彥
澁江道純小島尚質及森立之皆儲藏之有名者

余之所得大抵諸家之遺

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爲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澁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躋壽館目錄（多紀丹波元堅撰）所載今著錄家不及者不下百種今只就余收得者錄之

日本崇尚佛法凡有兵戈例不燬壞古剎故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儲唐經生書佛經不下萬卷卽經史古本亦多出其中今茲所錄仿舊唐書藝文志之例收諸家之爲釋氏而作者其一切經雖精妙

日本頗多朝鮮古刻本皆明時平秀吉之役所掠而來如姓解草堂詩箋等書余詢之朝鮮使臣並稱無傳且云秀吉之亂其國典籍為之一空然則求朝鮮逸書者此地當得半矣

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鬻於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猶憶前數年有蔡姓者載書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饒季音得南宋板呂氏讀詩記一部據云宋元槧甚多意必

有祕笈孤本錯雜於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於殘賸之後不能不爲來遲恨亦不能不爲書恨也

余之初來也書肆於舊板尙不甚珍重及余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爭之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嘉靖本亦視爲祕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尙之篤使彼國已棄之肉復登於爼自今以往諒不至拉雜而摧燒之矣則彼之視爲奇貨固余所厚望也近日則聞什襲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日本學者於國醫書有撰述[illegible]

沿明季之風然亦有通材樸學卓然可傳者反多未授梓人如狩谷之和名類鈔箋丹波之醫籍考擬別爲日本著述提要故茲皆不錄入其有采錄古書不參彼國人論議者如醫心方和名類聚之類皆千年以上舊籍尤爲校訂之資故變例收之至若朝鮮爲我外藩桂苑筆耕集已見於唐志今茲亦隨類載入醫方類聚日本有活字本亦醫籍之淵數也

皇侃論語疏羣書治要及佚存叢書久已傳於中土

此錄似勿庸贅述然皇疏有改古式之失治要有鈔本活字二種他如古文孝經唐才子傳臣軌文館詞林難經集註皆在佚存叢書中彼國亦別本互出異同疊見則亦何可略之

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黃村島田重禮三人嗜好略與余等其有絕特之本此錄亦多采之唯此三人之外余罕所晉接想必有驚人祕笈什襲於金匱石室中者幸出以示我當隨時補入錄中亦此邦珍重古籍之雅談也

志中急宜刊布者經部之易單疏書單疏萬卷堂之穀梁傳十卷本之論語疏小學類之蜀本爾雅顧野王原本玉篇宋本隸釋子部之台州本荀子類書之杜臺卿玉燭寶典邵思姓解醫家之李英公新修本草楊上善之太素經集部之文館詞林十卷佚存叢書所刻僅四卷是皆我久佚之籍亦藝林最要之書使彙刻爲叢書恐不在士禮居平津館下也若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釋希麟續一切音義十卷此小學之淵藪一部傳而漢唐文字音韻之書

皆得以見崖略顧卷佚浩繁力不能贍世之高曠
遠矚者或亦有取於斯 厥後黎公使多以刻入古逸叢書
前人譜錄之書多尚簡要敏求記唯錄宋本 天祿
琳琅愛日精廬拜經樓藏書則兼采明本時代不
同故也而張金吾論說尤詳余之此書又詳於張
氏似頗傷繁冗然余著錄於兵燹之後又收拾於
瀛海之外則非唯其時不同且其地亦不同苟不
詳書將有疑其爲郢書燕說者且錄中之書他日
未必一一能傳則存此崖略亦好古者所樂觀也

凡習見之書不載撰人名氏其罕見之品則詳錄姓
氏間考爵里
古鈔本及翻刻本多載彼國題記其紀元名目甚繁
若必一一與中土年號比較詳註則不勝其冗今
別爲一表以便考校
光緒辛巳二月宜都楊守敬記

十一

足利活字本七經

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著七經孟子攷文者是書印行於日本慶長時當明萬歷年間其原係據其國古鈔本或去其注末虛字又參校宋本故其不與宋本合者皆古鈔本也日本刻經始見正平論語及翻興國本左傳又有五山本毛詩鄭箋其全印七經者自慶長活字本始余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見一經即購存積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蓋活字一時印行雖

多久卽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蘭雪堂活字本亦印於明代今日已成星鳳山井鼎當我康熙年間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國大學始有全部無怪近日之更難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諱多缺筆當是全翻宋本是不然蓋其刻字時仿宋本字體摹入故凡遇宋諱亦一例効之實亦盡據宋本證之余所得諸古鈔本而後知參合之跡顯然且尙書禮記字體非仿宋本者卽不缺筆可以釋然矣

周易正義十四卷舊鈔本

單疏古鈔本無年月狩谷望之求古樓舊藏相傳爲弘治永祿間鈔本首周易正義序次周易正義第一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定第二卷以下並同但無定字凡標經注起止並大字居中正義則雙行小字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以大字計其文字大抵與明錢保孫所校宋本單疏合乾卦象曰至萬國咸寧錢本總在各以有君之下與十行以下分

屬各段者不同此亦總疏不分屬唯錢本所據尚是宋刻此則爲唐鈔之遺如文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日本古鈔本皆有言字自唐石經以下皆無言字此正義覆述經文有言字且前九三疏引文言云云此本亦有言字可知正義所據經文本有言字後人據石經並删正義錢氏所據單疏已删此字不待注疏合刻矣

伊川易解六卷繫辭精義二卷 刻入古逸叢書

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嘗爲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一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

之四名後明人所僞[illegible]
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
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
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
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宋董楷有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
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
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
本眞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

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記

古文尚書古鈔本

此古文尚書古鈔本存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末有天正第六六月吉秀圓記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以森立之訪古志照之此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二册卽容安書院所藏其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二册則守敬從日本市上得之相其筆迹格式的爲一書不知何時義落其中古字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載古本合其第一卷序後直接古文尚書堯典第一不別題尚書

卷第一蓋合安國序同卷與唐石經合宋以下序後別題書卷第一五字非也今人以經與釋文褁山井鼎之書往往不合遂類日本古鈔爲不足據不知釋文已經宋陳鄂改亂非陸氏之舊阮文達作校刊記亦未悟及此

尙書正義二十卷北宋槧本

正義單疏本首孔維上校勘正義表表後題端拱元年三月日秦奭等上表下列勘官軒轅偹胡令問解貞吉胡廸解楨李覺袁逢吉孔維等銜名次長孫無忌上五經正義表次尙書正義序序下一行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勑字提行與國子平列題尙書正義卷第一次行題孔穎達銜與前同唯達下有等字以下每卷並有穎達銜名唯無等字

每卷後統計若干字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二字左右雙邊缺玄胤讓敬弘等諱卷三末書嘉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約句讀了圓種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又有歸源墨印原本今藏楓山官庫是書中土久無傳本山井鼎作攷文時亦未之見緣此書寬政閒丹波櫟窗始得殘本獻之官官併搜索餘卷所在遂成完本余初得後藤正齋影鈔本蓋正齋曾爲官書掌管故能使人摹之也因念是書猶是端拱經進原本首尾完具

詢希世之珍乃從書記官巖谷修借原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攜歸醵金重刊久不能集事丙戌又攜入都以付德化李木齋許以重刊旋聞木齋丁艱恐此事又成虛願也或云此亦南宋初刻本

尙書注疏二十卷 宋槧本

南宋紹熙閒三山黃唐題識稱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云云故各經後皆有此跋是合疏於注自此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後十行本板至明猶存世多傳本此則中土久已亡唯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得見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顧其原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余至日本

竭力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板收藏家余囑書估信致求之往返數四議價不成及差滿歸國道出神戸迺親乘輪車至大板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爲日本古籍有所見志在必得況此宋槧經書爲海內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遺憾幸歸裝尙有餘金迺破慳得之攜書歸時同行者方詫余獨自入大板及攜書歸舟把玩不置莫不竊笑癖而且癡而余不顧也書凡裝十冊缺二冊鈔補亦是以原書影摹字體行

款毫無移易固不害爲全書也

黃唐跋是紹熙壬子七經考文於禮記後誤熙爲興阮氏十三經校刊記遂謂合疏于注在南北宋之間又爲山井鼎之所誤也附訂於此

此書今歸南皮張制府

尙書釋音二卷 影宋本刻入古逸叢書

余在日本校刊古逸叢書黎星使女壻張君沆得影寫此本議欲刻之余謂此書非得之日本似不必彙入且此書非陸氏之舊乃宋人之書星使駭然余乃檢崇文總目及玉海證之知爲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故段若膺盧紹弓於釋文中此二卷深致不滿今不能得開寶以前古本

則此不足驚人也張君意存見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今按此書不特淺改作錢庸改作鏞鳥改作島苞改作包旄改作毛謬改作璆皆深沒陸氏原文惟頗改作陂注云舊本作頗此有唐明皇之詔故不能沒之最可笑者舜典下注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云聊

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是陸氏於舜典全用王注
不用方興傳而今本則改用方興傳而以王注
間載注中又不申明用姚改王之故而但存陸
氏用王氏注於舜典題下豈非大謬
篇中至于北岳如西禮注云方興本同似仍用
王本者其實所載音字皆方興傳與今本無一
字出入且多明明與王注不照者陳鄂不學至
此而以删定通儒之書豈非千古恨事
日本古文尚書古鈔本䰝兜作鴅及近人謂爲

日本人僞撰以臣氏此本作[illegible]

說夢也

或曰子力詆此書然則不猶愈今之釋文乎曰此則當分別觀之序下訓下攝十四三篇亡盧刻本四三互倒科斗下蝦蟆不作蟇堯典龢下如兖反不作如充反女于下上恧反不作上而反舜典下難乃丹反不作乃但及橐飫不作橐大禹謨解不作懈禹貢雍下州名後同不作後名州同鉤般不作盤犀細兮反不作纚武城四

月始生魄然貌不作然也酒誥文王第稱穆下
黃僕不作皇僕名誥度待洛反下作時洛洛誥
惟七年周公攝政盧本脫周公二字君奭奔走
下使人歸趣之不作趨之君陳長誅丈反不作
丁丈此皆勝于盧本者也若序高辛下毋不見
脫名字舜典四朝下四季誤四季禹貢道作導
而誤音導爲言道洪範無虐馬本作亡侮此誤
作悔蔡仲之命從車此誤作徒顧命車渠車輞
此誤作輙是皆形近之誤或影摹失之

案此本缺愼遺等諱又多改反爲切是南宋刊
本首不題經典釋文卷幾當是單行本然改尙
書音義爲釋音皆謬又題下徐盧二本並有卷
第葉鈔本無之或以葉鈔爲是余謂大禹謨下
注云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
志七錄爲十三卷則陸氏原書載有卷第審矣
葉鈔及此本無卷第者非也
釋文條例云孔傳古文亡舜典一篇齊明帝建
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

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是今之舜典傳明明爲姚方興作或云劉光伯作亦非而攷傳者亦多與他傳不分非也附訂於此

詩外傳十卷　明沈辨之刊本

每卷題詩外傳無韓字惟卷首錢惟善序題有韓字序後有吳都沈辨之野竹齋校彫篆書木記首行題詩外傳卷第一次行題韓嬰二字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大如錢左右雙邊余以此本校之毛氏津逮本小有異同而此爲優蓋毛氏亦原此本而又有謬誤者也程榮漢魏叢書所據原本脫首卷第二葉竟以抽觴接遊女不可求思刋之其他謬誤亦多何允中雖補此一

葉而謬誤者亦未能校正余嘗作札記視趙懷玉周宋校本似爲詳密云

按沈辨之明嘉靖閒人與文休承兄弟往來孫祠書目因其木記接錢序後遂以沈爲元人非也余謂此刻款式雖古而字體實是明嘉靖閒之格訪古志稱即以元本重雕者亦非也此本亦得之立之首有吳氏仲文印又有黑水居圖書記

周禮鄭氏注十二卷　南宋槧巾箱本

宋刊巾箱本周禮唯齊次風石經考文提要猶及見之近來箸錄家未之聞阮氏校勘記亦不載知傳世鮮矣中有重言重意故標題略之其文字往往與岳本及明刊徐氏本合注疏本皆不及也江陰繆筱珊編修愛不釋手乃影摹一通而以原本歸之

初學記二十四卷出國游注周禮曰囿人掌國游之獸禁鄭元注云國之離宮小苑游觀處今

本周禮皆作囿游注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據疏說云云知賈公彥所見本已如此想宋以下板本無異同者國游囿游皆通觀上無游字不可讀而阮校本不及之附記於此

近見歸安陸氏有宋槧巾箱本周禮然彼有重言重意互注字亦非此本也

儀禮鄭注十七卷

明陳鳳梧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經注並同首題儀禮卷第一次行題漢鄭玄注三行頂格題士冠禮第一皆非古式附載釋文凡釋經者卽緊注其下其釋注者則加○而附于注後所見宋槧經注本亦無此式者其士冠禮第一下引鄭目錄遂使後來刊注疏者誤認此爲注文而不標疏字按顧亭林據唐石經稱今本儀禮脫經文五條此本五條皆在唯鄉射禮士鹿

中下脫注文耳然以嚴州本校之其他注文亦多脫誤據鳳梧自序蓋以鈔本上木宜其多所遺失也是本爲狩谷掖齊舊藏森立之訪古志稱其與近世所行本大有異同贊爲絕佳之本蓋亦只就閩監毛注疏本校之則此爲佳耳固不足與嚴州本徐氏本並論也然脫誤雖多取源自異其足與嚴州徐氏互證者正復不少此本箸錄家皆不及則亦未可竟廢之也陳氏自序別刊有單經本今不得見覩此可知其概矣

春秋左傳集解三十卷 古鈔卷子本

初森立之爲余言日本驚人祕笈以古鈔左傳卷子本爲第一稱是六朝之遺非唐宋本所得比數此書藏楓山官庫不許出恐非外人所得見余託書記官巖谷修訪之則云偏覓官庫中未見余深致惋惜迺以所得小島學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眞譜中冀後來者續訪之立之又爲言此書不容遺失俱道是如何櫝藏之狀復以白巖谷忽一日來告云此書無恙余

卽欲借出一觀巖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謂貴
國有如此奇書韞櫝而藏何如叚吾傳錄於西
土使海内學者得覩隋唐之遺不尤貴國之光
乎巖谷輾然卽徧商之掌書者借出限十日交
還書至果卷子三十無一殘缺紙質堅紉薹黃
麻也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卷後有建長八年叅
河守清原建保三年清原仲光文永五年音博
士清原等校刊題記余乃倩書手十人至寓館
窮日夜之力改爲摺本影鈔之刻期書成其卆

異同之迹眞令人驚心動魄多與陸氏釋文所稱一本合眞六朝舊笈也其有釋文不載爲唐石經宋槧本所奪誤者不可殫述別詳札記今第舉一二大者如昭公廿七年傳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今各本不疊三族二字得不謂是唐石經以下之脫文乎如莊十九年傳鬻拳可謂愛君矣注楚臣能盡其忠愛所以興各本楚下無臣字尚可通乎又如隱九年傳衷戎師注以過二伏兵各本過作遇山井

鼎所見興國本亦作遇旁注別本作過蓋校者據此本耳而阮氏校刊記非之竊謂此一字千金也蓋祝聃引戎師超過二伏兵至後伏兵後伏兵起戎還二伏兵禦其前後伏兵擊其中祝聃反逐其後故注云前後中三處受敵衷戎師之情景如繪若初即已遇見二伏兵戎師不鬭即還走矣安得更隨祝聃至後伏兵處乎此得不謂宋槧以下妄改乎至如何義門所舉死而賜謚古刻多然此類不足稱說矣原本校注甚

爲精密其作作者作之省作才者摺之省所云摺本者卽謂宋本也此書山井鼎所未見蓋山井鼎爲足利士族足利學所藏古鈔本無左傳故考文只有興國本及活字本而無古本楓山官庫在其京師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余乃從百年後得見彼國學者未見之書不可謂非厚幸乎

春秋左氏傳殘卷舊鈔卷子本

自昭公二十七年傳惠已甚起至三十二年民忘止每行字數不等凡書經傳皆不出格一字石山寺藏本癸未春日本印刷局借得欲石印余得往讀之相傳爲唐人筆書法精美紙用黃麻信奇蹟也注文脚多也字余別有詳校本今錄其最異者經文二十三十四十並作廿卅卌注令終陽匃子作陽匄正子也注子果宋樂祁也祁下有犂字傳乃辭小國乃作則傳以滅三

族國之良也三族二字疊文按文義則不疊非
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脫傳是瓦之罪罪下有也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鄔作鄢與石經合民之多
辟作僻與釋文合注毋氏性不曠作不廣傳忿
纇無期纇作類與釋文一本合傳共子之廢其
作恭上有與字按文義有與字爲長傳聞其聲
而還無其字傳爲鄔大夫鄔作鄢上下注同與
石經合御以如臯臯作睪古字逼廿九年傳塹
而死作塹注同傳能飲食之之作龍傳賜氏曰

御龍下有氏字注在哀二十四年上有事字傳
卄年有所不獲數矣數上有禮字傳吳子問於
伍員伍作五楚執政眾而乖政下有者以待字
之察也察下有之字按唐石經此行計九字是
原刊有之字亦唯君作惟命三十一年秋吳則
侵楚人作子莒牟夷注在五年作在卄五年

春秋左傳三十卷 舊鈔本

此本不載經文唯第三十卷載經文其分卷與唐石經同中缺北宋諱當是據北宋經傳本錄出然第三十卷仍錄經文者鈔寫時未能畫一耳亦或別有單行傳本缺第三十卷而別以經傳本補之耶凡傳文多與石經及沈中賓本合沈本之顯然訛誤者此本亦不與之同而閒有與諸本絕異之處則往往與山井鼎所記異本合洵爲北宋善本也

莊四年以國與紀季各本無國字唯山井鼎云

足利本及宋板旁記異本有匡字十六年爲宋故也各本脫爲字唯臨川本有爲字與釋文一本合三十年謀伐山戎也各本無伐字石經重刻增入伐字閔二年命可知矣各本矣作也唯足利本與此同僖三年末之絕也各本作絕之此與石經合二十二年隘而不列列上旁注成字與文選注引合二十九字雖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各本無雖字此與石經合文六年辟刑獄各本作辟獄刑此與沈本合宣十一年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注疏本脫可哉二字此與臨川
本合成三年從左右皆射之各本射作肘此與
纂圖本淯熙本合殺靈侯各本作弒此與沈本
同十三年養之以福旁注引家本作養以之福
十五年向帶爲太宰與釋文沈本合宋殺大夫
山殺下無其字與沈本同十六年晉有勝矣各
本無晉字石經旁增晉字襄四年棄武羅伯因
熊各本因作困唯臨川本沈本與此同八年亦
不使一介行李各本介作个此與沈本同十二

年同姓臨於宗廟同宗臨於祖廟同族臨於禰
廟三臨字各本無十四年吾今實悔過各本今
作令此與沈本合使子行請於孫子各本無請
字足利本旁注異本有請字石經初刻有請字
夫君臣之主也按此恐誤各本臣作神十九年壬子
孔亦相親也各本壬作二此與臨川本沈本合
二十三年非鼠何如各本作如何此誤與沈本
同二十四年胡載不謀各本載作再二十五年
枕尸而哭之各本無之字此與臨川本沈本同

何以至大焉各本無大字足利本旁記異本有
大字臨川本有大字賦車兵徒卒各本卒作兵
此誤與沈本同二十六年君與夫人各本作大
夫昭三年又弱一介焉各本作个惟明監本與
此同四年曰晉有三不殆各本曰上有公字此
與沈本合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各本吾下有所
字此與沈本同使寘諸饋于介而退各本無諸
字介作个惟文選思元賦注運命論注引作介
五年儆邑休殆各本作怠此與沈本合七年周

文王之法下無曰字旁添曰字八年莫保其性
宋殘本十行本保作信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楚
下無國字與岳本同十四年恤孤寡各本恤作
宥與岳本沈本同十九年民有亂兵各本作兵
亂此與沈本同二十年鄖申各本申作甲此與
臨川沈本同古者無死各本者作若此與沈本
合二十七年工尹麇不作王尹麇定三年莊公
下急而好絜各本作潔此與石經臨川本合四
年命以康誥各本康作唐此與沈本同八年必

以而子厚各本無厚字此與涫熙本合十四年
謀救范中行氏也各本無也字此與石經合哀
元年逢猾當公而進各本猾作滑此與足利本
合十五年事死如事生各本無事字此與沈本
合十七年皇瑗奔晉召之此本召之上旁注宋
公二字二十四年以荆爲太子各本以上有而
字此與足利本合二十五年少畜於公宮此本
公下旁注宮字與石經初刻合其他與各本異
同參半及筆畫小異者別詳校札記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槧本

宋嘉定丙子興國軍教授聞人模校刊末有經傳識異數十事又有校刊諸人官銜及聞人模跋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不附釋音藏楓山官庫蓋卽毛居正六經正誤所稱興國本余以正誤所引十三條對校一一相合又以山井鼎考文照之則彼所稱足利宋本者亦無一不合而山井鼎不言是興國本者以所見本無末題識數葉耳按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稱興國本爲

于氏所刋此本並無于氏之名又稱于氏本每數葉後附釋音此本無釋音又稱于氏本有圈點句讀併點註文此本無句讀則非于氏本無疑蓋興國舊板始于紹興鄭仲熊只有五經閩人重刋左傳並修他板亦只五經詳見閩人跋至于氏始增刻九經其五經經注文字雖仍舊本而增刻釋文句讀故同爲興國本而實非一本也大抵南宋之初諸道所刋經傳尙不附釋音至南宋末則無不附釋音者岳氏旣稱前輩以興國于氏本爲最善而又譏于氏經注

有遺脫余嘗遍校此本則經注並無遺脫或于氏重刊此書失于檢照而有遺脫耶于氏增釋音句讀已非以原書覆板重寫時保無改其行款故有遺脫之弊且嘗以岳本互勘皆此本爲勝如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謚社注皆未死而賜謚此本無未字與何義門所見宋殘本合岳本有未字非也不特岳本凡阮氏校勘記所載宋本亦均不及之然則今世所存宋本左傳無有善於此者別詳札記余在日本曾勸星使黎公刻之以費不足而止竊羨閩人以校官從恿當事者既刻此書又修五經板余亦校官攜此

書歸來數年口焦脣乾卒無應之者古今人不
相及讀聞人跋彌滋愧已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覆宋本

右日本古時覆宋刻左傳集解不附釋音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森立之訪古志載此書云是依蜀大字本重刊者與李鶚本爾雅同種其刻當在應永以前然則此本雖非宋刻而覆板時亦在宋代故傳本亦絕希也唯立之云是覆北宋蜀本余親質之則以字體類爾雅又以不附釋音故余覆校之慎字缺筆知其決非北宋本其後借得楓山官庫所藏興國本行款匡廓字

體皆與此本同略校數篇大字亦無異乃知此

本卽覆興國特所據祖本失載考異聞跋耳

森立之未見楓山官庫本故不知此本原于興國　余乃影摹刻補于此

本後使後之讀者得所指名按岳氏言哀十六

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諸本多無也字興

國本有也字今此本無也字而此事克三字占

四格此明爲重刊時去之後來于氏重刊又依

鄭氏舊本增入也字又岳氏云僖二年若不闕

秦將焉取之原本無若將二字此本擠入故八

字只占六格與後考異亦不相應未知此爲聞人校刊時改刊抑日本重刊時改刊也惜當日未以聞人原本校及此余從森立之得此書立之自有跋在篋蓋裏面稱此書爲市野光彥舊藏後歸澁江道純是二人皆日本舊藏家今書每冊首尙有二人印記冊尾市野光彥亦有跋又稱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而余乃並得之以一部與章君碩卿　又按山井鼎云慶長活字板原于此本余嘗互校之亦有異同

春秋集傳釋義十二卷 元槧本有圖

元俞皋撰首吳澂序眞書雜以篆書亦頗有致次引用諸家名氏次凡例凡例後有至元後戊寅日新堂栞行木記次程朱說春秋綱領次自序次三傳序次程傳序次胡傳序首題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之一次行題後學新安余皋述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雙行行二十七字四周雙邊中縫雙墨蓋雕鏤精雅錢氏敏求記稱爲元槧之至佳者信然俞氏所據經傳文皆宋槧佳本往往與唐石經合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宋刊本　刻入古逸叢書

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經本今聞於世者曰周禮曰公羊曰穀梁公羊揚州汪氏有繙本周禮舊藏盧雅雨家惟穀梁僅康熙閒長洲何煌見之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稱爲希世之珍此本首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不應當由何氏所見爲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重訂者故於何氏所稱脫誤之處皆挖補擠入然則此爲余氏定本何氏所見猶未善也原本

舊爲日本學士吳宗彥所[illegible]一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使人影摹之纖豪畢肖展轉歸向山黃村余初來日本時即從黃村求得之慫恿星使何公重繙以傳會瓜代不果暨新任星使黎公乃以付之梓人踰年而後成按穀粱所據之經不必悉與左氏公羊合而分經附傳之例亦與二傳差互至范氏之解則傳習愈希除注疏刊本外絕尟證驗即明知有脫誤亦苦於無徵不信然則此本之不絕如綫誠爲環寶今以唐石經證經

傳以唐宋人說春秋三傳者佐之以宋監本余所得日本古鈔經注本首題監本春秋穀梁傳多與十行本經注合注疏本證集解以陸氏釋文佐之又自宋以來所傳經注本不必與釋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釋文以就之至毛本則割截尤甚此本後有仁仲自記不以釋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釋文猶有漢唐經師家法今單行釋文俱在此本既悉與之合故於注疏所附亦不一一訂正焉光緒癸未秋九月記

論語集解十卷 古鈔卷子改摺本分爲四冊

卷末有觀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非夫人之爲書而誰爲書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本住院權律師豪俊書然則是亦僧徒所爲其引柳下惠云云未知其解上論二冊爲一手所書墨法濃古下論二冊又爲一手所書用墨稍淡其自學而至雍也注皆全載姓名句末亦多虛字然自中人以上章以下亦僅載其姓述而以下則多削其名句末虛字亦多刪削亦有全載姓名者

第三冊先進顏淵兩篇全載姓名亦有數章削
名者子路憲問以下至末則全削其名此書不
見於森立之訪古志余初得小島尙質校本於
里仁後跋云弘化三年丙午暮春從卷子改帖
本朱校同異於正平本上層此本上二帖紙墨
最古洵爲六百七年外古鈔而下二帖觀應元
年權律師豪俊所鈔補也又於雍也篇後跋云
卷首至此體式一同斯本實爲六朝舊本轉傳
之眞而述而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固

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又於冉子退朝章馬融注匡字作匡因以爲是豪俊補寫時据宋代刊本之證又云若据彼改此六朝舊本則不能免取開元改字之本以駁漢時博士之譏也今得此原本細審之迺知尙賢所云述而以下據宋本補寫之說爲謬而所云據宋本以改此六朝本者爲得其實蓋自述而以下雖多削其名而與學而一冊同出一手一時所書毫無疑義況亦有全載姓名者先進以下則多不

載注者之名而亦未全行刪除其注末虛字雖皆準宋本而注中實與宋本多異迺知此書四冊雖出兩人手而實爲一時所鈔其自述而以下有削名者則以當時習見宋本皆無名故鈔手隨意省之其有仍全書姓名者則其刪略不盡者也至退朝章注中匡作匡此亦因當時宋本書流傳彼國最多觸目皆是故鈔胥輩亦信筆效之即如楓山庫所藏古卷子左傳確爲六朝本之遺而所書桓字亦多作桓蓋緣彼本亦

鈔於宋末故有此弊也不特此也余所見日本當宋時所鈔彼國古文書及佛經凡匡桓字皆多作匡桓又如慶長活本七經實不盡據宋本而所用活字皆缺桓匡貞等筆此足見習慣不察矣

監本論語集解二卷 宋刊本

宋槧本以學而至鄉黨爲上卷先進至堯曰爲下卷（分卷最謬當是訪賈所爲）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論語卷上次行頂格題學而第一（凡十六章下引陸氏釋文集解音義云云）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注二十四字全附陸氏釋音序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八字木戳又有魯國城里圖一葉接于序後書中宋諱幷缺筆（徵貞愼讓桓恒完玄眩）唯敬字不缺又蓋有不知而作章注末引朱氏曰識音志則知此本刊

於集註既行後也今按其與注疏本尤異者若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有注曰徒患己之無能知與皇疏本十卷注疏本合一貫章有注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其唯人乎與岳本合見余蕭客經解鉤沈託孤章有注曰重稱君子者乃可名為君子也與十卷注疏本合此并足訂近本之脱其他經文尤異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作民曰敢問死無曰字與集注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無之字窺見室家之好窺作闚出納之吝納作內注文之尤要者其

爲人也章孔子作孔子曰吾十有五章有所成
也也作立子游問孝章豕畜之畜作交或謂孔
子章與爲政同與上有郎字禘自既灌章列尊
卑列作別里仁章里者人之所居仁作人公冶
長章緦攣也攣作繫令尹子文章注姓鬬名穀
穀作轂子在陳章狂簡者無簡字雍也章孔曰
以其能簡無孔曰二字子謂仲弓章騂赤也也
作色季氏使閔子騫章託使者託作語我辭焉
作辭說賢哉回也章簞食下有瓢飲二字孟子

反章前日啟啟作弃此恐誤如有摶施章皆恕已
恕作如默識章無是行於我我上有人字用行
章孔子言子作曰文莫章凡言文作言凡曾于
有疾章不敢欺詐作誕如有周公章周公者無
者字才難章人才難得人作大麻冕章下拜然
後成禮後下有升字畏匡章未喪此文此作斯
彌高章有所庴所作次反魯章反魯下疊字在
川章言凡往也者無也字唐棣章而不自見者
自作得同也非助章無發起無下有所字厚葬

章割止作制止長府章因舊事則可也無也字
善人章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入上有能字
司馬牛章孔子行仁難子作曰棘子成章與犬
羊別下有者字年饑章孔曰孰誰也無孔曰二
字辨惑章孔曰作包曰子張問士章其志慮志
作念會友章友相切磋友作有仲弓問政章人
將自舉其所知舉下有之各舉三字多學章而
一知之作一以知之三年之喪章子生於歲於
作未待孔子章聖道難成成作行歸女樂章廢

朝禮三日無三日二字荷篠章不分植五穀植作殖大師摯章居其河內其作於大德章小德則不能踰法無澤字堯曰章殷豕尙白豕作家凡此者雖不免小有譌誤而其佳者或與釋文合或與皇疏本合皆證據鑿鑿優於明刊注疏本其他字句異同不甚關出入者別詳札記按集解經注本明代無重刊宋本者自集註盛行之後學者束諸高閣故有明一代唯存永懷堂一本然是從注疏本割取非重刻宋本也國朝唯惠定宇及見相臺岳氏本至阮氏作校勘記

時並岳本不見此本爲自來箸錄家所不及即日本亦罕知之者唯吉漢官近聞寓筆載其所見永正年古鈔論語有清原明經宣賢父子跋其中依唐本補入二處即忠恕章及託孤章與此本合而吉漢官亦不能指其據何宋本此本書估從西京搜出前後無倭訓至爲難得余以重價得之至其雕鏤之精紙墨之雅則有目共賞洵爲希世之珍也

又按重言重意相傳爲宋人所爲吉漢官則云

輯自唐人未詳所出附記於此

又按十行本以下論語注疏不附釋音此本獨載之往往與宋本音義合且有足訂其誤者亦一善也余攜此書歸時海鹽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余不之與章君碩卿酷愛之余與約能重刻餉世則可碩卿謂然乃跋而歸之後章君罷官以抵關君季華夙債關君攜之都中又轉售于李君木齋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正平刊本

此本卷末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案正平甲辰爲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市野光彥云道祐居士足利義氏之四子幼喪父與其母居于堺浦遂薙染爲僧更名道祐據所云重新鏤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軸絕不與宋槧相涉其文字較之羣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同閒有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

所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爲六朝之遺並非唐初諸儒定本其語信不爲誣案日本國史云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博士王仁齎論語十卷皇太子就而受之日本之有經典自是始卽晉武帝太康六年也顧前代市舶罕載其流傳中土者唯錢遵王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認爲朝鮮刊本蓋彼時未知正平爲日本年號也況其所得亦是影鈔逸人貫重鐫本並非原槧爾後展轉傳錄不無奪漏故陳仲魚阮文達諸人所校出者十不三四近世張金吾吳兔牀輩始知此爲出

自日本然又不知幾經鈔胥愈失其眞而此闕所存舊本亦復落落如晨星又有無跋本界闌字形全同此本蓋後人剷去跋文其實同出一版也文化間江戶市野光彥以此本翻雕惜梓人未艮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不多板亦旋毀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一點一畫模範逼眞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原集解單行之本宋人皆著于錄有明一代唯閩監毛之注疏合刊本別無重翻集解宋本者永懷堂所刊亦從閩本出非別有所承之經注本也故我

朝唯惠定宇得

見相臺岳氏刊本至阮文達校注疏時並岳本不得見焉余得南宋刊本纂圖互注集解頗足訂注疏本之脫誤然亦不載諸家之名余以爲此不足深惜也觀邢氏疏集解序之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邢疏云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則知其所見唯存姓削名之本此本不知始於何時大抵長興刊布之本案魏王肅傳注周生烈爲複姓今但稱周曰其不學可知及朱子作集注沿其例盡削所引諸家之名遂致明道伊川不分並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載姓名唯包氏不名以何氏諱咸故望文曲解何殊郢書燕說乎及南宋朱子作集注

亦僅引孟蜀石經及福州寫本論者頗惜其隘於旁徵不知其互勘無從也良由長興版本既行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雖有舛誤無由參校此晁公武所由致慨者夫那氏所據既如彼朱子所見又如此今之慭遺倘不足以證開成石經何論陸氏釋文以上則讀此本者直當置身於隋唐之閒與顏師古孔沖遠一輩人論議可也雖然流俗相習因仍已久自非眾證鑿鑿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窮經者之

心猶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弃名山之所沈霾往往有別本爲好事者物色以出其閒贋文壞字得失參池固非鴻都石渠難盡依據要其根源皆在邢氏見本以前好學深思之士或以徵舊聞或以解疑滯拾其一字莫非瓌寶以余披訪所及得目覩者亦二十餘通較之相臺之著沿革數猶過之岳氏參校諸本凡廿三通不可謂非千載一遇也乃彙集諸本較其異同別詳札記使天下學者讀此一本並得兼采日本諸古鈔之長又使知彼

此錯互之中有源流[illegible]遷之漸而此本之可憑

邢本之妄刪昭若日月或亦通經學古者所不

嗤乎光緒壬午十月二十八日記

論語注疏十卷　元槧本

首行頂格題論語序次行低一格題翰林侍讀學士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校定三行頂格題序解本書題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行頂格題學而第一旁注凡十六章下題何晏集解再下題邢昺疏每半板十三行行二十三四字不等注疏並雙行行三十二字注緊接正文不別題注字正義則以疏字隔之分為十卷尚仍單疏之舊宋志論語正義十卷

十行本以下並二十卷是合注疏者分之第四卷第八卷後有木記云平陽府梁宅刊第五卷第九卷有木記大元元貞丙申刊第十卷題堯都梁宅刊首尾有養安院藏書印記按今世所傳論語注疏以十行本爲最古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十行以下皆同據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此本正作宋畸若無此本則宋朱二字竟不能定爲誰誤又不逆詐章古之狂也蕩章及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疏文十行有空缺閩監同毛本以意補

此本獨全又十行本以下疏中訛字凡浦鏜及阮校疑誤者此本皆不誤是此本雖刊於元代其根源於單疏本決非從十行本出其注文亦多與宋刊纂圖本合遠勝十行本至其雕刻之精儼然北宋體格亦絕非十行本所及考元金之世平陽立經籍所故一時書坊印板麕集於此今傳世者唯政和證類本草是平陽張存惠所刊然已經明成化閒重雕已非平陽原本唯此本尚是原刻初印無一葉損失豈非瓌寶也

哉

又森立之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北宋本論語注疏然彼爲二十卷知非此本向謂合疏於注始於南宋有黃唐禮記疏一跋爲據則森氏之說似誤然森氏精鑒必不妄語今觀此書字體方正又參差無橫格所見元刊本無似此者或此爲翻北宋本因疑論語在當時傳習者多故合注疏爲最先也

附各本空缺疏文

不逆詐章　言先覺人者是寧能爲賢乎言非

賢也所是下十字各本皆缺不信之人爲人億度逆知反

怨恨人之下十字各本空缺

古之矜也廉章　謂曠蕩無所依據古之矜也

廉者謂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者此二十四字十行本空闕

二十九字闕監亦然毛本臆補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則如日月下四字作貞

明麗天　其何傷於日月乎言下作人毀仲尼

猶毀日月　日月下作雖欲絕　其何能傷之

乎下作猶欲絕毀仲尼　仲尼亦不下作亦不能傷其賢也

此數處十行閩監並空闕毛本臆補唯貞明麗天四字仍空闕

中庸集略二卷 朝鮮刊本

宋石𢑴編朱子刪定此書 四庫箸錄者名輯略明嘉靖中呂信卿刊本首有乾道癸巳朱子序此本脫朱子原序末有嘉靖二十五年朝鮮金光轍跋跋中亦稱輯略蓋以近用互稱也按朱子中庸序稱以輯略或問附章句後則此書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逮章句孤行而此書晦雖明人嘗刻之而今又晦時藝興經學廢名爲尊朱而朱子手定之書且在若存若亡之間可

慨也夫

中庸章句一卷 不記刊行年月

板心有倭板四書山崎嘉點八字此四書中之一種也山崎氏爲此閒宋學名儒其所據當是宋槧精本末有朱子跋一篇爲諸本所無亟錄於左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

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爲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意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六章又言天道二十七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

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於天也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已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唐元宗開元注孝經一卷享祿卷子本寬政十二年橅刊已刊入古逸叢書中

按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是注凡再修此本爲開元十年初注本前有元行冲序末有跋文數條書寫人自記稱享祿卒卯蕊芻堯空寬政十二年源弘賢以此本橅刻書法亦神似明皇御書想原本必仿效明皇手蹟故此尚有典型也元行冲序後緊題孝經二字空一格題御注下行題開宗明義章第一係

以卷子本改爲摺本每行十五字三才章額上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知元疏分上中下三卷與唐志合

按此書與石臺重注本頗有更改固不可以此本校重注本然亦有足證重注本之異同者如諸侯章注恒須戒愼正德本作恒須戒懼疏標起止亦作戒懼阮校以爲誤此本作恒愼戒懼愼爲須字之誤至戒懼分承上戰兢二項玩注文自見懼字必非愼誤此石臺本之不可從者

卿大夫章注懈墯也此作惰與天聖本正德本合士章此作士人章與古文孝經別本合孝治章注臨撫其人岳本改撫作於此作臨莅可知岳本之作於因形近而誤紀孝行章注擗踊哭泣此本踴作踊與天聖本合五刑章君者臣所稟命也天聖正德本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所稟教命也然則重注本當是臣之所稟命也各脫一字耳豈唯不孝此作皆爲與疏合廣至德章注家到戶至正義云此依鄭注阮校文選

注引鄭注家作門此仍作門則知作家者石臺

所改恐非明皇原本應感章光于四海注于作

於石臺天聖岳本皆同與經不相應此注作充

于四海乃知以充釋光故改于作於石臺等本

注中之光當爲充誤是皆足以訂證石臺諸本

異同之迹至此本亦閒有脫誤則由鈔寫筆誤

不足怪也

按源弘賢跋稱應感章長幼順故上下治疏與

注不合今按此本注云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

效上無不理也正義云云果與此本應今畧校

之亦不特此條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此本注

云言人有上三惡皆爲不孝正義云云亦與此

本應而與石臺不合竊怪邢氏翦截元疏而不

知元疏本爲初注本而作可謂至疏豈邢氏作

疏時第見元氏單疏而未見元宗初注本故其

序文只知天寶二年之注不言開元二年而疏

中與石臺本違異之處遂失之不覺然則此本

眞唐人之遺爲北宋人所不見若非有元疏序

可憑誰信有此事哉

又按古注與疏皆別行無合併之本此本祇錄注文何以有元疏之序並三才章廣至德章有疏中疏下之語然余所得日本易書詩古鈔北宋單注本其楣端往往錄疏中要義以便講習不得謂皆從南宋合併之本錄出也日本古鈔本經書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謂是彼國人所加森立夫謂是隋唐之遺余遍觀其古鈔本唐本最多虛字至北宋始多刪削而未盡至南

宋迺翦截八九遂各本爲一律頗與立夫之說相應但此本注脚較石臺每多也字兩本雖有初注重注之分不應違異若此余後見鈔本至多乃知古鈔者因注文雙行難于均齊字數故往往於對行字懸空數字者增添虛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總在注末而各鈔不同其在注中者則原本皆如是故各鈔皆同至於經文則毫無增損其有異同故是隋唐之遺阮說森說各據一邊爲發其凡於此

唐元宗天寶重注孝經一卷 翻北宋本

卷首題孝經序次行上空四字題御製序并注序後上空四字題開宗明義章第一卷末開一行題御注孝經一卷又開一行載孝經音略每半板十五行行二十二三字至二十四五字不等左右雙邊書中避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按通字係章獻明肅皇太后家諱天聖元年太后臨朝稱制令天下皆避其父諱明道二年太后崩後舊據通字諱則此本當是天聖閒刊本其中與石臺本異者開宗明義章前無孝經二字諸侯

章注履薄恐陷誤伉陷卿大夫章注懈惰也惰
作惰孝治章注得小大之歡心脫得字助其祭
亭也亭作享鬼神亭之亦作享聖治章注懸衾
篋枕懸作縣五刑章注臣所稟命所作之應感
章注王者父事天者誤孝喪章擗踊哭泣注踊
作踊其他皆與石臺本同遠勝相臺岳本文政
九年狩谷望之以此本影橅重雕板嶽亦有跋一
通引其國古制頗足攷見鄭孔御注傳習之由
錄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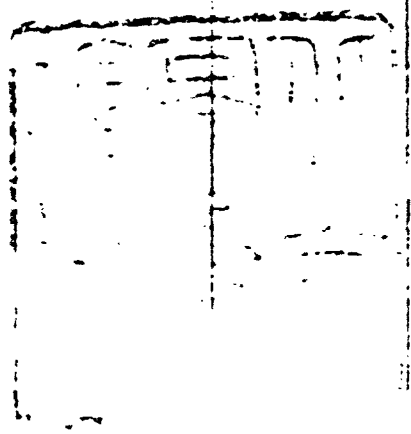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直解一卷 鈔本

此本孔傳與前二本略同直解一卷則爲孔序作疏不題撰人名氏訪古志載求古樓藏二通題魏劉炫魏爲隋誤無論矣但劉炫所作爲述議五卷稽疑一卷不名直解且此卷中明引述議子者德之稱一條則非述議審矣又每章題解皆引邢疏與山井鼎所稱合但彼本夾入注中此則別爲一卷則是以今文之疏竄入古文之本山井鼎稱爲後人附入當得其實

類聚名義鈔十冊 舊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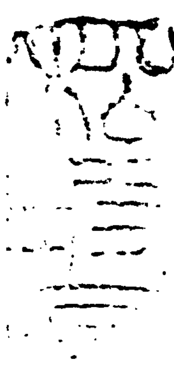
此書無撰人姓名亦無年月其原本不知其爲卷子爲摺本此則狩谷望之舊藏影鈔本每卷面尚是望之題籤其書分部以人字起至酉字止又別爲雜部以附其後其分部若有次第若無次第以佛法僧三字分爲十冊佛字四冊上中各一冊下二冊法上下三冊僧上中下三冊然亦僅標目有此名其本書則但題爲類聚名義鈔其書正俗並收而以倭訓注于其下其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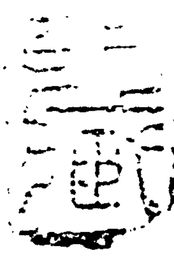
部之中名義可以相附者卽彙入之有似類書如魚部中有新婦黃頰石首等各目是也然若此者僅十之一二全部仍以偏旁爲主雖稍涉龎雜然古文奇字賴之以考見者正復不少固不得以說文等書律之也



爾雅注三卷 影鈔蜀大字本

首爾雅序無郭璞撰三字字六如錢敬驚弘殷匡胤玄郎恒楨貞徵恒遘慎轂等字 溝遘二字及桓慎二字閒有不缺筆者 則爲南宋孝宗時所刊卷末有經凡一萬八百九言注凡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言二行又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按王明清揮麈錄云後唐平蜀明宗命大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刊板於國子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





藏有鍔書五經印本存後題長興二年也據此
則此本爲翻蜀大字本其不題長興二年者蓋
翻刻時去之唯鍔作鍔爲異當以此本爲正案
釋詁注云倫理事以相約敕阮氏校刊記謂事
務以相四字係因疏語竄入其說似精若此果
爲蜀本則在邢疏未作之先而注中亦同他本
然則此四字本郭氏原文歟又釋畜狗四尺爲
獒注各本有尚書孔氏曰云云十五字此本獨
無段茂堂云此非郭注後人所附益按單疏本

標起止云注公羊至之㪍是邢氏所據郭注無此十五字今以此本證段說若合符節則此詢爲蜀本矣但段氏所以謂此非郭氏注者豈以孔傳僞書郭所不見乎然孔傳于東晉之初已傳于世故釋鳥鳥鼠同穴注明引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而段氏未之檢及則謂孔傳必郭所不引亦非事情也此本後爲黎公刊入古逸叢書中余別有札記未刊

又按此書據松崎明復云是日本室町氏所刻

原本今尚存東京高階氏余嘗于黒田某所見之果是日本重翻字體校影鈔殊肥黒田告余云日本今存僅此一本

爾雅注三卷 重翻北宋本

首爾雅序次行題郭璞撰首行題爾雅序卷上次行題郭璞注以下款式同前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注雙行約三十字其中避諱缺筆略同前本松崎明復定爲北宋仁宗時刊本亦有桓遘二字缺筆則係南宋時補刊其板心有重刊重開記每卷末附釋音比前本字稍小然望而知爲北宋刊本也其中僞舛不少然無臆改之失遠勝元以來刊本此

書原本爲日本大醫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
摹而松崎明復據以重刊又別作校譌以附于
後大抵據大字本及阮氏校刊本刪繁摘要然
時過于疏略如釋詁經文席大字本作蓆而此
不校禕兩本皆作禕而此校云禕大字本作禕
不相應釋詁注先祖于摧大字本于作於樓猶
今言拘樓大字本拘作枸此皆未校其他二本
異同漏略者不可勝數而所校出者亦多誤刻
艮由松崎氏校此時年已七十餘自言衰病相

仍多假手于門人故未能精審然影摹雕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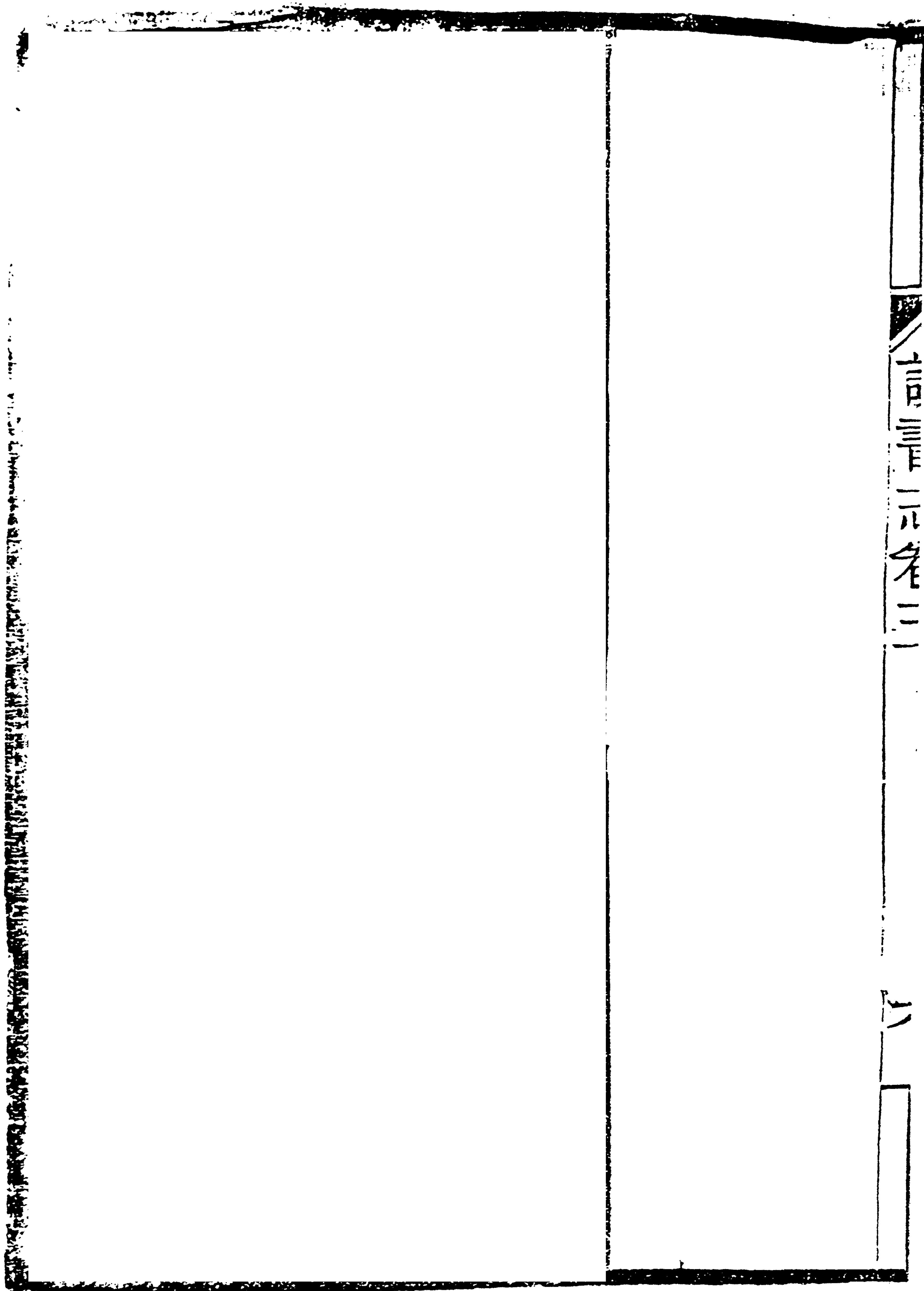
工則與宋刻無二云

爾雅注疏十一卷 元槧本

此本雕鏤精雅元槧之極精者分卷與明閩本同蓋閩本原于此也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注疏并低一格雙行二十字經下載注不標注字疏標陰文首題爾雅注疏序次行三行邢昺官銜四行以下邢序本書題爾雅注疏卷第一次行題爾雅序行下題郭璞序邢昺郭序後題爾雅兼義一卷上行下題郭璞注按此下應題邢昺疏

按此本與阮氏校刊記所載元槧本一一符合其中誤謬之處甚多如肇祖元胎此本胎竟誤始此其尤顯然失之不校者然阮本多明正德補刊此則爲元時初印本絕無補刊之葉今略校數端邢昺題銜彼本子誤賜而此本不誤又序疏至序末摠序閩監以下脫至字此不脫摠作總此作摠與各本異而阮校不及之又凡物雖殊其號阮校云補刊本脫凡字此不脫又謝嶠阮校云注疏本改濬此仍作嶠是皆補刊之

失非其原本如此則此本之可貴不得因有阮
校而略之矣



爾雅注三卷 明景泰七年刊本

首郭璞序卷首體式頗同宋本但標目冠新刊字每卷末附釋音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卷末有分書景泰七年八月應天府府尹和陽馬諒校刊跋按金陵陳氏於道光五年重刊此本刪去首行新刊二字又改十一行爲十行嘗校之釋器以蜃者謂之珧注以爲名珧小蚌此誤作珔釋言還復返也注云皆迴返也此脫注四字皆別本不誤此獨誤者然其他皆

與宋本元雪牕本合遠勝注疏本及邱奎金鍾

仁傑本訪古志又載有明宏治間刊本余未之

見

說文五音韻譜三十卷 宋刊大字本

首題許氏說文次行題徐鉉校定官銜以下許氏自序許沖上表及徐鉉表而首尾無李燾序跋凡愼字皆不書雙注御名二字蓋孝宗時刊板序後題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卷一據文獻通考所載仁甫後序云燾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又云會得請歸眉山茲來遂甯屬餘

杭虞仲房鏤板卽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卽此本也按宋史仁甫本傳淯熈四年後燾知常德府卽所云在武陵初撰此書之年也又云表請閑提舉興國宮秩則所云會得請歸眉山也又云頃之垕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甯府卽所云來遂甯與虞仲房相過也此本字體端整雕刻精工當卽虞仲房所鏤原本不知何時將仁甫序跋脫去

自明萬歷戊戌兵部侍郎陳大科重刻是書所據文見本亦脫仁甫序跋遂誤認此爲徐氏校定許

氏原書而刪去五音韻譜之篇題別題許愼自序許沖上書等字段茂堂所譏爲庸妄人者又改許序形聲爲諧聲岐誤後學此本與段氏所見周錫瓚宋大字本大致相合當同出一本而段氏不言有仁甫序跋當亦脫去余意明代無刻始一終亥之本者今著錄家所傳舊本皆宋本也書估或得此舊板抽出仁甫序跋以充大徐原本明人罕治小學故遂通行而陳大科又成其錯遂以誣罔天下陳大科所附說文異同亦引李巽巖序而不悟此書卽巽巖所作眞異事也又

奇者文獻通考載仁甫序跋卽續于說文繫傳之後而失標五音韻譜之題　或疑許氏徐氏等序表以爲明人羼入則寃矣昔人謂鉉書行而鍇書微五音韻譜行而鉉書微今鉉鍇書行而五音韻譜又微李氏書體例固駁而所錄說文必雍熙舊本其足與今始一終亥之本相證驗不猶愈於小徐之韻譜乎世有好古之士以此本重刊幷錄仁甫序跋以正明本之誤亦治說文者所不疵也

漢隸字源殘本 有圖

狩谷氏求古樓舊藏訪古志所稱元槧未見者即此本也每半葉六行行六字以大字計數 四周雙邊板心魚尾下標漢隸字源今存去聲五寘自義字起前半葉缺至卌九宥臭字止凡八十六葉有半其書以婁氏字源爲主每字先以陰識楷書標目其下隸字次第亦與婁氏同而筆畫小異凡婁氏已收之碑而有所遺者則題云某碑今補原書有誤者則題云今正原書未收之碑及

未收之字則題云續增並沿婁氏之例以數目字記之惜其首卷碑目不存無從考其爲何碑也按蘇平仲集及宋潛溪集均有宋季子重校漢隸字源六卷序似此書卽季氏所編然潛溪稱其於字原之外增多僅一千八百十七字而此書所增約略計之幾及原書之半然則亦非宋氏書也視其板式當在明初惟漢碑之出土者元明二代箸錄寥寥不應此人得見如此之多或所採沿及南北朝或足以印章之近隸書

者觀其所補之字以隸釋及今所存漢碑照之皆合則知其所增之字必非鄉壁虛造擬其博綜歐趙以還艮堪指數惜軼其首尾使作者姓名翳如眞可謂之不幸要其所增之字雖無碑名望而知其可為典要學者猶有資焉記之以告海內之講金石者

金薤琳琅二十卷 鈔本

每卷有王鴻緒印知是橫雲山人舊藏不知何時流入彼國又有備前河本氏藏書記此亦日本有名之收藏家也按都氏此書原刻今罕見德州盧氏刊本所據亦鈔本以此本校之大有有異同然以見存之碑校之則二本皆有脫誤則其碑之不存者未敢定其誰是也是書首題金薤琳琅卷第一次行題太僕少卿吳郡都穆三四行題子目周壇山石刻周石鼓文五行低

一字題周壇山石刻款式仿宋本蓋都氏富藏古籍故所自箸書猶仍古式也

玉篇殘本四卷 刻入古逸叢書

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後分從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髮不爽餘俱以傳寫本入木刻成後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糸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據以重鐫而糸部始爲完璧四卷中唯柏木本最爲奇古餘三卷大抵不相先後然皆千年以上物也是書所載義訓皆博引經傳其自下己意者則加野王按三字按顧氏玉篇經

蕭愷等刪改行世見梁書蕭子顯傳至唐上元間有孫强增加之本又有玉篇鈔十三卷見日本國見在書目是則增損顧氏之書在唐代已有數家釋慧力像文玉篇趙利正玉篇解疑當别自爲書與顧氏原本不相亂然就此四卷核之則爲顧氏原本無疑今孫强等增損之本已無傳僅存宋陳彭年大廣益本余舊疑廣益本雖亦三十卷僅分爲上中下三冊若顧氏原本更簡何能分爲三十卷豈知其所云廣益者特於正文大有增益而注文則全刪所引經典並有刪

其大字正文者據廣益本於祥符牒後載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又雙注云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余以廣益本合大字注文幷計之實只二十萬有奇絕無注文四十萬之事今見此本始悟其所云注四十萬者爲顧氏原本之數故盈三十卷舊一十五萬者孫强等刪除注文增加大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新五萬有奇者陳彭年等增加大

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或者不察乃以顧氏原本注文爲簡孫强陳彭年注文爲繁傎之甚矣按野王所收之字大抵本於說文其有出於說文之外者多引三蒼等書於字異義同且兩部或數部並收知其綱羅蒼雅在當時已爲賅備廣益本遞有增益而不爲之分別使後人無從考驗得失殊失詳慎又原本次第多與說文同說文所無之字續之於後廣益本則多所淩亂閒有以增入之字夾厠其中近人乃欲以玉篇

之次第校說文之次第不亦謬乎今顧氏原本雖不得見其全而日本釋空海所撰萬象名義三十卷當唐開成會昌間其分部隸字以此殘本校之一一脗合則知其全書皆據顧氏原本絕無增損淩亂又日本僧昌住新撰字鏡十二卷日本昌泰間所撰當唐昭宗光化中其分部次第雖不同而所載義訓較備合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唐元和十二年撰此爲中土佚書源順和名類聚鈔二十卷日本天延間所撰當宋開寶間具平弘決外典鈔四卷日本正歷二年具平親王所撰當宋淳化二年釋信瑞淨土

三部經音義日本嘉禎二年撰當宋端平二年皆引有野王按語若彙集之以爲疏證使顧氏原書與孫陳廣益本劃然不相亂亦千載快事也今第就顧氏所引經典校其異同爲之札記焉別詳光緒十年

正月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北宋槧本

款式全與澤存堂本同首亦無大中祥符牒而野王序前亦有新舊字數此書并宋槧玉篇初爲森立之所藏余欲購之則以高木壽頴有前約爲辭厥後高木遂以此二書納之博物館故余所藏僅有宋本廣韻而無宋本玉篇焉按提要據曹楝亭所刊本前有大中祥符牒余所見元明刊本皆有此牒而張氏刊本無之遂謂是張氏所删而詭稱爲上元本并謂竹垞一序以未見其書而

漫題之今按竹垞序明云借毛氏宋槧元本以屬張氏又明云張氏書刊成求序是則宋槧張刻皆竹垞所目見今以此本照之一一脗合是則刪除牒文亦係宋人謂竹垞誤以大中祥符本爲上元本可也謂爲張氏刪牒作僞不可也至張氏校刊以廣韻例之亦必多所校改惜此書已爲官物不得借出然原書俱在後之好事者可就其館見之以證余言之不誣而張氏詭託之寃可白至曹氏所刊本有祥符牒或據元

明本增或所見宋本本有此牒今亦不敢臆斷

焉蓋大中祥符原刊頒行本必有此牒其刪除牒文者爲重刊本也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字十九字左右雙邊首有大中祥符六年牒文次野王序次進玉篇啟目錄後有至正丙申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又後有新編正誤足註玉篇廣韻指南蓋據釋神珙反紐圖而增益僧守溫等之字母爲之第一卷後又有木記與前同此本以張士俊所刻宋本校之此多大中祥符一牒而每部文字次第不與張本同殆坊賈欲均其注文字數以便

排寫唯圖易於檢尋不知依類相從之義考玉篇原本次第皆本說文（以古逸叢書殘卷照之可證）張刻宋本已有移易然不甚懸絕此則任意排置全無義例但所據原本當是祥符官刊故仍存祥符一牒張刊本無牒文故朱竹垞認爲上元孫强之本然大廣益會之題未改則亦從祥符本出也二本同源異流當有互相訂正處此本卷首有狩谷望之印又有掖齊印卽望之之字也望之博極羣書其求古樓所藏秘本爲日本之冠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每半葉十二行四週雙邊篇幅較至正本尤廓每刊板年月蓋亦元槧此書與張刊宋本異同之處已見於至正本鄭氏本兩跋茲復即每部字數合校之如須部張刊本六字此本少一䫇字與天祿琳瑯所說合土部張本四百五十五字此題四百五十六字因就此部字字互對乃知複一埒字而說解不同又張本有埒垠墟屋四字而此本無之至正本鄭本同此本有埊墄壤塚四字至正本鄭本同

而張本無之然則他本之出入何可勝紀他日當合此數部與張本一一對勘姑爲發其端於此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缺牒文序啟反指南一卷本書卅卷皆全其篇幅贏於至正鄭氏兩本蓋亦元刻每半葉十二行四週雙邊每卷有赤龍館印按岸本氏藏本與此體式相同此似更在前或彼即從此本翻雕以其缺首一册故抑置第四其中文字異同已詳前三卷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元刊本

此本板式校至順本稍羸行款亦同唯標題彼作大字跨兩行此則只占一行目錄後有鼎形木記中有篆書宗文二字下有建安鄭氏鼎新綉梓方木記相其字體蓋亦元代刊本其中與張刻本參差之迹已略見至順本跋中今復比校之如目錄宋本三十卷分爲上中下三冊每十卷爲一冊每冊有十卷之總目每卷又有總目非也蓋野王玉篇三十卷孫强本亦三十卷

每卷爲一軸故應每卷有總目斷無分上中下三册之理祥符官刋雖有增删改卷子爲摺疊本亦必仍其舊不然旣經重修若嫌每卷葉數過少何必不爲之合併而仍三十卷也北宋官刋如太平御覽之類亦每卷不及三十葉此蓋猶沿卷子本之舊以卷子本不能過長也至南宋則始爲之合併而每卷相連屬不隔流水矣此本目錄通在第一卷之首固非祥符舊式然三十卷不分上中下每卷各自爲首尾不相接續則又此本之勝也又目錄張刻部首大字居

中部數旁注于下此本部數陰識部首陽識疑此本爲古此本每卷有新宮城書藏印日本儲籍家之有名者

或謂所貴於舊本者文字之異同耳沾沾於目錄卷數之分合似無關出入余謂古書分合以唐宋爲一大關鍵蓋由卷子改摺本之故今存北宋本尚多舊式至南宋則面目全非此唐宋志所以違異而崇文總目又多不同於讀書志也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明刊本

此本板式校永樂本稍縮而行款相同第一卷標題下有木記云劉氏明德堂京本校正第三十卷末又有木記云劉氏明德書堂新梨棻四庫提要所著有明德堂刊本廣韻余舊亦藏之蓋篇韻合刊本相其字體當在明成化弘治間或以爲元槧本誤也

此本黃部獨多一黌字蓋又竄入者

廣韻五卷 北宋刊本刻入古逸叢書中

此即張氏澤存堂刊本所從出也原爲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後歸町田久成余多方購之未得會黎公使欲重刻之堅不肯出而町田久成喜鐫刻見余所藏漢印譜數種亦垂涎不已因議交易之以西法影照而上木原本謬訛不少張氏校改撲塵之功誠不可沒然亦有本不誤而以爲誤者有顯然訛誤而未校出者有宜存而徑改者如官字下原本幷作井尚是形近之誤

張氏據謬說改爲开錢竹汀未見原本遂謂誤
幷爲开始於廣韻而不知原本不如是也
余初議刻此書盡從原本卽明知其誤亦不改
以明張氏校刻之功過而黎公使必欲從張氏
校改故古逸叢書皆守敬一手審定唯此書及
老子是黎公使據余校本自爲札記然往往有
當存疑而徑改者如開卷景德四年牒原本準
作准勅作勑二字雖俗體然當時公牘文字本
來如此今皆校改之亦似是而非也又有失於

校改者如一東蒙字下注二十六實二十七又如鶇字下注鶇鵍鳥名美形出廣雅泰定至順刊本廣韻皆作又美形也狨字注細布泰定至順刊本均作猛也此皆當從元本者又如去聲豔第五十五注㮇釅同用釅第五十七陷第五十鑑梵同用鑑第五十九原本如是顧澗濱因其與曹楝亭刻本不同謂是張氏據禮部韻略此則張氏之受誣也（余別見北宋本玉篇體式與澤存堂本亦同曹刻玉篇有大中祥符牒亦謂爲張氏所刪并誣附記于此）又第五卷後四聲清

濁法生字下張本留墨丁此本生作朱曰之余
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張本留墨丁此本作紬
直流反紬布也此必張氏所據原本此二處有
霉爛處非又有別一本也日本收藏家於古字
書最多余盡數購求之不遺餘力自宋本外凡
得元刻本玉篇廣韻各四五通明初刻本各三
四逼各不同板而明中涓大字本不數焉其中
異同差池不可枚舉元明本亦有足訂宋本者
意欲歸後合諸本校之重刊此二書詳爲札記

而力薄願奢終不克副昔顧澗蘋憾張本校刊不審深惜傳是樓原宋本不傳不能盡刊潘氏轉寫張氏之誤孰知今日宋本之外更有互證之本如是其多也

廣韻五卷宋刊本

首題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與元至順本同序後當有木記爲後人割去每半葉十二行兩邊雙線缺宋諱處與各本同每卷首有若秋藏書印此本字體絕似南宋蓋不如北宋之方整而又非元本之圓潤雖無年月可考固一望而知之也至此本與重修本之分合詳見余至順至正兩本及勸德堂本三跋茲不贅錄

廣韻五卷 元刊本

首載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序後有至順庚午敏德堂刊篆書木記木記後又有辛未菊節後十日印校刊此書首尾年餘宜其刻印俱精此本校張士俊澤存堂所刊重脩本注文殊簡而與顧亭林刊本略同朱竹垞謂明代内府刊板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刪之 提要謂永樂大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廣韻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内府板

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當爲元刻非明中涓所刪然其本但題曰乙未歲究不能確指爲元刊（余藏有玉篇亦劉氏明德堂刊本似已在明初）此本明著至順則刊于元代無疑又 提要稱二十一殷不作二十一欣殷獨用不作與文通皆與此本合又稱匡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則不避此本亦與所說合但朗字雖不避而一東融字注朗作朗又蕩字下徒朗切亦缺筆作朗是其他不避者重刻時補之也據此其根源于宋

本無疑又、提要稱東字下舜七友譌作舜之後此本作七友不誤足知明德堂本又不如此本之善也今略校之其足以訂重修本之誤者如東韻中㤝字重修本注古文見道經此本見作出二義雖通以下仝字注例之則作出是也同字注亦州此本州下有名字狨字注細布絨字注上同此本狨字注猛也絨字注細布蒙字紐下注二十六此本作二十七按蒙紐實二十七字聰字注聞也此本作開皆當以此本爲是

而毧絨二字則一望而知爲重修之謬其他雖亦有此本獨誤者皆是未校之故可以參證得之至永樂大典稱此本爲陸法言廣韻殊非典據按法言之書自名切韻其書久亡崇文總目有陸慈切韻五卷當即法言之書唯郡齋讀書志稱廣韻五卷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增加字是公武以孫愐之書本之法言故以標題然屢經增改非事實矣況封氏聞見記載法言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今此本有二萬五千

九百二字則爲增加本無疑又李涪刋誤云尙書嘉謨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詩曰載沈載浮法言曰浮伏予反今此本謀猷二字皆在尤韻與李涪說不相應則非法言書更無疑義要之法言之切韻孫愐之唐韻重修本之廣韻三書同源異流此本每卷旣題廣韻則非孫愐之舊無論法言然少於重修本□□字則非從重修本出疑重修本旣行於世而孫愐本仍存書坊刻孫本因冠以廣韻之目其中參差各不相照

書此以俟知者

廣韻五卷元刊本

首題陳州司馬孫愐唐韻序序後有木記題至正丙午菊節南山書院刊行行款與至順本同而篇幅則廓又四週雙邊知非從至順本翻刻按各本皆題爲司法此題爲司馬當是淺人所改此書前人未得刊刻年月故多疑竇余已略疏其分合於至順本今又得此本注文亦簡略尤足證非明中涓所刪或疑此卽陸法言之原本謂切韻亦兼唐韻之名引唐志宋志皆載陸

法言唐韻五卷爲證余檢新舊唐志皆不載法言唐韻唯舊唐志有陸慈切韻五卷法言蓋以字行和名類聚鈔作陸詞切韻慧琳一切經音義亦云陸詞然題爲切韻並無唐韻之目唯宋志有法言廣韻宋志多謬不足據此蓋沿郡齋讀書志之稱而又失其意者宋人多以切韻廣韻唐韻三書爲一困學紀聞已辨之或又謂孫愐以後陳彭年以前修廣韻者尚有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此本當爲三家之遺今按重修本牒文有郭知元關亮

薛峋王仁煦祝尙邱諸人增加字亦不止嚴裴

陳三家考日本現在書目自武玄之以下皆稱

切韻和名類聚鈔慧琳音義希麟音義白氏六帖佩觿等書引孫愐郭知玄王仁煦祝尙邱裴務齋麻果蔣魴諸人之書亦幷稱切韻無稱廣韻者況祥符牒

文云仍特換於新名庶永昭於成績宜改爲大

宋重修廣韻可知廣韻之稱實始祥符陳彭年

以前固不得冒此名也且果爲嚴寶文等之遺

何以獨載孫愐一序余跋至順本亦疑此爲孫

愐之書特爲書賈改題今細繹之亦非也愐自

序稱按三蓍以下之書數十種並列注中今此
本注皆不引各書名尤有切證者邱光庭兼明
書云孫愐唐韻引風俗通云邱氏魯左邱明之
後也此本邱下但注地名二字則非孫愐之書
無疑又按魏鶴山稱吳彩鸞唐韻寫本二十九
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則此本非唐
韻又一證也鶴山之說未足據困學紀聞已辨之按雲煙過眼錄及研北雜志皆云彩鸞所書爲二十三先二十四僊此卷國初尚存故閻潛邱稱親見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然謂此本是據重修本所刪削乎則

又非也重修本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用同此本二十一殷不作欣不避宋諱與二十文皆獨用十八吻目錄注隱同用而卷內仍注獨用不使連屬按合欣於文合隱於吻始于景祐中之修禮部韻略非特唐人無此顧亭林朱竹垞皆力言其非卽重修本亦不應有此幸此本尚有參差之迹可尋不盡爲景祐之合併所汩沒唯其注文之簡略前旣非孫愐後亦不同陳彭年武玄之以下之書旣不存無從考驗其根源或以簡略

爲古或以詳贍爲眞皆未可爲定論也

廣韻五卷 元槧本

孫愐序後有木記云余氏勤德書堂鼎新刊行不著年月相其字體紙質亦是元刊元印此書余既得至順至正兩本已著其參差之迹然究不能定爲何時何人之作反覆研尋乃知張刊宋本非陳彭年之舊此本係從重修原本出非從張本節刪故有勝於張本之處而其依用禮部韻略則此本與張刊本皆然按張淏雲谷雜記詔丁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其韻窄者凡十

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略也東齋記事所說亦同今以集韻禮部韻略校廣韻則知併殷於文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上聲併隱於吻去聲併廢於隊代併㶿於問入聲併迄於物併業於葉帖併乏於洽狎凡得九處餘悉相同及考之上聲末合儼於琰忝合范於豏檻去聲末合釅於豔㮇合梵於陷鑑與平入之部分不相應乃知此四處亦韻略集韻所合併合之前九處恰符十三之數並非廣韻原注

如此乃校刻廣韻者因韻略集韻而改移之當因此四韻尤窄之故細校此本闕宋孝光寍三帝諱愼惇字皆缺筆張氏重修本亦缺欽宗諱是其根源不出南北宋之間皆非祥符官刊原本張氏本注文詳贍與兼明書史略匧學紀聞姚寬戰國策後序所引多合其爲孫愐以下諸家增加之本無疑此本簡略過甚其中實有刪削不成語者其爲從祥符本節省無疑然如狨絨二字之互異則顯爲張刊本之誤則不唯部分有改易

即注文亦未盡陳彭年之舊吁二百六部之祥符本尙費尋究何論陸法言與孫愐古書罕存存者又不得其眞源流變遷非深識不能見其癥結此余所以有經籍沿革考之作也

廣韻五卷明刊本

標題亦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木記云弘治辛酉劉氏文明書堂新刊四週雙邊匡廓亦與至正本不殊但字體略大其中正俗文字不一然其避宋諱處宋元本同知其亦翻舊本非重書上木也首冊書眉有日本人以他本校字往往此本爲是此余所得舊本廣韻之第六冊舊係日本寺田弘所藏有讀杜草堂印記

廣韻五卷　明刊本

標題改司法爲司馬與元至正本同序後木記云永樂甲辰艮月廣成書堂新栞行款匡廓亦同至正本而字體稍寬博文字亦有異同避宋諱處則皆與宋元本同則亦據舊本重翻者也每卷有穉意芳印第一冊有多紀氏印按多紀亦稱丹波元堅字茝庭三世爲醫博通典籍收藏極富此本每卷籤題分書孫愐廣韻當是多紀氏之筆蓋彼國人亦疑此爲孫書也

集韻十卷宋刊本

缺首卷楓山官庫藏本篇幅甚大高約九寸濶約一尺二寸每半葉十行行三十一二不等余從修史官巖谷修借出使日本人高根虎松以曹刻本校一過而手摹卷後跋四葉刻期繳還今據馬遠林汲古影宋校本對勘十合八九唯汲古本每半葉十一行則與此本非出一源又陳頌南云宋本十四賄以粱益謂履曰屣六字綴於隧字注曹本無此六字而空白二寸弱高

根校本亦未塡補豈原本亦如曹刻與抑高根之蹟與惜當時匆匆未能手勘之也至頌南所舉十四太之脫文此則一一皆具又曹刻本寶元二年奏脫聖聰以下七行半一百二十四字又脫寶元二年丁度以下官銜一葉又脫慶歷三年章得象以下官銜一葉汲古本與此本皆有唯汲古本章得象以下有恭惟云云至書籍止以下缺爛此本則自章得象以下並無文字而別有淳熙乙巳田世卿跋一葉是知汲古祖本是

慶歷本而有修板以板心有重刊字㨾此本則滄熙重刻本也丁度章得象兩葉官銜俱已見蔣光煦東湖叢錄茲不贅記特錄田世卿跋於左

世卿舊聞集韻收字最爲該博搜訪積年竟未能得皆云此板久已磨滅不復有也世卿前年蒙恩將屯安康偶得蜀本字多舛誤閒亦脫漏甞從暇日委官校正凡點畫錯謬者五百三十一字其閒湮晦漫不可省者二百一十五字正文注解脫漏者三十三字繼得中原平時舊本

重校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舊本推善而書字
點畫亦有謬誤復以說文爾雅等書是正改定
凡五百一十五字因令鋟板以廣其傳自淯熙
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僅能畢工亦庶幾不作
無益害有益之義也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充金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世卿謹跋

禮部韻略五卷影宋元祐刊本

禮部韻略宋元祐五年官刊本首列元祐庚午

禮部續降韻略條制卽　提要稱博士孫諤所

上者凡四葉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摹寫

精整想見原刋之善卷首題禮部韻略第一卷

中每有兩音之字則圈記之第五卷後載貢院

條制名諱至哲宗止後又有中書門下丁度等

劄子有今將舊本看詳云云蓋丁度等重修此

書之劄子也晁公武所云丁度撰蓋卽據此本

然實非丁度所創始劄子後附條制二葉末題景祐四年六月案此書今時著錄家只有歐陽德隆之押韻釋疑及紫雲山民郭守正增修本而當時原書竟不可見此則的爲元祐官刊正本尤可寶也　提要著錄係錢保赤影宋本當無丁度劄子今錄于後

中書門下　　牒刊修廣韻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刑部郎中知　制誥丁度等劄子奏昨奉　勑詳定刊修廣韻韻

略所有韻略今將舊本看詳其閒文字多無解
訓并疑混聲及重疊出字不顯義理致誤舉人
使用今取合入詩賦使用聲韻要切文字重修
韻略除義理灼然可曉更不解釋外於逐字下
各著訓說或引經史爲證又有獨用韻苦窄者
難爲著撰聲律文字凡一十三處並取有唐諸
家韻本詳據許令附近通用其疑混聲及重疊
出字各許依本字下注解使用上件禮部韻略
并刪定附韻條制謹先寫錄進　呈如可施行

欲望卻降付刋修所鏤板訖送　國子監印造

須行取　進止

按所云牒刋廣韻所者蓋併廣韻刋書所也以

下附韻條制文多不錄

景祐四年六月　日牒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程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韓

戶部侍郎平章事陳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

是書收字既狹解釋尤簡其習見之字或但有反切且有一字不注者蓋其初就廣韻刪其不經見之字其一字數音間有收入全爲舉人場屋之用故稱韻略其不直用廣韻者緣欲考其所學厥後因一字重疊收入者無訓解乃爲之注釋又以韻窄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此丁度景祐所詳定者又其後孫鄂等以其明見經傳而禮部韻不收其一字兩音者亦不備故又爲

之增添至毛晃之增韻歐陽德隆之釋疑則增字愈多解釋愈煩然尚未併韻未知何時併二百六爲一百六韻其官刊本必有條例而今不傳其傳者有劉文郁劉淵等刊本皆不言其併韻之故然解釋較毛歐爲略當源于官刊本至陰時夫之韻府羣玉則繁稱蔓引竟成類書此禮部韻源流之大略也

魁本排字通併禮部韻注五卷 元刊本

此本無序跋上下平各爲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蓋合併二百六部爲一百六部也所併之韻韻首以墨蓋隔之如魚尾形韻略所載依字母爲次第如東通同籠是也此本則東紐下次同而籠通隔越於後次第與廣韻多同訓解亦然向傳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錢竹汀跋王文郁刊本謂始於文郁詳見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今以此本照之則金吾稱韻會所引平水韻

與其本不合者皆與其本合唯泜下云水名又音遲無在常山三字筮下文郁本只一莢字韻會本作巫莢藥名四字此本則不與文郁合而與韻會同然文郁本有新添重添之字此本無之是又出文郁本之前又以歐陽德隆釋疑校之則所隸之字互有出入如東字紐下此本有凍字同字紐下此本無毭詷艟三字蝩字下無爞字中字下無忡字而忡字又別出一紐曰敕中切似又在歐陽之前也又通字紐下無桐字

同字紐下無重字先字紐下無西字煙字紐下
無殽字是不從毛晃增韻之說或本又在毛氏
前也然以元祐刊本校之而羸出之字爲不少
矣且元祐本兩音之字有圈以記之歐陽釋疑
本同此本則無圈記當是坊刻去之此本每半
葉十二行大字橫列排勻郭守正所刊韻略亦如此鐫刻頗
精爲日本寺田宏所藏每卷有淺草源氏五萬
卷樓圖書之記印章末有天保甲辰長祚題跋
其跋首錄張金吾跋以此本比勘又據錢竹汀

跋定為金刊余望而知為元版（凡宋諱皆不缺筆）而寺田奇貨居之堅稱金刻余以中土此書頗少破慳得之惜不得金吾藏本一一校之也

按併韻既不得主名其實原本廣韻目錄之注今以禮部韻注通用之韻與廣韻校之平聲廣韻鹽字下注添同用禮部注添嚴通廣韻咸字下注銜同用禮部注銜凡同用廣韻嚴字下凡同用禮部韻無注是較廣韻多併二部入聲廣韻葉字下注帖同用禮部韻注帖業通廣韻洽

字下注狎同用禮部注狎乏之通廣韻業下注乏
同用禮部韻無注是又較廣韻多併二部今以
廣韻二百六部注同用者合併算之已得一百
十一部以禮部韻注同用者合併算之得一百
七部至毛氏增韻歐陽氏釋疑皆然然只注通
用尚未合併不知何時又以上聲之迥極通用
遂爲一百六韻而合併之或謂併拯入迥始于劉淵而王文郁本已併之此本亦然遂爲元明以來定制

日本長祚跋

此本經本邦人改裝脫許道眞序又前後無錢刻年月木記及錢氏所謂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御名廟諱一條等而張金吾所考勘如東冬江支四韻字註及全韻之數所幷之韻字首以魚尾隔等悉相符矣但肛虛江切作許江切涯水名又音遲至蕒字全註蕒莁蕒藥名四字又所謂韻末標新添重添者此本無有且諦審版式字樣與琳瑯書目所舉金版貞觀政要條下曰字宗顏體刻印精良者相似顧金版於西土流

傳寔尟耳目罕經譬諸吉光片羽今此本既非大德再刊者而異同板様亦復如是雖難遽定其正大己丑初刻本郎是此種然而其與張本則夐乎不侔是殆金版無容疑也嗚呼張氏不夢知排字通併之舊名僅獲元大德重添新刊本而詑其有一無二秘籍若見此版鄭重驚奇當更何如也且張氏所疑新添重添者果係刊刻者所增此本可據而斷焉古刻之可尊如此豈可不十襲爲寶愛之乎

余又得朝鮮明天順八年黃從兄刊本首有盆城金孟子進序又有朝奉大夫知清道郡事兼勸農副使大丘道兵馬團練副使黃從兄跋蓋與玉篇直音合刊者首題排字禮部韻略上平聲無魁本二字其隸字及注與前本十同八九唯前本以反切居前此本居後刊刻草率之極據金孟序是屬淄流所鐫余以已有前精本故以此爲次錄其玉篇直音則全刪其解說但著音讀而又亂玉篇次第不足錄也

又按此本訓解之字與廣韻多同而與元祐刊本韻略及歐陽釋疑本多異不第次第有參差也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元刊本

首有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毛晃表文目錄前題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注男進士居正校勘重增每半葉十一行大字行十四字小字行二十八字末有至正乙未仲夏日新書堂重刊木記卷内題今增者晃所爲題重增者居正所爲每卷後有增入圈出重增總數顧無居正序跋

余所得五六末知其由居正父子以博洽名一時居正有六經正誤今存 今觀其辨别毫釐徵引博奥在

遍皆無之

南宋諸儒中可謂翹楚而　提要詆其不知古今文字之別又不知古今聲韻之殊摘其東字紐下不應增桐字同字紐下不應增重字先字紐下不應增西子煙字紐下不應增殷字謂其不古不今殊難依據余謂此事難言若謂不應以假借爲本文則禮部韻中兩音之字以假借而分隸不可勝紀若謂不應以古音入律詩則自廣韻以來以至今韻其中與今俗方音不合者甚多而今之方音與古音合者尤難枚舉毛

氏不依附廣韻于舉世不談古音之曰能采取古音以增入此書可謂特出獨惜其所采尙未備不能如吳才老之韻補專成一書耳然古音自顧亭林以來江段孔王或十部或十七部或二十一部終不能定一尊若夫古今文字正俗之別此又從來所不能畫一者無論廣韻所收之字數倍于說文卽元祐之韻略其不合六書者亦不勝舉今按所增大抵音異之字爲多其本爲禮部原書所無而增之者皆廣韻所有唯沖下增沖字引詩鑿氷沖沖云從氷似

不免臆說然襛穠並收牕窻互出已見於廣韻此孫愐之誤陸法言當不爾禮部韻亦有之　此又不得專咎毛氏也

韻鏡一卷 日本舊刻本刊入古逸叢書

其書不著撰人名氏紹興辛巳張麟之得其本別爲之序例刊之初名指微韻鏡逮嘉泰三年麟之又重爲之序蓋卽鄭夾漈七音序略所云七音韻鑑者也是宋代已經三刊不知何故元明以來遂無傳本著錄皆不之及日本享祿戊子清原宣賢合諸傳鈔本重刊之頗有更改永祿七年云又得慶元丁巳所刊原本重校之始還其舊其書直列十六平上去入各四等大致

與切韻指掌四聲等子略同簡而不漏詳而不

雜等韻書中稱最善本唯內轉第一本撮口合

口之音而云開第二不撮口音而云合開叉第

四第五支攝內披切韻指南五音集韻唯陂縻

彼破被靡六字屬合餘七音皆屬開今此六字

在第五轉則第四轉當云開而云開合叉第十

一轉當云合而云開第十二當云合而云開合

亦撮口合口音第二十六與第二十五同當云

開而云合凡此差互不無疑竇或又校改傳刻

之誤今悉依原本俟識者定之又圖後所列韻字東冬以下余所見日本別刻本皆作陽文此本陰陽文錯出似無義例亦不校改以存其眞焉

龍龕手鑑八卷 朝鮮古刻本

按智光原序稱四卷此分爲八卷蓋緣書中每部多有今增字樣則非僧行均原書此朝鮮古刻本又有日本活字板本則又從朝鮮出者也今行世此書有二通一爲張丹鳴刊本分四卷而每卷又分上下卷首弟四行題金部第一第五行即以鏐字頂格此必非行均之舊其中謬誤百出且有脫漏大字者如金部脫鑑字鏴字一爲李調元函海刊本款式與此本合當爲宋本之舊其

中多空缺處此必原書有磨泐或蟲蝕之故其
本謌謬尤甚如第一卷以第二十四之巾部爲
首第五葉禾部未終乃接目錄又脫目錄之第
一葉而第一葉毛部之後忽接以禾部之後半
而不悟首四葉之應在此處李氏函海固多不
校勘若其錯亂至此是並未入目矣此本雖有
後人羼入之字而其下必題以今增與原書不
混至其文字精善足以訂正張刻本函海本不
可勝數邇來著錄家雖有此書傳鈔舊本而無

人翻雕得此本固足寶貴況其所增之字亦多
經典常用之文不盡梵筴俗書異乎鄉壁虛造
者矣

韻府羣玉二十篇　元槧本

首滕賓序次姚雲序次趙孟頫題次陰竹野序次陰復春序次陰勁弦序次凡例次序目次目錄缺二葉鈔補有戊申春東山秀岩書堂刊本書首行題韻府羣玉卷之一行下有陰文上平聲三字次行題晚學陰時夫勁弦編輯三行題新吳陰中夫復春編注按　提要錄此書云是大德間刊本今攷時夫之父陰竹野序爲大德丁未陰復春序爲延祐甲寅陰勁弦序雖不書

年月而言其書成時其父已沒是大德閒此書
尙未成安得有刋本則所云大德本者意斷之
說也千頃堂書目云陰勁遇一作陰時遇字時
夫奉新人數世同居登宋寶祐九經科入元不
仕其兄中夫名勁達今以此書證之中夫爲時
夫之兄見於自序與黃氏所說合不知提要何
緣以中夫爲時夫之弟豈以標題時夫居中夫
之前乎又足見所見本無陰氏昆弟二序也今
按陰竹野序稱前進士陰幼達序稱延祐甲寅

鄉試後五日則黃氏所云登宋寶祐九經科進
士者爲其父陰竹野亦非時夫昆弟登科之年
也今合序與標題參互攷之陰竹野未詳其名
陰時夫爲竹野之季子名幼達字時夫以字行
遂別字勁弦陰中夫爲時夫之兄名勁達字中
夫以字行又別字復春其書爲時夫所作其注
爲中夫所作故標題弟居兄前然一稱後學一
稱中吳爲不典矣余嘗謂陰氏韻書非唯分部
難據卽以至淺者言之廣韻以下多沿字母七

音之次第凡同音之字皆隷一處使人識首一字凡以下同音之字皆可不考而知今以常見之字置於前遂使音切次第錯雜淩亂徒眯後生之耳目相沿至今編爲令甲此眞事理所不解者也

經史通用直音四卷 明成化刊本

通妙邵眞人編纂清劉喻道純校正雲中張道中重校首有成化八年白玢序稱趙堂披閱道藏經典以直音難字證於經末其徒喻道純補訂之然不以道藏經典爲次第而以篇旁統之俗體古文收羅綦博其體例略如龍龕手鑑唯直音不用反切訓詁亦較略耳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日本藏高麗藏本

唐沙門慧琳一切音義百卷余初至日本有島田蕃根者持以來贈展閱之知非元應書驚喜無似據宋高僧傳稱周顯德中中國已無此本又行瑫傳亦稱慧琳音義不傳此本從高麗藏本翻出原本爲胡蝶裝余曾於日本東京三緣山寺見之字大如錢然亦多訛字按唐人景審原序稱此書取音於韻英考聲切韻而以說文玉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

音義七家字書釋詛七書不該百氏咸討今就
此書覆審如張戩考聲集訓古今正字文字典
說文字釋要等書并隋唐志所不載又如武玄
之韻詮陳庭堅韻英諸葛穎桂苑叢珠雖見於
箸錄家而他書亦罕徵引又如引說文則聲義
並載引玉篇則多野王按語引左氏傳則賈逵
注引國語則唐固注引孟子則劉熙注此外佚
文祕籍不可勝紀誠小學之淵藪蓺林之鴻寶
此書出遂覺段茂堂王懷祖任子田沈匏廬諸

先生之撰述皆有不全不備之憾初得此書郎勸黎純齋星使刻之以費繁而止厥後中江李眉生廉使欲刻之已措資矣會余差滿將歸遂輟議然此書譌謬奪誤觸目皆是其未佚者固當檢原書一一對勘其已佚者亦必參合諸書審視裁擇可兩存者仍之顯然訛誤者直改之唯茲事體大非博極羣書心有識別者不得妄下雌黃海內深識之士何能共聚一堂商確從違所爲撫卷太息恐年歲之不我與也

此本初印多誤字厥後又有挖改然不盡當余既見此本凡書肆中所有皆購之以餉中土學者厥後又知其板尙存西京又屬書估印數十部故上海亦有此書出售皆自余披剔而出也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日本古鈔本

此本原爲日本淺速井上氏所藏納之博物館中者爲蝴蝶裝兩面書之字體殊古雅每半葉十二行首題一切經音義目錄下旁注第一第二又下題沙門玄應撰第二行題第一卷以下爲第一卷子目目錄後提行高二格題摩竭題注雙行卷末題願以此功德過去二親等出離三有海共生安樂國大治叁年戊申五月十八日敬奉書寫畢按大治叁年爲宋高宗建炎二

年然望其界格體式當是從唐卷子本出故標元應不題唐字也此本非唯勝宋元本當亦高麗本所不及余於癸未嘉平月十四日因舊局長町田久成始得見之意欲影鈔之以歸期迫不及待而罷僅摹首葉款式入之留眞譜中然耿耿於心未能釋也書以告後之渡海者其勿忽諸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宋槧本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自開元釋教錄以下至明北藏皆同南藏始分第三第四第五三卷爲四卷遂爲二十六卷而訛謬宏多嘉慶間武進莊氏以北藏本校刊行世臧氏言從咸宜大興寺得善本不言何本今據其本校之實北藏本也近日杭州曹籀復重刊之曹氏言漢陽葉氏有影宋本爲某所乾沒竟不出曹氏至擬之雷擊而不知宋藏原本猶在天壤間此本

爲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資福寺刋自階字號起至弁字號止爲摺疊裝每葉十二行行十七字首題衆經音義序下標階字以下畧與高麗本同惟元應上有大慈恩寺四字所釋經文大字頂格音義俱雙行自第八卷至第十四卷則惟標目頂格經文則低一格此或以別本補之然字體板式皆同十五卷以下仍同前七卷之式今以校明兩藏本非唯異于南藏幷與北藏大異如開卷序文諒在前模與高麗本元本

合明南北藏本模誤作後上文求其本據莊刻本誤據爲模此莊本之獨誤也斯則得於要約元明本並誤斯爲期第一卷華嚴經踰摩下無新譯音義以下三十五字毗嵐下或作毗藍婆風或作鞞嵐婆或云吠藍婆大集日藏分經屏中下圊圂屏厠也上有廣椎二字第二卷涅般經震動下經文有從手作振掉也亦動也無發也掉三字矛稍下無或作鉚俗字也六字規欲下謂以法也法下有取之二字按無此二字不可通金錍下無賓彌以下十四字而

有按荀指詁幼文字宜作筤音方美反十四字惟鸚䳇下與婆嘻注文共連爲一條與高麗本同誤以下增删處不勝紀余得此本後即屬高根虎以明南藏本校之異同不下數千事別詳札記

憶余初至日本與森立之遇談及日本古鈔本注多虛字以阮文達十三經校刋記之說以爲日本人所爲森立之變色言曰此在經典釋文已言之君不省之乎余曰釋文言多虛字爲注脚某也某某也之類非如也下安之哉下續矣

之類也且自有刻本以後此弊已全除之矣立

之隨卽入内取此宋板音義出指數處也之哉

也等處並有也也疊刊者因謂此非宋刻本乎

余乃歎然厭後悟得鈔書者欲注文兩行整齊

不及細核字數排勻故隨意以虛字填入互詳

前經部中

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舊鈔本

日本東大寺沙門大僧都空海撰空海入唐求法兼善詞翰歸後遂爲日本聞人之冠今世彼國所傳假字卽空海所創造也此書蓋據顧野王玉篇爲本而以一篆一隸配之（隸卽今之眞書）其注文則如大大廣益本玉篇但舉訓詁不載所引經典唯所載篆書每部中或有或無當是鈔胥省之又自卷首至面部分析爲十二卷而總目則仍顧氏原卷此不可解今古鈔原卷子本尚在

高山寺余曾於紙幣局見之原卷雖古亦非空海親筆此又狩谷掖齋所藏其籤題倘是掖齋親筆據跋則源弘賢不忍文庫中物也按野王玉篇一亂於孫強再亂於陳彭年其原本遂不可尋今得古鈔卷子本五卷刻入古逸叢書中可以窺見顧氏眞面目然亦只存十之一二今以此書與五殘卷校則每部所隸之字一一相合絕無增損淩亂之弊且全部無一殘闕余以爲其可寶當出玉篇五殘卷之上蓋廣益本雖

刪顧氏所引經典原文而經典義訓大抵尙存唯顧氏上承說文其所增入之字皆有根據而其隸字次第亦多與說文相合其有不合者正足與今本說文互相證驗則此中之原流升降有關於小學者匪淺況空海所存義訓較廣益本亦爲稍詳顧氏原書於常用之字往往列四五義廣益本概存二三義而已若據此書校刻餉世非唯出廣益玉篇上直當一部顧氏原本玉篇可矣唯鈔此書者草卒之極奪誤滿紙此則不能不有待深於小學者理

董焉

弘賢嘗讀弘法大師作書目錄有篆隸萬象名義卅卷而不知其存亡余固勤于小學求之有年于茲矣享和元年冬稻山秋月二公以寫本見寄云原本藏山城國高山寺其部首始一終亥一依說文玉篇至於音訓與二書互有出入不知當時據何書數十年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旦獲之吾不忍文庫之榮莫加焉什襲以藏源弘賢踴躍歡喜識者蓋據所見廣益本而言按弘賢謂與玉篇有出入

新撰字鏡十二卷 影古鈔本

日本僧昌住撰 原序中不出昌住之名然日本別有刪削注文之本及羣書一覽皆題爲昌住撰當別有著錄之書可據 序稱昌泰中撰成此書實中土唐昭宗光化元年也其書自天部至連部凡一百六十部共二萬九百四十餘字分部不依說文玉篇次第而亦各以類從其有偏旁上下左右之不同者亦爲分之如火部居左者爲第八居下者爲第九人部居上者爲第十居左者爲第十一蓋特以便尋檢無他義例也其注

收羅義訓最爲廣博據其自序大抵本釋應玄一切經音義及玉篇切韻爲主而又旁採諸字書以增益之其有東倭義訓亦閒爲附入今爲勘之其正俗等字有出於集韻龍龕手鑑之外者所列古文亦有出於說文玉篇之外者蓋昌住當日本右文之時多見古小學書觀見在書目可證不第玉篇切韻皆顧陸原本也余初從書肆得影鈔本五卷一四五六七驚喜無似惜其不全偏訪諸藏書家亦絕無傳鈔本詢之森立之乃知原

本在博物館中因局長町田久成使鈔胥就其館影寫之町田云第二第四兩冊原爲鈴鹿氏所藏餘十冊爲浪速井上氏所藏兩家皆欲合併爲全書而皆不肯割町田爲局長時勸兩家均納博物館於是始爲全書每卷有法隆寺印蓋此寺爲日本古時名刹多藏古書（余所得古鈔本多有此印）首卷末有天治元年甲辰五月下旬書寫之畢題記（當宋宣和六年）餘卷或有或無又云法隆寺一切經書寫之次爲字決諸人各一卷書寫之中

此卷是五師靜因之分以滕筆所寫了蓋十二卷爲十二人所書余嘗赴博物館親見原書用單紙堅滑異常兩面書寫日本古寫佛經多兩面書寫筆法各自奇古惜鈔者尚未能似之迺別摹第一冊第一葉以存原書眞面目焉

新撰字鏡序

詳夫大極元氣之初三光尚匿木皇火帝之後八卦爰興是知仁義漸開假龍圖而起文道德云廢因鳥迹以成字焉然則暨如倉頡見鳥迹

出沒遙究法性之眞理永絕言音然而哀生之
流轉託影幻化門顧物之長迷和光方便道是
以悲周四生智覃萬物或震圓音於三千兮驚
重昏之睡或燿普眼於九界兮拂永夜之蒙其
數十二分其門八萬四權實殊塗大小異歸當
機皆潤法雨有緣盡煦惠風而鷲嶺輟影鶴林
瘞光捃貝葉以寫三藏疏貫華以益一切蓋聞
如來說法必藉文字若無文字實相焉檀其文
字者月氏梵天所制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一十

八章滂流諸國枝派漸廣但雖自古以還無異書因地隨人點畫微不同矣漢家靈龜負書以出於玄滬之水神鳥帶文以飛於丹山之雲文字之起自然奇哉剏至庖犧成八卦著頡創六書政罷結繩教興書契自爾已來三綱五常之世規七覺八正之奧典莫不記鳳尾施人庸而隸古品異正俗作區內外書牒覿詁訓識宏致焉大小經論瞻音義弁雅趣矣學淨土三部經者末法良導濁世指南也五逆不難白毫輝於

稱名之牀十惡惟易金臺現乎念佛之牖録是
自瞻智博達之書按迄愚戇短慮之主嵛握經
之者偏握此經受法之者專受此法然而人咸
誰談義理俗殫廢拋文字魚魯致乖豕亥斯惑
諸老俊彥弗箴於積謬童蒙孱囂逾病夫重疑
音謬功淺語誤義失義失理乖理乖寡益自非
略其差舛集其正義彰德大範難矣吁嗟踳駮
夥邪莫之能正微言既絕大旨亦乖是故余㝎
㝎涉年欲罷不耐遂披眾經音義抽相應之注

釋目諸典篇章取潤色之本文注緝爲四卷名曰淨土三部經音義集蓋述而不作是則尼父之格言也因而略纂豈非鄙生之懇志乎抑反音據廣韻爲辨四聲字義稽羣籍爲識教訓不顧敷淺之身忝傳聖模定知校讐之文僭訂仳俿總會之說是否恩𢑱冀見者添削之形洪範之至賾焉時也嘉禎弟二之歷彔兆涒灘之暮春王正月序云爾

弘決外典鈔四卷 寶永丁亥刻本

日本村上天皇子具平親王撰蓋據釋藏止觀輔行傳弘決所引外典之文而詮釋之自序稱正歷二年當中土宋太宗淳化三年也按輔行記所引已多異聞如說隋字云本無走唐祚既興謂隋已走是故加之與周齊不遑寧處之說相反又如張華治李子預病用八毒丸稱出本草郭注案本草無郭注豈有誤字與至於具平注中所引如葛洪兼名苑（當出於和名鈔）廝果韓知十

郭知玄祝尙上等之字書疑出於東宮切韻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顧愷之啟蒙記通玄賈大隱老子疏周弘正莊子疏劉炫孝經述議皆古書之罕見稱引者又如引皇侃論語疏楊上善太素經明堂經或有疑其僞造者不知彼國固流傳有緒也昔吾友績谿胡甘伯澍從輔行記鈔出所引古書一冊吳潘氏刻於滂喜齋叢書中豈知八百年前已有爲之者並有爲之箋注者今對照之胡氏專鈔經典具平則兼及古德遺事遺

說差爲不同耳

弘決外典鈔序

余竊見天台章疏智者大師已說三種之止觀深顯一、乘之妙理圓融實相一心三觀佛旨殆盡歟章安一聞記之妙樂後來弘之或假儒墨以爲比喻或採陸郭以釋音訓欲令末代下根易得覺悟也當知四依菩薩爲如來使遞爲師弟弘宣正教矣去年有一僧相語曰我宗法文多引外典就中弘決輔行記太爲繁碎後來末

學不必兼習況轉寫之間點畫多誤披讀之處文義易迷羨勘本書以決疑滯余自知不才再三辭謝然而苦請不休難得默止今直鈔外典之文引本書而注之其未決者缺而不論撰爲四軸號弘決外典鈔筆削甫就欲聞臧否先寫一本敬贈多武岑賀公庶世世與公結因緣猶令章安與妙樂焉于時正歷二年二月廿九日也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 有圖影宋本

宋沙門惟淨撰蓋爲翻譯天竺文字而作明南北兩藏皆不載有宋仁宗景祐二年御製序末有御書譯經等銜名邇來西洋文字頗有精者而印度梵筴雖釋子亦多略之竊惟數十百年後印度亦必多交涉之事則此書又何可聽其若存若亡哉

景祐天竺字源序

御製

原夫文籍既生音韻斯辨五聲所配叶律呂之
和六音並分有形意之異由是詁訓之說箸於
部錄及乎常星夜隕載誕余偲白馬東來遐傳
具牒則亦梵文竺字寖入於中區矣鼎國而下
翻譯繼多敷演空宗發揮義諦唐氏中葉時非
暇豫西明之館亦既停豪迦陵之音久無嗣響
天猒亂德神興睿圖太祖皇帝揖讓開階威靈
燭遠摩伽法侶始綴於妙經太宗皇帝恢布文
明闡揚世範興國淨宇再啟於譯場眞宗皇帝

祚契重熙化孚有截繼宣聖教之作增新法寶
之編嚴事荐修勝緣茂集朕欽承景業緬鑒先
猷敦清淨以保民務慈仁而庇物每謂覺雄奥
旨溥利羣生助我無爲誠資國教滯於有相且
匪予心然而假筌蹄則意象方明捨文字則性
理難究允繫精學克績微言景祐天竺字源者
西天譯經三藏試光祿卿傳梵大師法護譯經
三藏試光祿卿光梵大師惟淨所同綴集也西
天章典以八字爲句四句成頌成刼之初梵王

光說具百萬頌傳授天人以其梵王所說故曰
梵書住劫之初帝釋天主又略為十萬頌其後
波膩尼仙又略為八千頌此並音字之本其支
派論有六千頌字體有三百頌字緣有二一者
三千頌二者二千五百頌又字緣字體有八界
論總八百頌其諸經典文字不出十二轉聲三
十四字每相生相引合二合三句藏聯環分體
分用中有邊際超越和會長短清濁不清不濁
等聲蓋此方音切純清次清純濁不清不濁之

比焉是書也華梵對翻都爲七卷聲明之學寔
肇於茲推而衍之觸類皆達昧其趣者重輕訛
略或有差殊窮其致者錯綜會歸咸臻融暢庶
使學徒祖習便於討求誠法海之津梁而真宗
之賅軌終篇奏御因得詳研賜以名題仍裁序
引冀永流於花藏俾常續於潮音云耳

景祐二年九月日奉

聖旨開板摹印頒行

御書祗候臣盛師民臣路德鄰臣論端

翰林書藝　御書院祗候臣張琪等　書
　梵學明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文涉書梵字
譯經筆受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文一書梵字
兼校勘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
賜紫沙門臣法護編集
第二番以下梵書略不出之準第一可知也余所
見町田久成所擕古鈔本第二卷以下並一行
正書一行梵文此本第二卷以下則止有正書
故卷末記
此數語

淨土三部經音義四卷 舊鈔本

日本嘉禎三年沙門信瑞撰當宋端平二年所云三部者卷一卷二爲無量壽觀經卷三爲觀無量壽經卷四爲阿彌陀經其引東宮切韻載曹憲陸法言孫愐王仁煦麻果薛峋郭知元祝尚上孫伷韓知十武玄之裴務齊沙門清徹等之說其書久佚見於新舊唐志者唯武玄之韻詮十五卷其陸法言孫愐之書雖在廣韵中今亦不能別出按日本現在書目載有王仁煦麻

果孫愐孫伷祝尚丘裴務齊韓知十等切韻而
薛峋亦闕和名類聚鈔亦只載郭知玄祝尚丘
裴務齊麻果之說其他亦不載此書旁注東宮
切韻管丞相之父所作按日本皇統紀略東宮
切韻三十卷管原是善撰其人當中土中唐之
世其子管原道眞爲日本名臣惜原書已佚僅
見引於此書及和名類聚鈔蓋百不存一深爲
可惜也

原夫吾大師堪忍世尊久證遮那之妙身本無

等不入於數如是二章之內字者倿煩不明音

反音反者各見斤部耳亦於字之中或有東倭音訓是諸

書私記之字也或有西漢音訓是數疏字書之

文也或有著平上去入字或有專不著等之字

大槩此趣者以數字書及私記等文集混雜造

者也凡孝經古文字多誤博士頗以教授者且

云諸儒各任意或以正之字論俗作或以通之

字諍正作加以字有三體之作至讀有四音及

叵多訓或字有異形同字嵩崧流沵巛坤憐怜

叄三弓余叒奸㕥喓䬙翻如是巨多見正名要錄是等字雖異形而至讀作及讀皆同也或字有形相似音訓各別也專専傳傳祟崇盂孟輕輊如是巨多見正名要錄如是等字形相似而音訓各別也或有字之斥同相見作別也十卜王玉壬月肉丹舟角角如是等字斥者雖相似而皆別也或有字點相似而亦別也馬魚爲等字從四點𢀖鳥与此等字從一點觀舊等字從少大略如是至書人而文作者皆謬錯也至內悉見悟耳雖然部文

以作字史遷綴史記之文從英雄高士耆舊逸
民文字傳來其興尚矣如今愚僧生蓬艾門難
遇明師長荆蕀盧弗識教誨於是書疏閉於胸
臆文字闇諸心神也況取筆思字蒙然如居雲
霧中向紙認文茫然如日月盆窺天搔首之間
歎濾之頃僅求獲也一切經音義一帙廿五卷雖每
論字音訓頗覺得而於他文書搜覓音訓匆匆
易迷茫茫叵悟也所以然者多卷之上不錄顯
篇部披閱之中徒然玩日因爲俾易覺於管見

頗所鳩纂諸字音訓粗攸撰錄羣文倭漢文文辨部字字搜篇以寛平四年夏草案已竟號曰新撰字鏡勒成一部頗察泰然分爲三軸自爾以後筆翰不捨拾集無輟因以昌泰年中閒得玉篇及切韻捃加私記脫泄之字更增花麗亦復小學篇之字及本草之文雖非字之數內等閑撰入也調聲之美勘附改張乃成十二卷也片數壹佰陸拾（末在臨時部等不入數）文數貳万九佰卌余字（又小學篇字四百余不入數）從此之外連字并重點字

之内精不搜諮若有等閑可見用也後達者普

加諧糺流布於後代聊隨管神所撰集字書敢

爲若學之輩迷亂簡以序引耳

右序文詰屈難通曉僧徒文理本疏又展轉傳

鈔遂不可讀聊出之以俟善思者

國語二十一卷　明刊本

此爲明嘉靖戊子吳郡金李仿宋刋本韋敘後有金李校刻于澤遠堂記中閒宋諱並缺筆故知原于宋本也按宋元憲公序作國語補音取官私十五六本參校今以此本校補音皆合則知此即公序定本自明人穆文熙等刻國語以補音注于當文之下時多譌誤而公序定本並補音單行本皆亂自　國朝黃蕘圃士禮居刻天聖明道本而公序本遂微不知明道本固有

勝公序處而公序之得者十居六七即如卷一

昔我先王世世后稷公序本無王字錢遵王顧千

里汪小米皆以明道本有此字爲奇貨而許宗

彥云韋解于下先王不空始釋王字則此唯云

先世可知明道本未必是公序本未必非今明

道本有武昌書局重刋而公序本竟如星鳳世

有知言君子以此本重刋與明道本並傳豈非

合之兩美

國語補音一卷

宋元憲作國語補音取官私所藏十五六本參校得多失少自明人附刋入韋注中而單行本遂微自黃蕘圃刻明道本顧千里爲札記汪小米爲考異宋氏之書遂多疵議傳世舊本唯見孔氏微波榭叢書中近日盱眙吳氏又從孔本翻刻于成都末附錢保塘札記稱以明修舊刻本校孔本知孔本實從明本出又以舊刻校正孔本數處今以照此本則與錢君所稱舊本多

合而錢君不言是明嘉靖江學書院刊本豈錢
君所據本佚趙仲一序耶此本溢江道純舊藏
余從森立之得之

晉書一百三十卷明刊本

每卷後題西爽堂吳氏校刻首有黃汝亨序簡端以嘉靖本萬歷大及汲古閣本校其異同最爲精密每冊首有留蠹書屋儲藏史編印記按留蠹書屋爲吉漢宦藏書庫名吉君有論語攷異及近聞寓筆二書蓋日本校訂名家又有曾根書庫印未詳其人載記末有歲癸亥長夏二十有五日校完竹逕居士源元起硃記據此則此書爲源君所校非出吉君之手也

宋槧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此書開卷題五代史記便與各本不同別本皆有曾三異校定宋槧歐陽居士集亦有三異考異此本無之則爲北宋槧無疑字畫古雅饒有歐書化度寺筆意間有補刊亦端正不苟相其紙質雖是明代所印然不害爲宋刻佳本世傳五代史以明汪文盛本爲最以此比擬不啻婢見夫人矣

此本今歸江陰繆筱珊編修

史略六卷宋槧本　刻入古逸叢書

高似孫史略六卷宋槧原本今存博物館此書世久失傳此當爲海外孤本首有蒹葭堂印木氏永保印按木世肅大坂人以藏書名者也原本亦多誤字今就其顯然者改之其稍涉疑似者仍存其舊按史家流别已詳於劉知幾史通高氏此書未能出其範圍況餖飣雜鈔詳略失當其最謬者如後漢書既採宋書范蔚宗本傳又采南史及蔚宗獄中與諸甥書大同小異一

事三出不恤其繁又如既據新唐書録劉陟齊書十三卷爲齊並史又據隋志録劉陟齊紀十三卷爲齊别史既出范質晉朝陷蕃記四卷又出范質陷蕃記四卷而不知皆爲一書其他書名之誤人名之誤與卷數之誤不可勝紀據其自序成書於二十七日宜其鏬漏如斯之多也似孫以博奥名其子略緯略兩書頗爲精核此書則遠不逮之久而湮滅良有由然唯似孫聞見終博所載史家體例亦略見於此篇又時有

逸聞如所采東觀漢記爲今　四庫輯本所不載此則可節取焉

帝範二卷 日本舊刊本

唐太宗帝範新舊唐志並四卷賈行注又舊唐書敬宗本紀有韋公肅注是唐時已有二注崇文總目書錄解題並稱一卷豈爲無注之本與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則顯然闕佚其半四庫著錄從永樂大典本鈔出據元吳萊稱征雲南爽時所得其注文頗繁冗中有引呂東萊之言則非賈韋二注明矣此本分爲上下二卷有康平三年五月江匡房點校記江氏爲日本文章巨族有

江家次第傳世皆一家之言也又有寬治長寬承安建久承元
元仁等題記考康平三年當宋仁宗嘉祐五年
則其根源最古其注文簡要不注姓名亦不詳
爲賈爲韋但以正文考之則此當是太宗原本
其序文題御製與大典本題唐太宗文皇帝撰
不同又書中文皇自稱皆曰余不曰朕民字治
字皆不避均以此本爲是其他如建親篇枝葉
扶疏大典本誤扶爲不子弟無一戶之名誤爲
封戶之人神器誤爲大器設令懸教誤令爲分

宜其不遠謂與堯不遠也誤不爲宏察之以明撫之以德脫四字作察之以德審官篇有劣智者不可賴以大功誤作有小力者不可賴以成職其下脫君擇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職二句納諫篇折檻壞疏誤壞爲懷注者遂不知壞疏是用說苑師經投瑟撞疏事去讒篇宣王終身而不知誤宣王爲宣一誡盈篇民財匱誤作人才遺務農篇衣食乏則忘廉恥誤乏爲足誤忘爲志欲澄其流誤證爲止閱武篇忘戰則民殆誤忘爲

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以正文混入注中崇文篇此崇文之術也脫崇之二字不能逸居其易誤逸爲力是皆顯然謬訛其他訛文奪字尤不勝舉別詳札記而大典本注者不能訂正遂望文生義不顧其安然則此本非特元明以來不見亦大典本作注者所不見也又此書每二篇一總結大典本注者皆以本篇文曲解之尤爲鹵莽去讒篇昏明之本大典本竟改爲國之本誦諫篇卻坐二字是用袁盎卻愼夫人同坐事大典本竟不知其

所出去讒篇昭公去國而方悟是用宋昭公事
大典本注誤引魯昭公失國事又見方悟與情
事不合遂改方爲不而不知上文臣朝有千臣
尤無著也凡此皆大典注本之陋不及此本之
精博遠甚唯此本合臣軌刻于寬文八年其中
脫誤甚多余校以古鈔數本又以所引原書照
之始可讀然建親篇引雜書一條各本皆誤字
錯出竟不可校又此本六王懷叛逆之志注云
韓魏燕趙齊楚等王亦與本書意不合當以七

典本補正之若能重刻行世亦快事也

上卷題云

康平三年五月五日點之禮部郎中江匡房

下卷題云

康平三年五月六日點之治部少羕江匡房

寛治八年七月十六日於楊梅亭點了尤可秘藏而已　藤永實

長寛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主上已訖

式部大輔藤永範

兼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讀畢此書奉授一代

聖主早家之重寶也

從三位行宮內卿兼式部大輔藤永範建

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讀畢此書繼家蹤已及

聖主三代誠是家之秘本也

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藤朝臣光範兼

元二年四月廿三日書寫畢

以二品戶部 永範 本移點畢 管原淸高元

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讀畢

翰林學士管浩高

臣軌二卷　寛文八年刊本

臣軌二卷新舊唐志崇文總目並同此卷末題垂拱元年撰按唐會要云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制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與垂拱元年撰不合阮文達四庫未收書目遂疑此五字爲日本妄增余按日本楓山官庫藏本及向山黄村所藏天正年間鈔本皆有垂拱元年撰五字筆迹亦相同絕非此邦人所臆增竊意此書撰於垂拱而令貢舉人習業則在長壽會要

第槩其制令之年耳又據山本乃云正義不本
均有鄭州陽武縣臣王德纂注而楓山本並記
臣德纂述曰其臣軌所引正經及子史者其正
經之義則皆取先儒舊注不敢更生異見老子
之義則唯取河上公焉餘皆出自愚心亦不師
祖往說矣余按注中所引論語鄭注七條孝經
鄭注二條皆他書所未引者足見其非宋以下
人官庫本又引江本云臣軌既是御撰妙極稽
古垂範作鏡百僚既爲臣之令模迺事君之要

道宜誦登於口誠藏於心束髮盍簪庶多宏益
長安四年三迠四日江都縣孫祥記今按此本
及活字板本並無王德孫祥二記蓋鈔者脫之
活字本爲林天瀑所校注腳虛字殊少當是天
瀑所刪此本注腳虛字爲多雖訛誤之處此本
爲甚而根源則較古矣此與帝範體式皆原於
唐人卷子鈔本絕非從刋本翻雕者

帝範二卷臣軌二卷也者共成於唐帝唐帝受
隋氏弊聰明神武庶幾成康功德兼備自漢以

來未之有自吁咨都俞之後下元首股肱之三篇
治道故所以帝範臣軌之有作者也本邦模之
讀之尤尊之至若鎌倉將軍家皆讀之有助治
道久何啻中華而已哉洛人林白水新鏤之梓
以欲行於世艮有故哉白水需書其後於是題
之寛文八年秋八月日柳谷散人埜子苞父書

唐六典三十卷 古鈔本

案此書今著錄家不見有宋元本僅傳明正德乙亥蘇州所刻首有王鏊序末有宋紹興四年張希亮詹械校刊題跋篇中墨丁空缺觸目皆是幾不可讀而流傳亦少日本享保甲辰當雍正二年其攝政大臣家熙爲之考訂凡原書空缺者擬補於其下亦有原書本缺如第四卷禮部郎中條下脫文則據冊府元龜舊唐志所引補之第七卷屯田郎中員外郎下凡天下諸軍云云

則據通典舊唐志補之凡數百字校訂矜慎見
聞亦博據其自序用力二十年始克成書然亦
有缺而不能補者如第一卷令史十八人下空
缺仍不下五十餘字獨怪家熙當時以宰相之
尊著書行世而所據者亦只正德嘉靖兩本而
余於百餘年後乃從其書肆得古鈔本其本紙
質堅級兩面書寫末無張希亮等題識相其筆
跡當亦七八百年前之書凡明刻所缺皆不缺
今以對校之家熙所補十同七八其有不同者

皆以此本爲是蓋家熙意度終不如原書之確也惟鈔手筆誤則當以明本家熙本正之又有日本天保七年當道光丙申刻本書籤亦稱官板首錄王鏊序尾有張希亮跋無墨丁空缺然不言所據何本其中有勝於家熙本者亦有似臆度者若謂是據家熙本補塡而亦多違異且第一卷令史下空缺家熙本未補此本則與古鈔本合若謂是見古鈔本而第四卷禮部郎中下之缺文第七卷令史下之缺文仍未補且於令史

凡天下諸下妄添俟字以彌縫其缺不知其注文不可接若謂書坊所爲而其補塡之字出家熙外者亦多有典據如第二卷護軍注魏武帝以牽招爲中護軍將軍家熙本云當塡韓浩此本則作牽招案韓浩以護軍從太祖破柳城改爲中護軍太祖平張魯以韓浩還留牽招爲中護軍是韓浩爲護軍在前牽招繼其位然原本空缺下是招字則作牽招是也鈔本亦作牽招此豈不學者所能或謂其本原於蘇州游藻山房之本

余架上無之不能質言之也余謂此書自唐虞而下本末粲然眞所謂經國大典豈獨有唐一代百世而下雖有損益不能出其範圍顧傳本絕少余嘗合諸本竭一月之力就天保刊本定其從違安得有心經世之略者重刊焉

唐律疏義三十卷 日本刊本

首有雍正乙卯刑部尚書勵廷儀序以孫氏岱南閣所刊元余志安本較之有柳贇序而無貰治子釋文亦無王元亮纂例諸表而顧千里所舉卷三卷十七卷二十六卷二十八所載釋文删除不盡者此本亦同而目錄前多出議刊官職名氏一葉有龍興路儒學某某與柳贇序云刋于龍興者合則是此本卽泰定初刋本故疏義與纂例釋文別行而余志安乃合刋之唯柳

序稱廉訪使師公而議刊廉訪使乃是朶州禿豈師唱於前而朶爲後任與此本雖不能無誤而足以訂正余本者不下數百字孫氏當日竟未見此本亦一缺事也又余收得日本人校本一通以孫氏刊本硃識其上其所出疏義多與此本合而所校釋文異同尤多則不知竟出何本豈泰定所刊釋文日本別有傳錄與

議刊唐律疏義官職名氏

廉訪司官

中奉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朶州禿

奉政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事岳出

謀

管勾承發架閣庫照磨程志通

儒學提舉司官

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贇

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高若鳳

龍興路儒學教授李鼎孫

學正李時　董正刋成

又按余志安元本楓山官庫亦有之

貞觀政要十卷　古抄本

舊影寫本狩古望之求古樓所載前二卷末有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既訖云云有永久建久建保嘉祿建長等名記與森立之訪古志所載首一部合每半葉七行行十七字字體精妙神似唐人寫經之筆原本當是卷子影寫改爲摺本然首無吳兢表文猶不免有脫漏也其第三卷以下每卷後有文化六年六月等日齋中寫勾勘案第末卷有又文化十二年十月上

澣寄與興田箕山生之記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而森立之顧未言及此書以戈直注本照之非唯字句多有不同卽篇第亦有增減移易戈氏自序云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知是皆爲戈氏所亂久矣今全錄其題識以與森氏訪古志相證驗又錄篇第異同於其下使讀者知其崖略若夫字句之差互則屢牘不能盡別爲札記焉

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

主上既訖　正三位行宮内卿兼式部大輔播
磨權守藤原朝臣永範
永久三年仲春二十五日點訖 合證本等又加自點秘本也
良兼
建久第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詣三品李部大卿
書閣讀合畢有秘説等　匠作員外少尹藤孝範
建保第四年夷則二十五日受嚴訓訖
文章得業生經範
嘉祿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合　二條院御本幷

八條左相府證本畢　刑部權少[illegible]

建長三年二月十日以家說授茂才明範既訖

三品李部大卿經範

建長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家說授小男淳範既訖

三品吏部大卿經範

貞觀政要古抄本次第

第一卷

貞觀政要序　標題作弘文館戈本作修文館

君道第一　戈本題論君道一以下每題多有論字　此篇次第同

政體篇第二古本十八章戈本題十三章而有十四章

第十一章戈本無

貞觀八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我所居殿即是隋文帝所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匠多不見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處多今爲改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魏徵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治皮令大則薄令

小則厚理民亦復如此由是魏徵之理臣今量之陛下爲理四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理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足

第十二章戈本無

貞觀八年太宗謂羣臣曰爲理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異焉朕與公等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盛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煬帝纂業之初天

下隆盛弃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為
强大志意既盈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於
朕葉護可汗亦太强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
失道怙通以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
叛親離覆基絕嗣朕不能遠纂堯舜禹湯之
德目睹此輩何得不誡懼乎公等輔朕功績
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獲長世並宜勉力有
不是事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侍中
魏徵對曰陛下弘至理以安天下功已成矣

然每覩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愼無以加此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厲足使懦夫立節

第十三章 戈本無

太宗問拓跋使人曰拓跋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人舊有四萬餘人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害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笑胡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

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
好樂無度荒廢庶政長夜忘返所行如此豈
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足爲可
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
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
此者近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
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第十四章戈本無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爲帝王者必須愼

其所與只如鷹犬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即至如此等也恆敗人正邪佞忠直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侍中魏徵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寡人所好與古帝王同否髡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其三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唯有一事不同者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有西施毛嬙奇味即龍

肝豹胎善馬則有飛兎緑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厨膳後宮外廏今亦備具王以爲今之無賢知前世之賢得與王相見以否太宗深然之

第十五章 戈本無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月令是早晩有侍中魏徵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促爲化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不魏徵又曰秦漢以來聖王依月令事多若

一依月令者亦未有促古者設教勸人爲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皆然太宗又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何因不行月令徵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尚書云敬授民時呂不韋只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於秦代太宗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卽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使公等數人何因理政猶不及文景徵又曰陛下留心於理委任臣等逾

於古人直由臣等庸短不能稱陛下委寄欲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比聖德徵曰自古人君初爲理也皆欲比隆堯舜至於天下既安不能終其善人臣初被任也亦欲盡心竭力及居富貴即欲全官爵若遂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道哉太宗曰論至理誠如公此語

第十八章 戈本無

貞觀三年上謂房玄齡曰古人善爲國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身不正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以舜誡禹曰隣哉隣哉周公誡成王曰其明其明此皆言慎其所習近也朕比歲臨朝視事及園苑閒遊賞皆召魏徵虞世南侍從或與謀議政事講論經典旣常聞啟沃非直於身有益在於社稷亦可謂久安之道

第二卷

任賢第三　凡八章弋本同

求諫第四　凡八章弋本十一章移納諫篇三章於此篇作第四第六第七章

納諫第五　凡十章弋本亦十章

第二章　弋本移入求諫篇爲第四章

第四章　弋本移入求諫篇爲第六章

第五章　弋本移入求諫篇爲第七章　古本原爲二章弋本云舊本此與前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而此古本原是二章

按此篇弋本移出三章而又别采太宗事跡

增入三章太宗有駿馬一條貞觀七年幸九成宮一條貞觀八年謂長孫無忌一條

又按此下弋本增入直諫一篇凡十章皆古本所無但於直諫下標一附字而不增題第六是此書爲後人所亂之確據

第三卷

君臣鑒戒第六 凡四章弋本七章

按此篇弋本第一章第二章皆古本所無其第五章魏徵上疏云云是此本禮樂篇文

論擇官第七 凡十章戈本十一章無論字

第四章 戈本移爲第二章

第七章 戈本分治書侍御史以下別爲一章而增貞觀十一年五字

第八章 戈本於朕聞下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卽是太平之運也二十五字

第九章 戈本於賞不遺踈遠上增一百三十二字

論封建第八 古本戈本篇第同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戈本亦四章

第一章　戈本分御史馬周以下別爲一章

第二章　戈本於或至亂國下增入三十六字
又於發病而死下增入二十四字

第四章　貞觀中皇子年少者云云戈本移入
教誡篇末

論尊師傅第十　古本戈本並六章戈本作尊敬
師傅

第五章　戈本于是故周儲上增入七十一字

教誡太子諸王第十一　凡六章戈本七章教上
有論字

第四章　戈本于覆亡非一下增入三十七字
又于信非虛說下增入三十四字

第六章　戈本移定分篇末章於此章下爲第
七章

規諫太子第十二　凡五章戈本四章

第四章戈本合上第三共爲一章又於人面獸心之徒下增入十六字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第二章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云云戈本移入辨興亡

第五章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云云戈本移入辨興亡

第六章乃可存其性命下戈本有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天下幸甚十四字

論忠義第十四凡十二章戈本題十五章核之只十四章

第一章太宗聞而嘉之下此本有曰於生死之間甚衆義備矣如此此則彼尋行數里矯事談議者徙自以爲人何逮於此也戈本無此三十四字

第四章 忠臣烈士何代無之下弋本增入九十八字

第五章 弋本於此章下別采貞觀八年桂州都督一條爲第六章古本無之

第八章 弋本移入政體篇

第十二章 尋擢弘文館學士下弋本於此截斷而以赦令篇之第七章移於此下爲第十三章又於太宗攻遼東上增貞觀十九年五字別題爲第十四章

論孝友第十五 凡三章弋本五章

第一章 虞世南以下弋本別爲一章是也此本誤連

第二章 王元軌以下弋本別爲一章是也此本誤連

論公平第十六 凡六章弋本八章

第四章 戈本無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日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民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高髻是宮中所化也觀此人心必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稱其意耳事既訕謗當須論罪魏徵進曰賈誼當文帝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宗曰朕初欲責此人但已許進直言若責之則於後誰敢言者賜絹二十疋令歸

第五章 戈本爲第七章

論悔過第廿四 凡五章戈本四章

第二章 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下有此殿在內處所寬閒參奉往來實爲穩近但十七字戈本無

第三章 戈本無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等曰齊文宣何如人

君魏徵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卽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朕遂煞之文宣帝雖復顛狂尚能容忍此一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卽可煞之

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無所及宜復其故官蔭

論奢縱第廿五 凡四章戈本一章

第一章 戈本移入辯興亡篇

第二章 戈本無

貞觀七年太宗授郭孝恪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人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夜往掩襲其城破之虜其王龍突騎發太宗謂侍臣曰計八月中旬孝恪發去二十日應到必以

二十二日破焉耆當馳使報朕計其行程今日應有好消息言未訖而騎至云孝恪已破焉耆太宗悅及征龜茲以孝恪爲崑山道副大總管破其都城留孝恪守之餘軍分道别進域中未賓孝恪因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外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私與城内降胡相知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

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為胡矢所中而死孝恪性奢侈家之僕妾以及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榻器皆飾以金玉仍以金床華帳充具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尒社尒一無所受太宗聞之乃曰二將何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為寇虜所屠可謂自招伊咎耳

第三章　戈本移入辨興亡

第四章　明王聖主下戈本增入十三字禍亂不作者也下此本有臣愚頃聞京師營送供奉器物頗多糜費百姓或有怨嗟之言二十四字戈本無而別增二百七十一字

下接陛下少處人間又至不可不誠也戈本
增二百九十七字

論貪鄙第廿六　凡七章戈本六章

第四章　戈本無

貞觀四年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
解任殿庭自陳幕府舊左右實不貪濁太宗
矜之使舍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我極哀
矜爾爾取他錢物祇應爲貪今賜爾絹一百
疋還向任所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而諫曰相
壽貪濁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

之罪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使引相壽於前親謂之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旣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左右以爲爾若得重任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今旣以左右所言者爲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且放爾歸乃賜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第七卷

崇儒學第廿七 凡二章戈本六章

第一章 戈本截貞觀二年以下爲第二章又於徵天下儒士下增入字又截太宗幸國學以下爲第三章又截十四年下增貞觀二字爲第四章

第二章 戈本截太宗嘗謂中書以下爲六章

論文史第廿八

第二章 戈本無尙書左僕射以下十一行

尙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伯藥孔穎達侍郎岑文

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舍人許敬宗等以貞
觀十年撰成周齊梁陳隋等五代史奏上太
宗勞之曰良史善惡必書足爲懲勸秦始皇
奢侈無度志在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
口隋煬帝志在隱惡雖曰好學招集天下學
士全不禮待竟不能修得歷代一史數百年
事殆將泯絕朕今欲見近代人主善惡以爲
身誡故令公等修之遂能成五代之史深副
朕懷極可嘉尚於是進級班次各有差降

論禮樂第廿九　凡十章戈本十二章戈本無論字

第三章　戈本截禮部尙書以下別爲第四章

第四章　戈本截禮部尙書王珪以下爲第六章

第八章　貞觀十四年云云戈本移入鑒誡篇

第八卷

務農第卅　禁末作附　凡五章戈本四章無禁末作附四字

第三章　戈本無

貞觀四年太宗謂諸州考使曰國以人爲本

人以食爲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

致也故就别院種三數畝禾時自鋤其稊莠纔得半畝即苦疲乏以此思之勞可知矣農夫實甚辛苦頃聞關東及諸處粟兩錢半價米四錢價深慮無識之人見米賤遂惰農自安儻遇水旱即受飢餓卿等至州日每縣時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業若此勸農不如不去

論刑法第卅一 凡九章戈本八章無論字

第一章 戈本無

貞觀元年詔以犯大辟罪者令斷其右趾因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意不忍爲諫議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爲輕罪今陛下矜死之多故設斷趾之法損一足以全其大命於犯者甚益矣且見之足爲懲

侍中陳叔達又曰古之肉刑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

第四章 自蘊古始也下戈本多三十三字

論赦令第卅二　凡七章戈本四章

第二章　戈本移入慎所好篇

第六章　戈本移入儉約篇

第七章　戈本移入忠義篇

論貢獻第卅三　凡五章戈本同獻作賦

按戈本此篇後有辨興亡一篇凡五章其第一章以此本仁義第二章移入第二章以此本奢縱篇第一章移入第三章以此仁義篇第五章移入第四章古本無第五章以此本

奢縱篇第二章移入

第九卷

議征伐第卅四　凡十三章戈本同此篇據原校與南本多有增減別詳雜記

議安邊第卅五　凡二章戈本同

第十卷

論行幸第卅六　凡三章戈本四章

此篇後戈本有貞觀十二年云云一章爲第四章古本無

論田獵第卅七　凡四章戈本五章

戈本於第二章下增入貞觀十二年太宗幸

同州一條爲第三章

論祥瑞第卅八一本戈本合下災害爲災祥一篇

第一章戈本以此條爲災祥第一條

論災異第卅九凡三章戈本合前條題爲災祥共四章各抄本皆作災異惟安元抄本目錄作災害

論愼終第卅凡七章戈本同

第一章戈本爲第二章

第二章戈本爲第一章而於太宗謂侍幸臣也下多十七字

第三章戈本於房玄齡曰下多四十二字又於天下大治下多九字又於遠勝古也下多八字

第四章戈本於天下無憂不理也下多六字

貞觀政要十卷影舊抄本

此本影文化六年鈔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與狩谷藏本第三卷以下皆同首有吳兢上貞觀政要表而無吳兢貞觀政要序其第二卷後有建保嘉祿貞應安貞嘉禎仁治弘長永仁永祿等年管氏歷世題記每卷後均有文化六年六月等日寫記有案字押森立之稱爲藤長親卿花押此本即影寫長親卿手書本者蓋原本卷軸改爲冊子也立之又云以玉海所載目錄

及元戈直本校之體式大異蓋其國博士家所傳唐時眞本其言當不誣末卷有文化十二年興田吉從一跋言此書甚悉第一卷第四卷第七卷有不忍文庫温故堂文庫印皆日本收藏名家也

上貞觀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嘗見朝野士庶有論及國家政教者咸云若以陛下之聖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則不暇遠求上古之術以必致太平之業故知

天下之蒼生所望於陛下者誠亦厚矣易曰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聖德所感可謂深矣
竊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曠古而求未有
如此之盛者也雖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
武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於用賢納諫之美
垂代立教之規可以引闡大猷增崇至道者並
煥乎國籍作鑒來葉微臣以早居史職莫不成
誦在心其有委質策名立功樹德正詞鯁議志
在匡君者亦隨事載錄用備勸誡撰一帙十卷

合四十篇仍以貞觀政要爲目謹隨表奉進望
紓天鑒擇善而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易不云
乎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伏願行之而有
恆思之而無倦則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昔殷湯不如堯舜伊尹恥之陛下儻不脩祖業
微臣亦恥之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廷止又云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此誠欽奉祖先之義也伏惟
陛下念之哉則萬方幸甚不勝誠懇之至謹詣
明福門奉表以聞謹言

本云以下諸條在第二卷末

王自校衆本勘本文擇善合點了

三品李部員外大卿菅判

建保四年五月十一日授男著作郎長貞了

大府卿菅爲了

嘉祿元年八月九日假于條前殿下且讀判

貞應三年閏餘七月廿六日授男長成了

李部大卿判

安貞二年四月二日授男高長了

大府卿判

嘉禎四年五月一日授少子長明孫家長等了

李部大卿判

仁治三年七月廿八日侍當今皇帝御讀

大藏卿兼式部大輔判

弘長二年三月二日授愚息清長了

李部大卿判

永仁五年十二月五日以家說重授正修上人了

從二位菅清長了

永仁七年三月十日以說授小童摩尼殊丸了

生年十二

歳明玄判

永祿三年四月終書功了

李部大卿菅長雅

文化六年六月十九二十兩日寫功了

案

同年七月十日寓直之暇一挍了

昨日大風甚

自辰到酉

貞觀政要十卷菅原氏所傳而從三位勘解由

長官菅原長親卿所親寫也初吉從獲元德年

中菅氏文章得業生款狀於觀智院住實僧都

愛藏之長親卿一見奇之介藤原以文而求之
吉從深欽卿慕其祖之意割愛奉呈焉卿大喜
辱手書且賜以此書事詳於其書牘中蓋政要
之爲書坊間所刻者係於戈直所注縉紳學士
家雖間有傳之者衍錯脫誤大紊其眞此編乃
菅氏奕世所傳而出於參議爲長卿所授也卷
首載吳兢上表蓋兢表獨載於國字譯本而其
佗則未嘗見存之者況菅氏之令孫所親寫而
校訂政要之眞舍此編吾安適從焉吉從獲之

貞觀政要十卷舊抄本

此本係文政元年阿波介藤原以文以其國諸古本及戈本合校者篇首載其國古墨筆凡十三通又硃筆二通一爲永本一爲江本又載漢本吳書題識吳書卷子反面書也其本有政要表而　政要序表後有景龍三年正月　日衞尉少卿兼脩國史館崇文館學士臣吳兢等上表爲各本所無按吳兢本傳其書實成於神龍中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亦云然則此景龍當

爲神龍之誤而據其自序提要考在開元八年以後亦至確莫詳其乖異之由也此本每卷有松田本生印又有向山黃村印余從黃村得此本而日本古本異同皆彙集無遺擬歸而刻之久無應者今以阿波介藤合校諸本列左

古本校合凡例

八條左府本　二條院御點本　管本

或本　南家本　異本

古本　一本　摺本

イ本　才本　家本

自本

永本 長雅卿親寫本有永[illegible]三年之奥書故稱永本今爲五條家藏本

江家本 原本卷子本有匡衡朝臣奥書故稱江本

江家本奥書如左

本云

以累代秘說本奉授

聖上了尤可秘藏也

寛弘三年三月五日　吏部大卿江判

朱云

寛弘九年閏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挍

了　　江匡衡

此一卷以江家舊卷卷子本有匡衡奥書傳寫本挍正訖

稱江本者是也餘卷今逸惜哉

以源容所元寛挍本再挍訖此本有多福文庫印元和活版也

以清國嘉慶戊午重鐫掃葉山房刻本再訂訖

所稱清本是也

文政元年八月一日　阿波介藤原以文

不啻十朋之龜乃十襲寶藏以貽之永世焉長
親卿手書別藏於家宜併考卿稱清岡學業富
贍最能文章嘗聞卿常侍讀於　皇太子頗有
啟沃之功云實菅廟三十一世之孫也文化十
二年乙亥正月與田吉從謹識

桂林風土記一卷舊鈔本

唐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此爲洪武沈氏本卽曝書亭集所稱謝在杭傳錄本也首有休符自序目錄舜祠起張鷟止凡四十四條觀其次第似已爲完本疑後人合并非有缺佚惟蒼梧火山有錄無書宜州龍開江與宜州龍探木合爲一條又據明一統志載獨秀山有張固詩一首此獨秀山條不載是不免有脫漏是書展轉傳錄譌誤甚多首有張載華收藏印引

據他本互校頗多是正而齟齬不可通者仍不免迺據唐書寰宇記曹學銓名勝志諸書校改略可以讀其所不知仍從蓋闕未知海內尚有善本否也

太平寰宇記殘本 宋刻本 刻入古逸叢書

此書太平寰宇記中土宋刊本久不存　四庫著錄據浙江汪氏所進鈔本闕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凡七卷而乾嘉閒江西萬氏樂氏兩刊本更鈌河南道第四一卷攷曝書亭所見泚北書庫本亦鈌河南道第四則審鈌八卷矣余於森立之訪古志見有此書宋槧殘本藏楓山官庫意或有足以補中士所佚者因託修史館監事巖谷修探之並告知星使黎公行咨於其太

政大臣借之以出計原書凡二十五冊爲蝴蝶裝其存者不及半焉乃以近刻本校一過其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八一百十四尾缺湘鄉以下五縣則重刊之古逸叢書中並刊其卷首一表雖尙佚其二卷有半江南道第四一卷一百十九一卷一百十四尾數葉未爲完書亦足以慰好古之懷矣世傳岣嶁禹碑始自宋何致一多有疑其僞造者今按此書於潭州下引庾仲雍湘州記云夏禹刻石書名在山之上而不敢質言之則樂氏初不見此碑審矣又錢竹汀

養新錄稱元史地理志於郴州之郴陽縣云舊
敦化至元十三年改今名疑敦字犯宋諱湖南
爲宋土不得有敦化縣因據輿地紀勝引寰宇
記爲晉天福初所改漢初復舊以訂其誤今此
書與紀勝恐合其他所引逸書逸事不遑縷述
固非後人所得臆補者也至江西兩刻本皆據
傳鈔及活字本入木互有脫誤而萬氏本臆改
尤甚世有好事君子因此所存殘本以正江西
兩刻又以兩刻互校而一一考樂氏所引原書

雖未必盡復舊觀亦庶幾十得八九若陳氏蘭森臆補之卷固無論焉光緒癸未九月記

附宋刊原本存佚卷數

序目錄全　一卷全　二卷全　三卷存前十三葉　四卷缺

五卷存十四十五兩葉　六卷存校勘一葉　七卷全　八卷全　九卷全　十卷存前九葉　十一卷缺　十二卷存一至五又存第七一葉　十三至三十六并缺　三十七存前九葉　三十八至四十三并缺　四十四存七葉　四十五　四十六并缺　四十七第四葉以下存　四十八存前三葉　四十九缺　五十存第十三一葉　五十

一至七十一并缺七十二存第二第五六四葉第四七十三至
七十六并缺七十七第三葉以下存七十八缺第一葉七七十
九至八十八并缺八十九存第七第十兩葉九十存前三葉九
十一全九十二至九十五并缺九十六存前八葉九十
七九十八并缺九十九全一百全一百二全一百
三缺一百四全一百五存前九葉一百六八葉以下存一
百七全一百八全一百九全一百十存前七葉一百
十一第八葉以下存一百十二全一百十三全一百十
四存前九葉一百十五全一百十六全一百十七全

一百十八全 一百十九至一百廿三并缺 一百廿

四存十三十四兩葉 一百廿五全 一百廿六至一百三

十二并缺 一百三十三全 一百三十四全 一百三

十五全 一百三十六全 一百三十七全 一百三

十八存前六葉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并缺 一百四十

一全 一百四十二缺三四五六四葉 一百四十三存前七葉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并缺 一百四十七第三

葉以下存 一百四十八缺六七兩葉 一百四十九存前八葉 一

百五十至一百五十四并缺 一百五十五存第七第八兩

葉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并缺]一百六十一[存第七一葉]一百六十二至一百八十六[并缺]一百八十七[存前四葉]一百八十八[第七葉以下存]一百八十九[存前九葉]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三[并缺]一百九十四[第二葉以下存]一百九十五[全]一百九十六[全]一百九十七[全]一百九十八[全]一百九十九[全]二百[存前六葉]

刻成後乃知金陵書局已據樂氏祠堂本重刻校訂頗審惜乎其末見此宋殘本也

案此本日本森立之訪古志載之但云殘本不

記卷數及余借得重校乃將其全部殘葉記之
並附刊余跋語乃余歸後姚君子良刻訪古志
但見古逸叢書有補闕六卷遂改訪古志殘本
爲六卷並不詳觀余跋尾記其全書存佚若日
本只存此書六卷者豈非讀首不讀尾者乎又
訪古志載紹熙壬子黃唐刊本禮記注疏七十
卷與曲阜孔氏藏本同姚君但見通行禮記注
疏六十三卷遂悍然據改之計姚君刻訪古志
只改此二處乃皆大謬附訂於此

方輿勝覽前集四十三卷後集七卷續集二十卷拾遺一卷 宋槧本

首呂午序次祝穆自序行書序後有兩浙轉運司錄白蓋祝氏恐人翻雕故請官爲給榜初集自浙西路起至海外四州止凡四十三卷後集自淮東路淮西兩路續集自成都路起至利西路止拾遺則自臨安府至紹熙府每府州各補數條此蓋和父原本其分數次開雕者當因貲費不足隨雕隨印行非別爲起訖也每半葉大

字七行小字十四行行廿五字每卷標題新編
四六必用方輿勝覽蓋本為備四六之用也首
卷又有引用文集目亦分類載之

呂午序　嘉熙己亥

祝穆自序　嘉熙己亥

兩浙轉運司　錄白

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刊方輿勝覽
及四六寶苑事文類聚凡數書並係本宅貢士
私自編輯積歲辛勤今來雕板所費浩瀚竊恐

書市嗜利之徒輙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
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書爲名翻開攙奪致
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
合經
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給榜下
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
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
指揮
右今出牓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

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版施行
故牓
嘉熙貳年拾貳月　日牓
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
轉運副使曾　台押
福建路轉運司狀乞給牓約束所屬不得翻開上
件書版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
是編蒐獵名賢記序詩文及史傳碑官雜說殆
數千篇若非表而出之亦幾明珠之暗投今取

全篇分類以便檢閱其一聯片語不成章者更不贅錄蓋演而伸之則爲一部郡志總而會之則爲一部文集庶幾旁通曲暢云此本記在引用文集目之前

今將每郡事要標出卷首餘並倣此覽者切幸詳鑒

郡名　風俗　形勝　土產　山川
學館　堂院　亭臺　樓閣　軒榭
館驛　橋梁　寺觀　祠墓　古跡
名宦　人物　名賢　題詠　四六

此在前集目錄之前

今將兩淮州郡作後集刊行四蜀及兩淮新復之境見此纂輯續當鋟梓引用文目已具前集卷首更不重複仍標出每郡事要如右此在後集目錄之前

是編亦既鋟梓流布矣重惟天下奇聞壯觀見於文人才士之所紀述者浩不可窮耳目所及幸而得之則亦泰山一毫芒耳因閱羣書復抄小集附刊于後名以拾遺每州各空其紙以俟博雅君子續自筆入或因鬻書者錄以見寄使

足成此一奇書蓋所深望云此在拾遺目錄之前

方輿勝覽七十卷宋槧本

首呂午序次祝穆自序楷書通編爲七十卷不復分前後續拾遺名目標題亦去其四六必用四字又去其每集告白字體校原本稍大行款雖同小字則每行廿三字歸安陸氏藏字多減畫蓋麻沙坊本也此本與此同本標題於浙西之嚴州改稱建德府浙東路之溫州改稱瑞安府廣西路之宜州改稱慶遠府夔州路之忠州改稱咸淳府按和父自序書成于嘉熙己亥而改嚴溫宜

忠等州爲府在咸淳元年相去三十六年其爲後人改編可知書中亦多所增添非祝氏之舊然其所增亦皆據方志舊記編入猶有知識者所爲不似坊賈之羼亂妄作故亦可貴余按此書元明以下均未重鐫故箸錄家只有宋本恐再延數世歸于泯滅余乃得兩宋本惜無好事者重雕焉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宋藏經刊本

明吳琯古今逸史有刊本　四庫據以入錄其第十一卷僧伽羅國下有明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見國王阿烈苦奈兒事此校者之語吳氏誤連入正文想吳氏所得必傳鈔本故有斯誤其實此書明南北藏本皆有之皆不附鄭和事此本爲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資福寺刊本在轉字號首題大唐西域記次行題尙書左僕射燕國公製不署張說名宋元高麗藏本皆無之明藏本始補名序

後題大唐西域記卷第一又下行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又下行題大揔持沙門辯機撰再下一行題三十四國再下三十四國之目再下爲總序末有辯機後序蓋玄奘奉詔譯此書而辯機但排纂潤色之也故晁公武讀書志謂玄奘撰者以此通志略分玄奘辯機爲二書則大謬矣讀書志又載有玄奘自序則據其目錄後總序而言非本有而脫之也唯余於日本三緣山所見高麗藏本前有祕書著作佐郎敬播序

則宋元明藏及日本古活字本皆無之至明藏
本之脫誤不下數百言而吳琯本更不足道矣
別詳札記今附敬播序于左

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
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
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
其來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
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

書博望鑿空徒寘懷於印竹昆明道閉謬肆力
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鬱𠵃妙於千載夢彰佩
日祕神光於萬里曁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
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凉臺寧極鷲峯之
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閹豎乘權潰東京而鼎
峙毋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
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邦之絕遠哉
然而釣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
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眞如之旨有隨一統寔務

恢疆尚且睠西海而咨嗟望東雒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鶩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攙搶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之墟總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莫履長懷眞迹仰鹿野而翹心褰裳

淨境實惟素蓄會淯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閒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羣疑於性海啟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眾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

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贐歡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羣爾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槧已詳油素名爲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異有補於遺闕祕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爾

四庫提要以每卷之末附有釋音疑爲後人所

加余所見惟古鈔卷子本無之凡宋元藏本皆有釋音余在日本曾得鈔本隨函錄三十卷後晉釋可洪撰宋人刻藏經分載入之

此本第一第六兩卷原缺日本元祿九年(當康熙三十五年)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重脩整此書乃從別本影鈔此二卷補之亦同宋本也(日本所藏宋本不一部)此二卷末幷有三城國綴喜薪村又有靈瑞山酬恩菴沙門宗桂書寫之記

余在日本森立之出狩谷望之所製古書帙一

眞係用竹籤以絲排連如小簾外數以巾可方可圓不同今之函套謂古者卷軸以此束之故有數卷共一帙十餘卷共一帙者後見白氏文集目錄亦標第幾帙今見敬播序云一秩十二卷益恍然矣又經典釋文亦云合爲三秩三十卷

釋迦方誌三卷 南宋藏本

唐釋道宣撰道宣以佛土事迹傳錄差互迺作是書凡八篇一封疆二統攝三中邊四遺迹五遊履六通局七時住八教相其書與大唐西域記相表裏元奘詳其所歷之國此則詳佛教所統攝之國亦多計東西道里眉目粲然可以披覽遡來五印度迤北爲同邦所據迤南爲英吉利所攝而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亦近在耳目之前以此志校之皆可按圖而稽然則以此志

當五印度古方誌可也

釋迦方誌序　唐終南太一山釋道宣撰

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淳風洽而澆俗改文德修而武功暢故使青丘丹穴之候並入提封龍砂鳥塞之區聿遵聲教膜拜稽首顯朝宗之羽儀輸賧奉贄表懷柔之盛德然則八荒內外前史具書五竺方維由來罕述豈非時也雖復周穆西狩止屆崑丘舜禹南巡不踰滄海秦皇畫野近袌臨洮漢武封疆開闢鐵路厥

斯以降遐討未詳所以崆峒問道局在酒泉之地崑崙謁聖實唯玉門之側至於弱水洞庭三危九隴蕉然龍勒沙障黎河具歷夏書咸圖雍部及博望之尋河也創聞大夏之名軒皇之遊夢也初迹華胥之國貳師之伐大宛定遠之開鐵門由余入秦日磾仕漢聲榮覆於葱嶺帝德亘於耆山赫奕皇華其徒繁矣而方士所記人物所宜風俗之沿革山川之卓詭陳之油素略無可紀豈不以經途遼遠遊詣之者希乎以

事討論縱有傳說皆祖行人信非躬覩相從
競虛爲實錄何以知其然耶故積石河源西瞻
赤縣崑崙天柱東顧神州鳴砂以外咸稱胡國
安用遠籌空傳緘牘是知身毒之訪重譯臻焉
神異等傳斷可知矣自佛教東傳榮光燭漢政
流十代年將六百輶軒繼接備盡觀方百有餘
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
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覆尋斯致
宗歸譯人昔隋代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

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
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朝鮮國大典通編六卷 朝鮮刊本

乾隆五十年其國寄臣金致仁奉教纂輯先是明成化五年甯城府院君崔恒等奉教撰經國大典至乾隆九年議政府領議政金在魯等又奉教爲續大典至是致仁等以經國大典續大典合部而增補續典復受教及見行法例通爲一編其書以吏戶禮兵刑工分爲六編略如唐會要凡其國之典章制度皆在焉詳而有體簡而有要攷朝鮮之政治得失此其總匯焉

國王序[illegible]

大典通編凡例

李福源序

金致仁纂輯銜名

金致仁等進大典通編箋乾隆五十年

徐居仁經國大典序成化五年

崔恒進經國大典箋

國王英廟題續大典二首

元景夏續大典序

金在魯等進續大典箋 乾隆九年

大明律例附解十二卷

邗江書院刊本首載洪武七年劉惟謙表次洪武十八年御製大誥次大誥續編三編次二十年大誥武臣序次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刑部尚書顧祥等重修問刑條例題稿據洪武律并爲十二卷而加疏解者自弘治十三年至嘉靖二十九年問刑條例皆附載入亦可以考見有明一代刑法之制矣

東國史略六卷　朝鮮古刻本成都楊氏重刻

此書有二種一爲國別體十二卷仿戰國策一爲編年體六卷仿左氏春秋即此本也二本皆不箸撰人名而其中皆有史臣論斷文語略同國別本題菁川柳希齡編註又閒引金富軾論說此本則無之是此本當爲明初李成桂朝其國史臣所爲柳希齡本則又從此本改編者也

此書自新羅百濟以前所紀檀君箕子衛滿三韓高句麗等皆寥寥數簡竊意朝鮮自古爲文

明之國彼土冊府必多逸聞逸事出於中土史書之外者今簡略乃爾此　四庫提要所謂詳略不盡合體要者也然觀其序李成桂易代之際若鄭夢周李穡金震陽皆以忠義許之則知所紀皆實錄其書本名史略固亦不必以詳贍律之唯國別本論說稍多而序事或反少顛末注亦無甚發明固不如此本尙爲質實也方今朝鮮爲我外藩最要之區域俄人俯瞰於北日本垂涎於東英法各國又皆與之互市立約幾

戎蜂擁之勢則欲保我邊陲尤宜詳其立國本末而資我籌策此袠初大令所爲亟謀刻此書之意固不徒侈見聞爲考列史外傳之助也
此書有明萬歷丁巳刻本易其款式頗有訛字又改稱朝鮮史略是以後來之國稱蒙屢代之名矣

懲毖錄四卷 日本元祿八年刻本

朝鮮宰臣柳成龍撰明萬歷壬辰日本平秀吉發兵擾朝鮮浹旬之間八道幾盡成龍身當其閒至戊戌亂後乃追爲此錄按武備志稱柳成龍李德馨惑李昖平壤錄亦直斥爲倭臣而此書自序則稱報國無狀深自悔責似非小人之口所有按朝野別錄見征韓偉略稱經筵官李珥啟李昖養兵以備緩急柳成龍非之其後日本兵至遂至瓦解及平壤破後又自任前迎明師亦

未免避難就易則謂之爲佞似非無因又以沈
惟敬有膽略於其死也深致惋惜尤少知人之
明但成龍本以文臣當此艱鉅雖未能荷戈以
衞社稷而忍辱含垢委曲求全如跪李如松之
類其情可諒其心可原故日本人所爲征韓偉
略大半以此書爲藍本知其實錄爲多不盡出
事後掩飾者矣書首有日本人貝原篤信序亦
論事有識不爲夸張語并錄之于原序之後
懲毖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者往往亦

記所以本其始也嗚呼壬辰之禍慘矣浹旬之間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天也亦由祖宗仁厚之澤固結於民而思藻之心未已聖上事大之誠感動皇極而存邢之師屢出不然則殆矣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此懲毖錄所以作也若余者以無似受國重任於流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顚不扶罪死無赦尙視息田畝間苟延性命豈非寬典憂悸稍定每念前日事未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閑中粗述其耳目

所逮者自壬辰至戊戌總若干言因以狀啟疏文移及雜錄附其後雖無可觀者亦皆當日事迹故不能去旣以寓畎畝惓惓願忠之意又以著愚臣報國無狀之罪云

傳曰用兵有五曰義兵曰應兵曰貪兵曰驕兵曰忿兵五之中義兵與應兵君子之所用也傳又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則必危好與忘二者可以不戒乎哉曩昔豐臣氏之伐朝鮮也可謂貪兵兼驕與忿不可爲義兵又非

不得已而用之者所謂好戰者也是天道之所惡其終亡者固其所也韓人之脆弱而速敗瓦解土崩者由教養無素守禦失道故不能用應兵是所謂忘戰者也嗚呼朝鮮之國勢危殆而幾亡者職此而已宜哉柳相國之作懲毖錄也是觀前車而戒後車之意也此書記事簡要爲辭質直非世之箸書者誇多鬭靡之比談朝鮮戰伐之事者可以是爲的據其他如朝鮮征伐記雖書以國字亦足以爲佐證二書豈可稱實

錄也予近者偶客乎京師書坊之輩刊此書於梓旣成屬序於予予美此書之布行於世故本茲編之所由作而論箸之者如是只恐見笑於大方之家已矣元祿乙亥芒種後學筑前州貝原篤信序

史質一百卷 明刊本

明王洙撰有嘉靖庚戌秦鳴夏序蓋爲刪宋史而作其書多立名目自我作古如不稱本紀而稱天王以爲法春秋迂固之甚既有直臣忠義卓行等傳又有君子傳既有權奸佞倖等傳又有小人傳甚至分烈女烈娥烈婦節婦義姑貞妾義婦爲七門既立江南降臣傳而何以又不入徐鉉既立小校傳而何以又遺施全以道統傳殿於十五志之後而錄邵康節於朱子門人

中此何殊瞑目道黑白乎末一卷爲觀心亭記
敬一箴圜丘詔書直不知有史法以此而訾議
宋史可乎秦鳴夏序稱其蚤遡邱園未位通顯
然則鄉僻村夫而欲筆削一代遂至災及棗梨
本不足辨因此書 四庫存目中未載之恐此
閒有以逸書相詫者故駁之如此

華夷譯語十三冊 鈔本

明茅伯符輯首有朱之蕃序稱伯符領大鴻臚時所輯四夷攷凡山川道里風俗物產無不備具則此乃四夷攷中之一種而標目直題華夷譯語序豈轉鈔者之所爲與其書首朝鮮次琉球次日本次安南次占城次暹羅次韃靼次畏兀兒次西蕃次回回次滿剌加次女眞次百夷分天地時令花木鳥獸宮室器用人物人事身體衣服聲色珍寶飮饌文史數目干支卦名逼

用諸類或有合併則各國詳略不一也大抵皆日用習語按讀書敏求記有洪武二十一年翰林侍講火源潔華夷譯語一卷又有分類華夷譯語二卷此雖不分卷然十三冊必非一二卷能容且皇明從信錄稱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洪武十五年命侍講火源潔編類華夷譯語復取元秘史參攷自是使臣往朔漠皆得通其情是則源潔所撰僅蒙古譯語非此書審矣此書當必明四夷館中底本

爲茅氏所鈔出者今泰西之語編於寰中而環衞我　中國者或反少解其語一旦有事不慮隔閡乎此亦當今必要之書也

古鈔列仙傳二卷 古鈔本

此冊余得之小島學古家與沈汾續仙傳同裝爲一冊有養安院藏書印首題列仙傳卷上次行題漢光祿大夫劉向撰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相其格式與日本他鈔本不同當是從宋刻出也是書漢志不著錄陳振孫謂非西漢人文字誠然黃伯思疑爲東京人之所作 提要據葛洪神仙傳序稱此書爲向作抱朴子亦云然則晉時已有其本不第隋志著錄也 提要又據其

總讚引孝經援神契蛸子傳稱琴心三篇老子
傳稱作道德經上下二篇均與漢志不合余謂
不特此數端也按世說新語注引劉向列仙傳序歷
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
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四人可以多
聞博識者遐觀焉各本皆脫此序然稱七十四
人在佛經此豈西漢人口吻又文賓傳太邱鄉
人也前漢無太邱縣後漢屬沛國木羽傳鉅鹿
南和平鄉人也平字疑衍前漢南和屬廣平國後漢

改屬鉅鹿又瑕邱傳甯人也兩漢上谷郡有甯縣魏晉以下省廢據此三證似爲東漢人所作然又稱安期先生爲琅琊阜鄉人琅琊無阜鄉縣據下文兩稱阜鄉亭則知非縣名又騎龍鳴傳渾亭人也則並不著郡縣名渾亭無攷又雞文傳南郡鄘人也南郡無鄘縣案南郡有鄀都邔三縣未知是何縣之譌其爲方士所託無疑讚文文義淺近亦非通人之筆或疑即隋志之郭元祖所撰恐亦未然然自魏晉以下詞人據爲典

要何可廢也此本以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史記正義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校之亦多異同别爲札記附諸其後

又按世說注云七十二人李石續博物志及書錄解題并同葛洪神仙傳序亦云七十餘人或云七十一人誤此本只七十人或以江妃二女爲二人然亦只七十一人攷御覽三十八引列仙傳曰王母者神人也人面蓬頭髮虎爪豹尾善嘯穴居名西王母在崑崙山中又三十九卷引列仙

傳曰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中合金神丹昇天也合此恰當七十二人之數各本皆脫附載於此

續仙傳三卷 古鈔本

此本合裝於列仙傳之後上卷十六人中卷二十一人下卷八人首題朝請郎前行溧水令沈汾撰與俗本題唐溧水令者不同有自序一篇稱汾生而好道云云　四庫提要據吳淑江淮異人錄載有侍御沈汾游戲坐蜺事疑即其人以

自序證之當不誣也序又稱中和年兵火之後焚籍猶缺似汾爲唐人然下卷載有譚峭又似已及南唐疑莫能明也今以太平廣記所引凡十人條校之互有得失蓋廣記不無傳刻之差此本鈔手亦嫌草率然與俗本天淵矣

徐幹中論二卷　明嘉靖刊本

此爲明弘治壬戌吳縣黃紋原刊嘉靖乙丑青州知府四明杜思重刻每卷下又題四明薛晨子熙校正然書中有墨丁數處當是黃本原刊如是程榮漢魏叢書原于杜刻亦有空格唯序文蓋□百之一也原本百上空二字程本遂緊接蓋字至何允中重刻廣漢魏叢書則皆不缺字法象篇夫以□□之困補崩亡二字貴驗篇故債□則縱多上補極字貴言篇可以發□而步遠補幽字藝紀篇美育□材補羣字今以羣書治要校之知爲何氏臆補貴驗篇治要作故墳庫則水縱因知

補極字之妄其他所補皆不可據矣近日金山錢氏校刻此書頗稱精審而亦沿何氏所補之謬錢氏稱以程榮本校不言程榮本有空格據何本補字之故非此本存世則踪跡不可尋矣至原書本二十餘篇晁公武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尚有復三年制役二篇然曾南豐所據必校錄者亦即此本則此二篇亡佚已久唯羣書治要所錄中論十二篇其末二篇的爲復三年制役二篇之文此則唐初之本非此本所可比擬錢竹汀先生於治要尚疑是僞書抑嘗於治要

所引漢魏諸書對校知今本脫誤如此者甚多

此豈作僞者所能臆造耶附記於此

書新刻中論後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爲近古其次則

及於東漢余以得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歎

其辭氣之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

中論其辭氣論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余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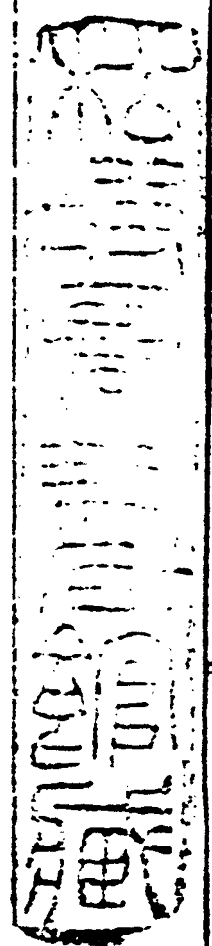
之與鹽鐵同蓋鹽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

也二書雖幸存於世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

歲同年徐君刻鹽鐵論於江陰俾余識之近黃華卿氏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余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第所恨者不得悉窺古人之製作而效法之而切肆所市率爾射利之時文求如二書蓋不可得而今乃得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余也舊學荒落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且得綴名其末其爲幸又何如也華卿名紋今爲吳庠學生觀是舉可以知其爲人矣弘治壬戌六月之望前進士姑蘇都穆書

墨子六卷 萬歷辛巳書坊刊本

按隋唐志以下墨子皆十五卷陳振孫宋濬溪所見則僅三卷蓋南渡後所合併然考明道藏本及嘉靖壬子芝城銅活字藍陽本皆仍十五卷此本又併爲六卷蓋書估之所爲卷首籤題鹿門校刻墨子全編上層有書林童思泉識語稱得宋本請茅鹿門讐校首有萬歷辛巳茅坤序稱別駕唐公得墨子原本將歸而梓之云云然則鹿門第爲唐公作序並未與校讐之役其



併爲六卷者特書賈之所爲然五十三篇皆備不似他本之缺經上經下及備城門篇其中文字異同多與道藏本合然則謂此本根源于宋槧良不誣也唯其中古字古言多爲書估所改如丌本古其字書估不識此字皆改爲亦字可笑之甚鹿門雖陋恐不至此

按墨子世少善本近日因以畢氏所校爲精核今以此書照之如所染篇行理性於染當畢校云性當爲生而不知此本原作生如此之類甚

多

又按日本寳歴七年源儀重刻此本以諸本之異同者校刊于書楣多與畢氏閤合與太平御覽所引合不惟勝此本且勝畢氏所據之道藏本惜乎源氏無卓識不刻其所引之一本而刻此合併之本令人嘆息也

莊子注疏殘本 宋刊本

郭象注唐西華道士成元英疏宋槧本原十卷缺三至六凡四卷新見義卿賜蘆文庫舊藏按新見氏藏書最富余曾見其書目森立之訪古志亦往往引之後其書散佚其孫新見旗山又從他處購還者也先是日本萬治間書坊有刊本分爲三十三卷其中多俗訛字蓋從古鈔本出日本別有舊鈔本三十三卷藏石經山房見訪古志市野光彥以道藏本校之有傳錄者校本甚略訛字仍多會星使黎公酷嗜莊子書以爲傳世無善本而成

疏又祕在道藏謀重刊之又從市上購得宋本第三卷凡二十二葉蓋卽旗山本之所佚迺議之旗山卽以其原本上木旗山則以先世手澤雖兼金不售其堅守先業可謂至篤黎公乃從旗山借宋本以西洋法影照而刻之其所缺之卷則參校坊刻本道藏本而集宋本之字以成之不惜煩費必欲爲完書可謂與元英有宿緣矣（余初以刻此書工費浩繁又集字費日力而所得古書有奇於此者勸黎公輟此議以其費刻他書而黎公堅不許）按元英之書雖名爲疏實不爲解

釋郭注而作故其書中往往直錄郭注不增一辭原書三十卷本自孤行後人多所分併有稱十二卷者（新舊唐志通志略文淵閣書目菉竹堂書目）有稱三十三卷者（郡齋讀書志玉海文獻通考世善堂書目　按此以每篇爲一卷）有稱三十卷者（書錄解題　按此與原序合）有稱二十卷者（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亦同）此本十卷與宋志合然亦合疏於注者依郭注卷第非成氏原卷如此也元英本道士於此書爲當家故於談元處頗有理致語讀者當自得之

莊子南華眞經十卷日本刊本

郭象注本此日本所刻其初刊於服元喬首有其序覆刊於千葉立之增校諸本異同于欄外其書款式近俗其中文字則大佳亦不附釋音雖未知源于何本而其不從纂圖互註及世德堂本出則斷斷矣

莊子郭注殘本三卷 古鈔卷子本

森立之訪古志云莊子舊鈔卷子本十五卷是本往歲小島學古入京時展閱一過後得傳錄雜篇庚桑第二十三外物第二十六寓言第二十七凡三卷餘卷未見又言此本就李唐舊本傳錄文字異同校之今本當據以校訂其誤者不少閒或與陸氏所依本合又按是書卷數隋志稱三十卷目一卷梁三十三卷釋文序錄三十三卷三十三篇現在書目三十三卷舊新唐

誌十卷今此本一篇爲一卷與十二條標文行殘

合蓋古本之舊裁也其爲十卷唐代併合實非

郭氏之舊立之言如此余此三卷卽小島學古

所傳錄之本也界長七寸六分幅七八分每行

十六七字不等注雙行此卷字體細瘦相其筆

意當在七八百年閒而其根源則在六朝其一

卷爲庚桑首題莊子雜篇庚桑第二十三無楚字與釋文合行下標郭象注今校之正得秋而萬寶成

寶作實與釋文所稱元嘉本合大道已行矣大作天先善

與利與作興而植蓬蒿殖作列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殺作弒趌勉聞道達耳矣勉作晚以立幷與釋文一本合庚桑子曰辭盡矣無曰字矣字越雞不能伏鵠卵雞作雞下云雞之與雞因夫吾問問作聞與元嘉本合義則反愁我已無已字夫外韄者韄作獲下同與釋文本合人見其跂跂作企道遁其分也下多成也二字出無本以下提行有生䁢也無也字與釋文一本合可散而不可散者也上可字無下多者字又適其偃焉作偃者也至禮有不入

無至字此當是因沿乃及下乃字不梁有至字則禮下無有字備志之勃

提行六者勃志也志下有者字以下四項幷有

者字道者提行唯蟲能蟲唯蟲能大唯作雖與釋文一本合是故湯以庖人庖作胞與釋文一本合介者移移

作移與釋文一本合其注文與今本異者每注腳多有

也耳等字不可悉舉將有閒也作將有閒之者

耶如此作文義始晰弗能止也作弗能正矣斯順之也

作期順之也此人發作作此要發作也若其本

分素備無本字則其死不久作則其死久矣然

然自生非有本也作欻然生耳非有根也直聚

氣也作直聚氣耳則各是其所是也也作矣若

知而後爲則知僞也作則僞矣無知字斯而謂

工乎天而作所所字是今各本皆誤則逃將安在作逃將

安之也則不復以醜在懷在作存恍惚作忽恍

又一卷題莊子雜篇第此字當在物字下外物二十六

款式與前卷同伍員流于江于作乎下句同慰

昏沈屯昏作愍此當誤莊周提行我將得邑金邑

作色斗升之水作升斗下同莫不厭若魚者厭

作㢞守鯢鮒鮒作蒲閉其厈舉舉作與旁注譽

其載焉終矜耳無終字宋元君提行且之網網

作罔下同知能作智能下同雖有至智提行去

善而自善矣作去而善而善矣旁注自字厠足

作仄足莊子曰提行噫作意厚德作厚得雖相

與爲君臣無與字故曰無日字且以豨氏且上

有爲字天之穿之下有也字不勝下有也字到

植作倒植可以休老作可以已沐注非不老也

作不沐也案成元英疏衰老之容以此而沐浴

則正文似作沐老雖然若是下旁注者字小入
所以合時作小人之所時合演門提行箋者提
行在魚下在鬼下在意下並有也字末空一行
題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其注文之異者至
人無心作無必唯變所適作唯變也矜之愈重
愈作俞所希跂者跂作企似營他人事者下有
无忿忿也四字惠之爲歡者爲作而與成疏本
合隱括也疊隱字括進之謂也無括字謂作故
閉者閉塞下有之也二字居其所能無能字亦

作恃息也作亦不息也失嘗而後不逼而作然

與上句一例

又一卷題莊子雜篇第二十七款式與前同藉

外論之下有也字非其父者也無也字是爲耆

艾下有也字子以期年耆者作以期來者按注

無以待人則作來者是人而無以先人作人也

而無以先人所以窮年下有也字言與齊不齊

也無也字故曰無言作言無言據注文則有者

是不可於不可作可於不可以不同形作不以

孔子勤作懃注同而其未嘗之言作未之言也
而不敢藎藎作遵縣其罪縣作懸可以有哀乎
可下有謂字顔成子提行聞子之言下有也字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兩乎字作何下適
下有也字據成疏則作何字是天有歷數無數
字與釋文合衆網兩提行景作影叟叟也作捜
捜與釋文一本合而非也非下有者字彼吾所
以有待耶疊以字邪作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無以字陽子居提行至於梁無於字請問其過

問作聞而睢睢盱盱睢盱聞有而字睢盱居爲韻有而字是也空一行題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其注文之異者故借外論也論下有之字三異同無同字以其耆艾無此四字無以待人人作然我竟不言也不作先與時俱也俱下有化字是不可常作是可常乎衆之所爲下有也字口所以宣心下有也字吾因天下無吾字妙善也善惡同作妙善同無也善惡三字以其死之由生耳作由私也非出有也作非有由也若

有神靈以致也靈下有也字致作故觀下文注

則故字是盱盱跋扈之貌作雎盱跋扈不疊雎

盱字無之貌二字是也疏遠下有之也二字

孫子集注十三卷　明萬歷己丑刻本

首萬歷己丑新都程涓序卷末新都黃邦彥後序卷首題孫子集注卷之一次行題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本書大字頂格注雙行小字低一格按陽湖孫氏校刻本稱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明刻本題曰注解今此題集注則知亦原於道藏又孫氏稱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出杜佑於杜牧之後今按此本魏武

注皆概問操無極問答[illegible]
皆如孫氏說又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孫云令
民二字原本脫此本有令民二字則亦黃氏所
補與孫氏校訂此書頗精核此本似不足錄但
孫本於篇題之注皆作雙行小字與本書注不
一律此則遍爲雙行體例校勝又孫本法者曲
制官道主用也杜牧注制者金鼓口口有節制
也空二字未刻按此本知爲旌旗二字其他閒
與孫本異同處寸有所長亦校孫子者所不廢

也日本寬文九年書坊以此本重刊則頗有脫葉不足觀矣

按此書自道藏本外明人重刻有朱氏所藏注解本又有此本而四庫皆不箸錄則流傳之少可知也

武經直解十二卷 明萬歷刊本

明劉寅撰凡孫子三卷吳子一卷司馬法一卷李衛公問對二卷尉繚子二卷三略一卷六韜二卷首自序次萬歷五年張居正增訂序次翁鴻業序按此書不及施氏講義之博贍而隨文解義明暢易曉故在武經中亦稱善本 四庫僅著其三略一種阮文達 四庫未收書目著其司馬法尉繚子二種知其書流傳甚罕此本日本有重刊本今只錄劉氏自序

武經直解序

洪武三十年年在丁丑太祖高皇帝（劉氏書作于洪武戊寅不得稱高皇帝此必萬歷重刊時改之）有旨俾軍官子孫講讀武書通曉者臨期試用寅觀舊註數家矛盾不一學者難於統會市肆板行者闕誤亦多雖嘗口授於人而竟不能曉達其理於是取其書刪繁撮要斷以經傳所載先儒之奧旨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格言訛舛者稽而正之脫誤者訂而增之幽微者彰而顯之傅會者辨而析之越明

年藁就又明年書成凡一十二卷一百一十四篇題曰武經直解嗚呼兵豈易言哉觀形勢審虛實出正奇定勝負凡所以禁暴弭亂安民守國鎮邊疆威四夷者無越於此也聖人於是重之故仁義忠信知勇明決兵之本也行伍部曲有節有制兵之用也其潛謀密運料敵取勝者兵之機也一徐一疾一動一靜一予一奪一文一武兵之權也不有大智其何能謀不有深謀其何能將不有良將其何能兵不有銳兵其何

能武不有武備其[illegible]能國欲存者亦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備武而守國舍是書何以
哉兵者詭道是以孫吴之流專爲詐謀司馬法
以下數書論仁義節制之兵者間亦有之在學
者推廣默識心融而意會耳雖然兵謀師律儒
者罕言譎詭變詐聖人不取仁義節制其猶大
匠之規矩準繩乎大匠能誨人以規矩準繩而
不能使之巧寅爲此書但直解經文而授人以
規矩準繩耳出奇用巧在臨時應變者自爲之

非寅所敢預言也狂斐踰僭得罪聖門誠不可免然於國家戡定禍亂之道學者修爲戰守之方亦或有所小補云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孫子書五卷 明刊本

明趙本學注本學字虛舟晉江人據俞大猷跋蓋卽大猷之師所著尚有韜鈐二編此本前有巡撫湖廣郭惟賢序巡撫湖廣梁見孟序末有都督僉事俞大猷跋據序跋此書初刻于薊遼再刻于湖湘三刻于鄖陽此卽鄖陽本也其書章節句辭蓋融貫十家注及講義直解等書而成又以史傳與此書相發者別爲引類明白曉暢誠孫子注之善本也而 四庫不著錄他家

世間亦不識蓋亡佚矣此書[illegible]不在[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

為趙注孫子其板售於書估運至上海矣

荀子二十卷 宋刊本　刻入古逸叢書

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爲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爲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爲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薲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訪之乃知爲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

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金晉臣舍知是侯家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觷矣此本仍作如響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觷嚮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薲所舉君道篇

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閒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冢田虎有荀子斷四卷久保愛有荀子增注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爲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

文中子中說十卷　日本重刊北宋小字本

前有文中子中說序序後本書題中說卷第一次行頂格題王道篇行下題阮逸注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六七字不等注雙行約三十一二字不等四周單邊十卷後有叙篇杜淹文仲子世家一篇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東皋子答陳尙書一首關子明事一首王氏家書雜錄一首卷尾有文政十年摹刊字樣精雅絕倫書中避諱弘匡敬玄徵勗等字讓愼等字不避

知爲北宋本而攷森氏訪古志載中說三種此本獨遺詢之同好無知此本之原委者亦無知此板之存亡者余遍搜書肆謹得二本想模印不廣板卽毀廢矣惜哉

齊民要術殘本三卷

北宋天聖刊本高山寺藏見存卷五卷八二卷又卷一殘葉二紙每卷題齊民要術卷第幾次行題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次列傳中篇目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雙行行二十五字竟玄通字等闕末筆按胡震亨祕冊彙函刊本即毛氏津逮本有紹興甲子葛祐之刊是書序云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板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此本通字闕筆故知是天聖官刊本也余所得係小

島佾質以高山寺本影鈔精好如宋刻今以胡刻本校之乃知胡本謬誤脫漏觸目皆是不第如錢遵王敏求記所云卷首周書日云云小字夾注改爲大書也錢謂嘉靖甲申湖湘本如是故知胡刻原于湖湘本第五卷桑栢篇胡本脫一葉此本亦完具

又按森立之訪古志稱尾張眞福寺藏有卷子本九卷只缺第三一卷亦闕宋諱與前本同知亦是原於天聖本若得此本則賈氏書爲完璧記以告後之人

又按陸氏藏書記有張紹仁據士禮居校宋本亦僅至第七卷作秦州春酒麴法一段止又有勞季言校宋本當亦是黃校本傳錄者

又按愛日精廬藏書志有黃琴六校本琴六云士禮居藏有宋本前六卷據張校本則至第七卷之半止據以校照曠閣新刊本亦從胡本出又據農桑輯要互勘而後四卷無從釐正因云後四卷脫誤本少今以此第八卷校之脫誤亦甚多余又以聚珍本王禎農書校之補脫釐誤大有裨益當出黃校

本上唯未得原刻全本照之終爲憾事
同治戊辰高州陳荔秋先生致書何小宋撫軍
薦余入崇文書局適方刻此書所據卽津逮本
賈氏自序偶脫一葉卽注其下方云原缺一葉
其有不可屬讀者則以意連綴之校此書者競
語余云余等爲此書費力不少余微哂之卽辭
不赴局吁此書宋本固不可得津逮本照曠本
非罕見乃因其所得本偶缺遂不再求他本以
補之且不照原書行式以留他日校補鹵莽如

此眞所謂刊刻之功不蔽其僭妄之罪也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宋乾道本

末有乾道二年楊州教授湯修年跋首題夢溪筆談卷第一次行題沈括存中三行低四字題故事一左右雙邊每條首行頂格次行低二字明崇禎間馬元調刋本即從此本出也無補筆談續筆談

高似孫緯略十二卷

影宋本前有嘉定乙亥似孫自序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高似孫續古集每卷有總目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書著錄家無宋本守山閣所刻據明沈士龍本據士龍跋稱以胡元瑞曹能始項穉玉李貫之諸家參互考訂始付之梓篇首缺自序一篇其第十二卷筆橐金剛石經贊漢令甲三條有目無書其末又有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四條則並目錄無之又沈

本各條中注闕者此本皆不缺其低一行別寫之處此本皆緊接上文雙行小字是書傳流既少　四庫著錄亦據沈本沈本奪誤之處不勝舉非重刊不能還似孫之舊今僅附自序一篇及所脫七條於後

緯略序

嘉定壬申春程氏準新刊尙書公演繁露成以寄　先公　先公得書晝夜看不休雖行墅中必與俱對賓客飯亦不舍似孫從旁問曰書何

爲奇古而眈覩若此　先公曰是皆吾所欲志者筆不及耳似孫晝夜之力省侍旁見聞者鈔作二卷急課筆史仍裝標成冊曉以呈　先公

先公翻閱再三且曰此書好於演繁露何人所作對曰似孫嘗聞　尊訓有所欲志而筆不及是乃夜來旋加緝錄者　先公喜曰吾志也宜增廣卷帙庶幾成書一月後甫得卷十二而

先公已捐館展卷輒墮淚然不可因此而失

傳略識其事以爲之序嗚呼後四年乙亥正月

十日似孫書

筆槖

張安世傳曰安世本持槖簪筆張晏曰槖契囊也近臣負囊簪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於首南史劉杳傳曰著紫荷槖卽安世傳所云也齊輿服志曰肩上紫袷囊名曰契橐世呼爲紫荷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通典今人用荷囊直曰

紫荷之橐蓋無二字而用之誤矣如蘇味道詩盛府題青橐祭章動繡衣徐彥伯詩思急青綸賜徂裝紫橐懸便用二事矣宋景文公詩毛脫荷囊筆塵昏寶帶金乃以荷為平聲

金剛石經贊

唐梁肅非唯文章嚴壯而於佛理高妙嘗作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石幢贊有曰二十五有之內塵相磨生滅相蕩斡流旋（集作句）轉往復無際如來憫之於是開智慧門示諸法如義俾夫卽

動而寂卽寂而照假文字以筌意一色空而觀
妙然離一切相得無住心二乘遠而不見十住
見而不辨如是信解乎難哉又曰傾沙界以施
而施有窮等山河之大而大有終唯金剛空印
永不壞滅讀金剛之法盡在是矣又有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像讚曰不形之形無形神人之
形也當法王御世有元聖曰觀音以感通之妙
用運溥博之宏應協贊無上弼成玄功神行無
方形亦丕變故此像設施于羣生此其至矣夫

此數語亦妙隋尉遲乙僧盡千手千眼觀音筆力之妙贊歎不盡若以梁贊較之猶欠筆力千鈞也

漢令甲

漢有令甲令乙者律令之次序也且如漢律其開於軍政者曰傳民曰卒更曰戍邊曰軍司空開於民事者曰出等曰羣飲曰占祖曰大逆曰鬬傷爲城且曰不行親喪不得選舉開於夫道者曰官奉曰盜金曰邊尉曰左官曰皈盜曰矢

官稱士伍曰都水治隄渠水門曰司空主水及罪隸開於國事者曰大樂曰傳置曰朝請曰僞金曰爲酒曰租銖曰平賈曰弛商賈曰小學試吏曰兵器錢毋出關令之關於軍政者曰馬復曰出牝曰若盧弩射曰天下給邊關於民事者曰箠曰櫝皈死者曰毋陳赦前事曰毋捕婦女老幼曰七歲鬭殺死關於吏道者曰功曰秩祿曰賣爵曰貽罰曰任子曰保同産曰監臨受財曰特封吳芮開於政事者曰祠曰宮衞曰犯蹕

曰議宗廟曰行馳道曰金布曰告緡曰盜鑄曰鬻鹽曰養老曰禁摘巢以漢之律令整鼜如此而班固志刑法略不該載往往見於傳注之問余因輯而彙之亦足以見漢之律令猶為寬簡也

竹宮 竹殿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祠泰畤竹宮望拜神光須宮闕名曰長安甘泉宮有竹宮杜甫詩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韋應物詩嘗陪夕月竹宮齋

每返溫泉灞陵醉此竹宮也而又有所謂竹殿焉洛陽宮殿簿曰洛陽南宮有竹殿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內有竹殿梁任昉靜思堂秋竹應詔曰竹宮豐麗於甘泉之右竹殿弘敞於神嘉之旁盧思道詩竹殿遙聞鳳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張暉詩隮險入幽林翠微含竹殿是也

甲觀畫堂

成帝紀曰帝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

宮中地主用孔生也畫堂畫九子毋如淳曰甲觀之名畫堂之名三輔黃圖曰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曰見於丙殿此其例也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室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毋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唐温庭筠生禖屏風歌玉墀暗接崑崙井井上無人金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花影繡屏銀鴨香蓊潒天上夢皈花繞叢宜男漫作後庭草不似櫻

桃千子紅如庭鈎歌則當謂九子故有其事矣

觀唐周昉輩所畫幃障多作宮禁閒嬪御小兒極其工緻往往蓋取則百斯男之義故殿曰百子殿池曰百子池錢起詩臘雪新暗百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王維詩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杜牧詩百子池頭一曲春君恩和淚溼紅塵是也

八陣圖

盛弘之荆州記曰魚復鹽井以西石磧平曠騁

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孫子曰善用兵者辟如常山之地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腹則首尾俱至東坡夢杜子美曰世人誤會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滅吳非也我意本爲蜀吳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能取蜀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

風馬牛

左氏傳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虔曰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尙書曰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遠孔穎達曰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洪龜父詩乃曰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寒草

黄氏日鈔九十七卷明刊本

明正德刊本首至元三年沈逵序序後有正德己卯孟秋書林龔氏重刊木記缺第九十二卷第九十三卷尾亦有殘缺蓋所據原本不全也乾隆間汪氏刊本即據此重翻故所缺亦同汪氏自云從元本出者誣也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刊本

明翻刊元慶元路本困學紀聞二十卷卷末題孫厚孫盛孫校正慶元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又有泰定二年陸晉之跋據閻校本閻詠序稱此本最善唯誤慶元爲應元豈閻氏有所避與其中文字亦不盡與閻校合第二卷乃命三后條閻本脫於禽獸三字第四卷管子地員條次曰五弛下各本空三格此不空第五卷猶金縢之新逆各本誤作迎第八卷陳烈條注前賢之

讀書如此各本前賢作古人義雖得通然烈於
伯厚爲前輩則作前賢是也第十卷引尸子儉
者爲獵者表虎各本儉作狩此與御覽引合第
十四卷引温彥博傳有時而餳各本作賜此與
新唐書合凡此之類必是伯厚原書非經後人
校改者

道一編六卷 明弘治二年刊本

此書 四庫箸錄在存目中稱其不箸撰人名氏因陳建學蔀通辨中有程篁墩箸道一編云云知爲程敏政作今是本篇明有敏政自序四庫本缺之耳今錄于左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攷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

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耶以今攷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奠文反身人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爲己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蔕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鵞湖三詩鈔爲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

爲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顧不攻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寻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以爲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眞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而

藏之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

書

乘除通變筭寶二卷法筭取用本末一卷續古摘奇筭法二卷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二卷 朝鮮刊本

宋楊輝撰朝鮮翻雕明洪武刊本每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五字首有楊輝自序三通乘除通變目錄題乘除通變筭寶後有洪武戊午冬至勤德書堂新刊木記卷首題筭法通變本末與總目稍異卷上次行題錢塘楊輝編集卷中省楊輝姓名題乘除通變筭寶卷下題法筭取用本末次行題錢塘楊輝史仲榮編集蓋二人之作

上乘除通變爲上中下三卷此亦編書罕見之例目錄後有古杭余氏勤德書堂刋行木記田畝比類亦上下二卷目錄後木記與筭法通變所題同卷末有宣德八年朝鮮朴或跋跋後有刋板監刻人等官銜按陸氏藏書志則共爲六卷郁氏宜稼堂叢書刋有此書六卷所據傳鈔本多殘脱宋景昌補之歸安陸氏又得毛鈔本較郁本爲完善然亦只六卷阮氏研經室外集作三卷尤誤非唯卷數行款陸氏本每葉二十二行與此不合即書之先

後次第亦殊然則二本皆爲後人所併其續古
摘奇二卷則郁陸兩本均缺上卷蓋脫佚已久
郁氏掾筭學啟蒙序知朝鮮曾有此書顧終未
傳來余乃從日本得之序後有二印與陸氏說
合而每種皆有總目則陸亦未言想亦缺也當重刋此是本以還楊氏之舊
郁氏不載楊輝自序陸氏本有序
而未載今列於左

夫六藝之設數學居其一焉昔黃帝時大夫隷
首創此藝繼得周公著九章戰國則有魏劉徽

譔海島至漢甄鸞註周髀五經唐李淳風校正諸家筭法自昔歷代名賢皆以此藝爲重迄于我宋設科取士亦以九章爲筭經之首輝所以尊尙此書留意詳解或者有云無啟蒙之術約學病之又以乘除加減爲法秤斗尺田爲問目之曰日用筭法而學者粗知加減歸倍之法而不知變通之用遂易代乘代除之術增續新條日曰乘除通變本末及見中山劉先生益譔議古根源演段鎖積有超古入神之妙其可不爲

發揚以裨後學遂集爲田畝筭法遞前共刊四
集自謂斯願滿矣一日忽有劉碧澗丘虛谷攜
諸家筭法奇題及舊刊遺忘之文求成爲集願
助工板刊行遂添摭諸家奇題與夫繕本及可
以續古法草總爲一集目之曰續古摘奇筭法
與好事者共之觀者幸勿罪其僭時德祐改元
冬至壬辰日錢塘楊輝謹識

夫筭之數起於九九制筭之法出自乘除法首
從一者則爲加爲減題式無乙者則乃折乃倍

以上加名九歸以下損名下乘並副乘除羽翼

筭家之妙學者惟知有加減歸損之術而不知

伸引變通之用金科賦曰知非難而用爲難言

不誣矣今將諸術衍盤取用標註圖草目之曰

乘除筭寶雖未盡　前賢之閫奥亦可爲後學

之梯階敬鋟梓以遠其傳咸湻甲戌夏至錢塘

楊輝序

爲田畝筭法者蓋萬物之體變段終歸於田勢

諸題用術變折皆歸於乘除中山劉先生作議

古根源序曰入則諸門出則直田蓋此義也撰
成直田演段百問信知田體變化無窮引用帶
從開方正員損益之法前古之所未聞也作術
逾遠罔究本源非探賾索隱而莫能知之輝擇
可作關鍵題問者重爲詳悉著述推廣劉君垂
訓之意五曹筭法題術有未竊當者借爲刪改
以便後學君子目之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庶
少裨汲引之梯徑云爾時歲在乙亥德祐改元
小暑節錢塘楊輝謹序

圖繪寶鑑五卷 日本舊鈔本

元夏文彥撰此書津逮所刻合明欽天監玉泉韓昂續纂者幷爲六卷坊刻又分爲八卷按元刻五卷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道光間藏海寧吳氏此本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係日本人重刻無年月字體頗古雅當是原于元刻雖易其行款而仍爲五卷之舊首楊維楨序次自序首行題圖繪寶鑑卷第一行下題吳興夏文彥士良纂補遺附于五卷之後其邊縫仍題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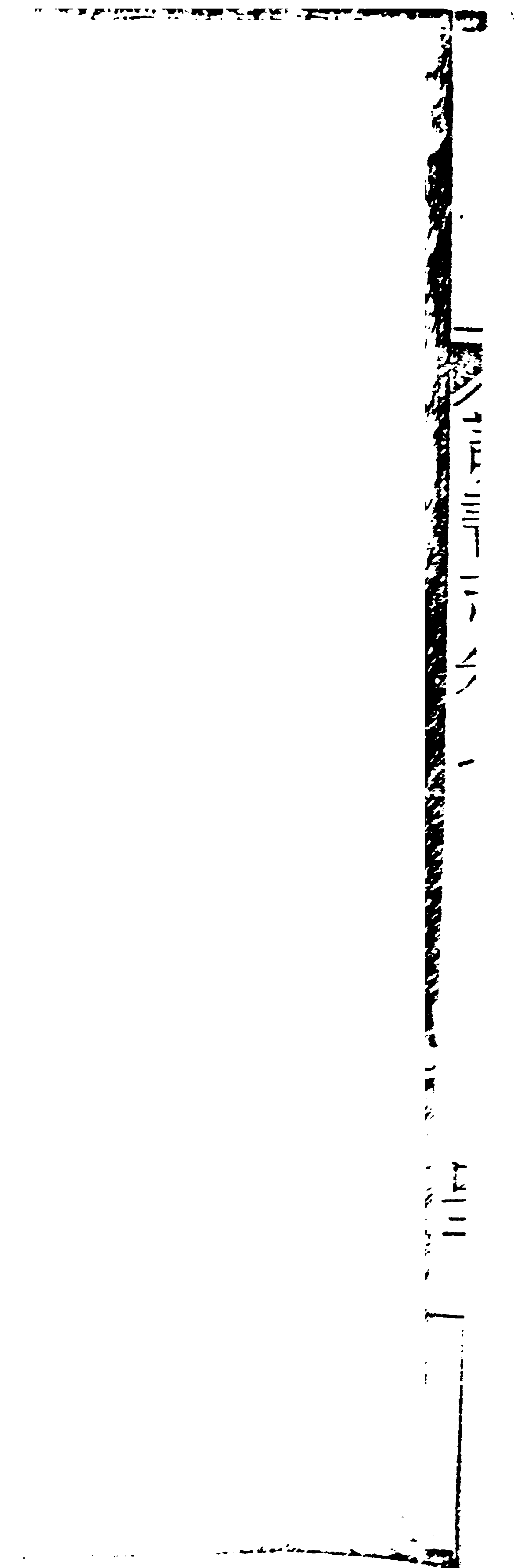
補遺之後又有續補一葉凡七人續補之後又
有增補二葉凡八人按拜經樓藏書稱津逮本
不可據而所藏元刻亦多漫漶此本雖經重寫
而無竄亂混淆之失則亦可貴也

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　明洪武九年刻本

是書三續百川學海刊本以明朱謀垔所作續編一卷爲卷十而以補遺置續編後使陶氏書中斷爲二最爲謬妄此爲洪武九年刊本首宋濂序次曹睿序次孫作南村先生傳次引用書目次九成自序次考詳次目錄凡九卷補遺一卷末有鄭眞跋卷首題書史會要卷之一次行題南村處士陶宗儀九成箸每卷之後題助刻人姓名四五人合之共數十人按宋濂溪序云

天台陶君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韜墨之家競
欲觀之以謄鈔之不易也其鍥諸梓云云則知
此書爲翰墨家合貲刊行者第九卷末題張氏
以行存管刻此卷又云補遺一卷嗣後刊行則
知補遺之刊又稍後於九卷　提要但稱作小
傳爲九卷遂疑原本以書法共爲一卷而以重
刊本之補遺別爲卷者爲朱謀垔之子統鉷所
分不知原本補遺本各爲卷孫作小傳所載未
詳言之耳

是書收能書人姓名最爲博贍可與夏文彦之圖繪寶鑑相伯仲惟前列引用書目而每條之下則不箸見何書雖陶氏意在成一家言然其中頗有隱僻之姓名不出所出終爲俗學



靈棋經一卷 古鈔本

首有序引末有上黨紫團山叟韓遷休後序首題靈棋經次題晉襄城道人法味傳晉駕部中顏幼明注御史中丞何承天箋注瑯琊王灌著卦名首卦題云大通行下卽繇辭無象曰字亦無第一一上一中一下昇騰之象乾陽得令乾天西此等字而每卦之旁以硃筆題亦曰某某二字又注天地人一二三四等字樣森立之所云王灌著卦名者也顏何二注亦頗相近而稍

詳其異同之處尤多按隋書經籍志有十二靈
棋棋卜經一卷此書用十二靈棋與所題合晁
氏讀書志始著爲二卷近世所傳劉誠意補解
本亦二卷此爲一卷尙是隋唐之遺又按太平
御覽七百二十六引異苑云晉寍康初襄城寺
法味道人傳此書則此本題爲法味所傳亦近
事實森立之跋疑此書卽法味所託不爲無見
近本有唐李遠序此本脫之而此本之首引及
後序亦爲近本所無知其根源者古也

漢留侯張良受此法于黃石公初以占行軍用
兵萬無一失至口時大中大夫東方朔以覆射
萬事皆神中口又以此卜法傳淮南王自尒秘
之莫有傳口晉大康中襄城道人法味云遇神
叟著黃皮衣以竹筒盛此經授法味自此傳于
世其卜法用版子十二枚長一寸書上中下各
四枚卜時先須清淨焚香安然後握棊子呵而
咒之曰謹口四孟諸神四季諸神十二辰上口
天地父母太上老君左日右月二十八宿四時

五行六甲陰陽天十二神地十二時某心有所

疑意有所惑沉吟猶豫請爲訣之吉當言吉凶

則言凶唯卦是從口卽擲之不可再擲再擲則

吉凶不定宋朝王涓兄弟及何承天共論此卜

法但志口心虔啟無不中凡人不言其微妙以

爲無驗故多慢之知幾者思過半矣出處殊途

取捨萬端不得以句之美惡疑脫字便爲是事皆定

至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行人得半邑人二字原本互倒

之災明夷務晴豐尙光大不可同年而語其卦

有上中下三位象易三才之義展轉窮盡都一百二十四卦皆以奇偶爲吉凶奇爲陽偶爲陰以理相推吉凶可知不觀其爻卦者專於是則善愚分矣或有詞理相會者宜詳其趣焉唯巍巍赫赫不求自獲當其捕亡討逐之類則吉占病結婚則不吉又如歲當月昌安如泰山卜其憂厄求財則吉卜覊遊他望其速歸則未至又知君臣易位方興大利君子得之吉小人得之凶皆以類推之夫君子小人者舉其德行而已

不以尊官崇位而言也向道者君子背道者小人智者推之可也按此引不著撰人名近本有卜法四條即敷衍此引之文

世說新語殘卷　古鈔卷子本

是卷書法精妙雖無年月以日本古寫佛經照之其爲唐時人所書無疑余從日下部東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殘缺自規箴篇孫休好射雉起至張闓毀門止其正文異者數十字其注異文尤多所引管輅別傳多出七十餘字竊謂此卷不過十一條而差異若此聞此書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盡以較錄以還臨川之舊則宋本不足貴矣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明翻北宋本

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前有總目本書首題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一次行題蕭綺序錄三行以下蕭綺序序後庖犧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八子目目後再題春皇庖犧條目以下每卷皆先子目後條目蓋猶唐人卷軸本之式篇中殷讓弘禎轅五字缺筆字體端雅蓋北宋精本也漢魏叢書刻此本删其每卷子目而以蕭綺序置卷一之前已大失古式祕書廿一

種亦然邇來崇文書局又從祕書本翻刻而訛
謬尤甚如漢明帝陰貴人叢書本誤陰爲因局
本亦仍之又如始皇起雲明臺宋本自爲一條
祕書本亦同叢書本因前條字抵行末不便跳
行局本遂連上爲一條而不顧文之不相續吁
官刻局書草率乃爾承學者將何取則焉
又按胡應麟二酉綴遺謂卽蕭綺所作託名子
年其語似是然隋唐並有王子年拾遺錄三卷
又有蕭綺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據蕭綺序錄稱

子年原書十九卷殘缺綺捜拾爲一十卷則隋唐志所載之三卷必仍是子年原書而無蕭綺卷中錄論之文但又殘缺只存三卷耳胡氏故爲高論以矜其具眼而不校隋唐志三卷之錄失之目睫也

又按此本雖原于北宋而以太平廣記所引校之則此遠不逮焉雖其中有兩通者亦有廣記奪誤者然細校其文字則彼所據者當是唐人所遺如周成王泥離國條視日月以知方國所

向廣記引上文有或泛巨水四字漢成帝飛燕條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廣記引此下有遊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疎常怨恚曰云云今本裾下即接怨曰不可逼矣魏明帝昆明國條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廣記引此下有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二句蜀周羣條蜀人謂之後聖廣記引止此其下白猿云云自相駁詰必後人識語蕭綺所錄百無一眞其迂誕豈獨此條又晉武帝條何必未偶於心識乎文義

難解廣記引作何必木之偶而無心識者乎此皆明明脫誤其他異同以數百計周靈王昆昭臺一條脫百餘字別詳札記

又按此書次第條目多無義例往往有數事合爲一條者廣記分引之是也然不敢謂蕭氏原書必無不合如晉文焚林不與師曠相儷乃置周靈王之前以魯僖標目劉向校書不置漢成之後乃擠於郭況賈逵閒魏任城明帝之朝而載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沈明石鷄魏帝爲陳留

王之歲而云太始四年頻斯匽來朝皆特代乘

迮條理莫知仍不能不以斷爛爲辭矣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明嘉靖甲午防宋本

明顧氏重刊目錄二葉目錄之後有顧氏世德堂刊八分書木記首行題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一次行題蕭綺序錄以下重格序文序後低三格分二行排寫庖犧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八目再下一行低四字題春皇庖犧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左右雙邊卷中避弘殷讓轄禎等字楨字或記以御名二字蓋原于宋仁宗時刊本也末有嘉靖四年顧春跋接刊

於後序之後程榮漢魏叢書即取原此本而移
蕭綺之序錄於目錄之前又每卷刪其總目大
失古式亦閒有臆改處安得好事以此本重刊
而還宋本之舊乎按顧氏嘗刻荀莊列楊文中
子世稱世德堂六子本是也愚謂六子本雖善
然多改換原刻面目不如此本之精雅也此書
日本有二部一爲狩谷望之所藏有明錢穀叔
寶之印余此本得之森立之有東石黃氏藏書
籍六字立之甚寶愛余屢求而後得之

古鈔本冥報記三卷附冥報記輯本六卷冥報記拾遺輯本四卷

唐臨冥報記唐書本傳及兩唐志並云二卷唯日本藤原佐世現在書目作十卷宋以下不箸錄蓋亡佚久矣余于日本得古鈔本三卷首題吏部尚書唐臨撰有臨自序上卷十一條中卷十一條下卷十六條相傳是三緣山寺保元間寫本首缺四十三行以高山寺藏本補之上卷前七條皆僧尼事當是日本釋子所節鈔而又

臆分爲三卷也余因檢法苑珠林及太平廣記所引冥報記溢出于此鈔本者甚多而此鈔本亦有爲二書所無者又有冥報拾遺見於珠林廣記頗多此鈔本董雄釋僧徹二條亦拾遺之文而箸錄家皆不及亦不詳撰人名氏據唐書本傳臨京兆人官至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爲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然則古鈔本題吏部尚書者在臨未貶之前而廣記引冥報記尼修行一條在龍朔元年恐是拾遺之文誤注

冥報記也拾遺所載亦至龍朔而止其釋僧徹一條明云臨眥患腫僧徹遺癩病人禁咒有驗是拾遺亦爲臨作無疑又可知臨卒在龍朔後也今合古鈔珠林廣記所引輯爲一書計冥報記八十四條釐爲六卷冥報拾遺四十二條釐爲四卷以合現在書目之數蓋此百餘條以唐卷子本計之必非二卷所能容知見在書目爲得其實本傳兩唐志所題皆誤也又珠林廣記往往以冥報記誤作冥祥記按冥祥記王琰撰見隋

書經籍志及唐臨此書序據萬歲通天帖琰爲
齊太子舍人隋志有宋春秋二十卷梁吳興令
王琰撰是琰乃齊梁閒人安能下及隋唐閒事
今劃所引言唐事者爲冥報記其廣記梁元帝
條引韻對嚴恭傳引獨異志京兆獄卒條引古
今五行記傳奕條引地獄苦記蓋又因展轉傳
錄而末溯其源今皆據古鈔及珠林訂正焉

冥報記卷上　　　吏部尚書唐臨撰

夫含氣有生無不有識而有行隨行善惡而受

其報如農夫之播植隨所植而收之此蓋物之
常理固無所可疑也上智達其本源知而无見
下愚闇其蹤跡迷而不返皆絕言也中品之人
未能自達隨緣動見遂見生疑疑見多端各懷
異執釋典論其分別凡有六十二見耶倒於是
平生者也臨在中人之後幸而誤其萬一比見
眾人不信因果者說見驗多因謂善惡无報无
報之說略有三種一者自然故无因果唯當任
欲待事而已二者滅盡言死而身滅識無所住

身識卻盡誰受苦樂以无受故知无因果三者
无報言見今人有修道德貧賤早死或行凶惡
富貴靈長以是事故知无因果臨竊謂儒書論
善惡之報甚多近者報於當時中者報於累年
之外遠者報於子孫之後當時報者若楚子吞
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禱妖星多退諄齒凶逆旋
踵伏誅趙高或俄而滅族之類是也累年報者
如巍顆嫁妾終以濟師孫叔埋蛇竟多福漢幽
鴆如意蒼苟成交齊煞彭生立豕而祟之類是

也子孫報者若弗父恭於王令廣宣尼之道鄧
訓歲活千人遺□慶之慶陳平陰計自知无後
欒黶忲侈盈被其殃之類是也若乃虞舜以孝
行登位周文以仁賢受命桀紂以殘忍亾國幽
厲以婬縱禍終三代功德卜祚長久秦皇驕暴
及子而滅若斯之比觸類寔繁雖復大小有殊
亦皆善惡之驗但事法王道理關天命常談之
際非所宜言今之所錄蓋唯取其微□細驗冀
以發起同類貽告子孫徵於人鬼之閒若斯而

已也釋氏說教元順因果因卽是作果卽是報无一作而非因無一因而不報然其說報亦有三種一者現報於此身中作善惡業卽於此而受報者皆名現報二者生報謂此身作業不卽受之隨業善惡生於諸道皆名生報三者得報謂過去身作善惡業能得果報應多身受是以現在作業未便受報或次得得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得報於此三報攝一切法無所不盡是今諸見復然大悟然今俗士尚有

或之多習因而忘果疑耳而信目是以聞說得報則若存若亡見有口驗則驚嗟信眼習晉高士謝敷宋尚書令傅亮太子中書舍人張演齊司徒從事中郎陸果或一時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錄觀世音應驗記及齊竟陵王蕭子良作冥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悟臨既慕其風旨亦思以勸人輒錄所聞集爲此記仍具陳所受及聞見緣由言不飾文事專揚確庶人見者能留意焉 古鈔

冥報記輯本目錄

卷一

梁元帝 古鈔卷中 廣記一百三十一
後魏崔浩 古鈔卷下
東魏鄴下人 古鈔卷上
卷二
北齊冀州人 古鈔卷上 廣記一百三十 珠林六十四
周武帝 古鈔卷下 珠林九十四
陳嚴恭 古鈔卷中 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十八 引獨異志作嚴泰
隋釋信行 古鈔卷上
隋冀州小兒 古鈔卷下 珠林六十四 廣記一百三十一

隋寶室寺　珠林十八

隋釋慧雲　珠林九十七

隋崔彥武　珠林二十六

隋王將軍　古鈔卷下　珠林六十四　廣記一百三十二

隋姜略　古鈔卷下　珠林六十四　廣記一百三十二

卷三

隋皇甫兄弟　珠林七十四

隋趙文若　珠林九十四

隋大業客僧　珠林十八　廣記九十九

隋蕭瑒 古鈔卷中

隋河南人婦 古鈔卷下 廣記一百六十二 珠林四十九

隋京兆獄卒 証行 古鈔卷下 廣記一百二十 咋價

隋洛陽人王 古鈔卷下 珠林五十七

隋釋智苑一 古鈔卷上 珠林十八 廣記九十

隋孫寶 古鈔卷中

隋卞士瑜 古鈔卷下 珠林五十七

隋庾抱 古鈔卷下

隋李寬 古鈔卷下

卷四

唐柳檢　珠林十八

唐謝弘微　珠林九十四　廣記三百八十六

唐臨邛人韋　古鈔卷下　廣記一百二十　珠林七十五

唐孔恪　珠林七十一　廣記三百八十一

唐釋惠如　古鈔卷上　珠林五十二

唐尼法信　古鈔卷上　廣記一百九　珠林二十七

唐李山龍　珠林二十　廣記一百九

唐畢仲珪　古鈔卷中

唐蘇長　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九

唐岑文本　古鈔卷中　廣記一百六十二

唐李大安　古鈔卷中　珠林十四　廣記九十九

唐趙文信　珠林十八

唐劉弼　珠林十八

唐柳智感　珠林七　廣記三百二十五

唐李壽　珠林六十四　廣記一百三十二

卷五

唐竇軌　珠林七十三　廣記一百二十六

唐修州佛跡　珠林十四

唐殷安仁　古鈔卷下　珠林七十三

唐賈道羨　珠林十八

唐張公瑾妾　珠林六十五　廣記一百二十五

唐戴文胄　古鈔卷中　珠林六十四

唐方山開　珠林六十四　廣記一百三十二

唐張法義　珠林八十九　廣記一百十五

唐元大寶　古鈔卷中

唐孫迴璞　謓辭　珠林九十四　廣記三百七十九　誤作

冥報拾遺輯本目錄

卷一

唐任義方　珠林三十六　廣記三百八十二

唐姜滕生　珠林七十九　廣記一百十六滕作勝

唐王千石　珠林四十九

唐張亮　古鈔卷中　珠林三十一

唐邢文宗　珠林七十　廣記一百二十一

唐杜通達　珠林七十　廣記一百二十一

唐陸孝政　珠林七十三　廣記一百二十八

唐董雄　古鈔卷中　珠林二十六　廣記一百十一

唐咸陽婦人梁氏　珠林七十六　廣記三百八十六

唐傅奕 珠林七十九 廣記一百十六剖訛地

唐兖州人 珠林二十八 廣記二百九十七

唐睦仁蒨作睦 珠林六 廣記二百九十七

唐潘果 古鈔卷下 珠林七十三

卷六

唐李知禮 珠林六十四 廣記一百三十二

唐薛孤訓記 珠林九十五 廣記一百十六眞誤祥

唐陸懷素 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三

唐楊師操記眞祥 珠林七十六 廣記三百八十二僎

唐頓上李氏 珠林九十二 廣記三百二十六

唐嶲州令 廣記一百十六韓詵冥

唐韋慶植 珠林七十四

唐王璹 珠林七十九 廣記三百八十

唐徐王任 珠林六十五

唐盧文厲 古鈔卷中

唐鄭師辯 古鈔卷中 珠林九十四 廣記七十九

唐僧義孚 廣記一百十六

唐長安市里 古鈔卷下 珠林七十四

唐李義琰 珠林七十三 廣記一百二十七

卷二

唐清禪寺 珠林十四

唐李思一 珠林九十一

唐杜智楷 珠林四十六 廣記一百十一

唐齊士望 珠林七十三 廣記三百八十二

唐劉善經 珠林二十六

唐盧元禮 珠林六十四

唐僧玄高 珠林二十六

唐裴則男 珠林七十七 廣記三百八十二

唐石壁寺 珠林五十 廣記一百九

唐陽武婦女朱 珠林五十七

唐釋僧徹 古鈔卷上 百九十二 珠林九十五 廣記一

唐路伯達 珠林五十七

唐韋知十 珠林九十四 廣記九十九

唐王懷智 珠林三十三

唐夏侯均 珠林八十九

唐王會師 珠林五十二

卷三

唐劉摩兒　珠林六十四　廣記一百三十二

唐館陶主簿周七　珠林七十四　廣記一百二十

唐李虔觀　珠林十八

唐信都元方　珠林七十二

唐封元則　珠林七十三

唐李信　珠林五十二　廣記一百三十四

唐孫壽　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三

唐童子寺　珠林十四

唐任五娘 珠林九十二 廣記一百三

唐姚明解 珠林七十九

唐謝氏 珠林九十四

唐濟陰縣 珠林十八

唐漁陽縣 珠林十四

唐倪氏妻皇甫氏 珠林六十二

唐司馬喬卿 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三

唐徹禪師 古鈔本卷上 珠林九十五 廣記一百九

大唐新語十三卷 明刊本

新唐志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劉肅撰此本爲馮夢禎序潘元度刻結銜題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疑唐志爲傳寫之誤唯自唐以下諸家著錄皆稱大唐新語此本劉肅自序首題唐世說新語序文中亦有世說二字最爲謬妄馮序又稱是弇州校定竊意開之元美皆一時之傑未必至此當是潘氏所爲卷首標玉峯青霞館重摹宋板今以稗海本校之則互有訛字

各爲正訂其有二本並誤者則據廣記等書校之至政能第八標目此本亦誤刻于第四卷持法篇韋陟條尾而以第五卷忠烈篇爲第八與稗海本同唯卷首自序及卷末總論一篇爲稗海本所無或是從宋本出耳

自序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戡干戈質文或

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上
明捃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
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
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邇來記注不乏
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立
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
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
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曆事關政教言
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勸成十三卷題云大

唐世說新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昔

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圜丘之月序

總論

史冊之興其來尚矣蓍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

藏室之書晉之董狐楚之猗相皆簡牘椎輪也

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爲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

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

由君命者無大小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

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憑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繫
月編年敘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
意在博文綜覈疏略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
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篾祖德述政
教則左理本而右理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
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
其所短則昇堂而入室矣范曄細公才而採私
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迨文容身遠害

旣乖直筆空紊舊章自玆以降漸已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述作爲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旣絕異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爲芻狗申韓以禮樂爲癰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尙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書賤狙詐也刋浮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略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爲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明刊本

新唐志及崇文總目并三十卷中興書目則云雜俎二十卷續雜俎十卷見玉海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同說者謂唐志崇文之三十卷蓋合續雜俎計之顧近代著錄家有宋元本前集無舊本續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漏佚者甚多悉鈔入續記中爲十卷俟好事者刻之而稗海及

津逮秘書皆只有前集通行坊本有續集不言是鈔綴而成故　四庫提要致疑於此余辛巳於日本市上購得明萬歷戊申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刻本前有宋嘉定癸未武陽鄧復序云陳君江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並前集之序畀之遂爲全書然則續集在宋時已微自鄧氏重刻以後始有全書又有明海虞趙琦美序言得是書之原委並增補續集之由然則此書之前集根原於宋

刻本而續集則鄧氏所藏亦宋本也唯趙氏有所綴緝耳趙氏以收藏鳴一代所謂清常老人者是也其語必不誣　提要疑續集從太平廣記鈔出何以得其六篇之目意胡應麟以意爲之今閱此書乃知本于李刻非原于胡氏

又提要云段氏自序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尙闕其一遂疑語資篇後當有破蝨錄一篇今以此本校稗海本第四卷禍兆篇下此本有物革一篇津逮本亦

有之目錄則無蓋稗海本禍兆篇其十條此以前四條爲禍兆而以後六條爲物革觀後六條皆言物變並無禍患　提要所錄亦同稗海本故有破叒一疑

又按段氏序凡三十篇今核之自忠志至尸穸凡二十七篇加以諾皐上下廣動植四卷實五類八篇又加末卷肉攫部實三十六篇按玉海引中興書目云三十二篇與自序不合余疑段氏原書本三十卷無所謂續集經宋人删削爲

二十卷南渡後好事者又從他書鈔綴爲續集十卷以合于唐志其自序篇卷所云二十卷三十篇三十二篇者當亦後人各就所有錄之故參錯不相應今以動植四卷爲一篇恐古無此式也其續集六篇之目亦鈔綴者意撰唯非胡應麟創始耳

酉陽雜俎序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

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畀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於將相之胄襲乎珪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强記且多奇篇秘籍今考其所論譔著有書生終身耳目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睹是以周使君訪之而無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奥編隱帙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録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姑序所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陽鄧復應甫題

序

文獻通考載酉陽雜俎前集二十卷續集十卷

世僅行其前集吳中壓市鬧處輙有書籍列入

簷蔀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

之類所謂門事皆閨中兒女子之所唱說也或

有一二遺編斷簡如玄珠落地間爲罔象得之

美每從吳門過必於書攤之上覓書一遍歲戊

子偶一攤見雜俎續集十卷宛然具存乃以錢

金易歸奮然思校恨無善本美堂兄可菴案頭

有校本雜俎前集因詢其據何本校定兄曰吾婦翁繆含齋可貞氏平生好讀奇書嘗見崑山俞質夫先生有宋刻雜俎因借是書吾轉錄此冊耳美喜甚便攜之歸開窗拂几較三四過其間錯誤如數則合爲一則者輒分之脫者輒補之魚亥者就正之不可勝屈指矣又爲搜廣記類書及雜說所引隨類續補歲乙巳嘉禾項羣玉氏復以數條見示又所未備也復爲續之乃知是書必經人刪取不然何放逸之多乎美每

欲刻之而患力不勝丁未官留臺侍御內鄉李公有士安元凱之僻與美同好自美案頭見之欣然欲刻焉美曰予不語怪而雜俎所記多怪事奈何先生廣齊諧也先生曰否否禹鑄九鼎而神奸別周公序山海經而奇邪著使人不逢不若焉噫世有頗行涼德者侍御既以章疏爲鼎爲經以別之矣乃茲刻又大著怪事而廣之豈謂有若尸穸諾皐所記存之於心未見之於行事者又章奏所不及攻而人所不及避也藉

此以誅其心僇其意使暗者昧者皆趨眀日不至頫白簡矣是亦息人心奇琅之一端云廸功郎南京都察院照磨所照磨海虞趙琦美撰

遊仙窟一卷

此書中土著錄家皆未之及首題寍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日本人皆以爲張鷟卽箸朝野僉載者按唐書張鷟附張薦傳鷟字文成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證聖中天官劉奇以鷟及司馬鍠爲御史性躁下儻蕩無撿罕爲正人所遇又云鷟屬文下筆輙成浮豔少理致此書稱積石山有神仙窟水經注積石山有唐述窟文成奉使河源於仙窟遇崔十娘與之倡酬夜合

男女姓氏幷同會眞記而情事稍疏以駢麗之
辭寫猥褻之狀眞所謂儻蕩無撿文成浮豔者
較之謂張君瑞郎元微之所託名尤爲可信其
注不知誰作其於地理諸注皆以唐十道證之
則亦唐人也注中引陸法言之說是猶及見切
韻原本又引范泰鸞鳥詩序孫康鏡賦揚子雲
秦王賦此當有誤皆向所未聞者又引何遜擬班婕
好詩亦馮氏詩紀所不載他如稱夫蒙曰陳三
曰姓名皆奇未詳爲何人此書日本別有刻本

分爲五卷其注中有引稗雅一條則後人所羼入原本未有也

嵯峨天皇書卷之中撰得遊仙窟召紀傳儒者欲傳受也諸家皆無傳學士伊時深愁歎于時木島社頭林木鬱鬱之所燒木結草有老翁閉兩眼常誦之問讀遊仙窟云云也伊時聞及潔齋七日整理衣冠愼引陪從參詣翁所誰來答曰唯唯跪申爲得遊仙窟所參也云云翁曰我幼少自吝受此書年闌倦事僅所學誦而已重

申願教此書僕苟侯王家居學士之職少幼暗
文無讀垂哀矜翁諳讀之伊時付假名讀一帙
畢還歸之後送種種珍寶菴跡異香郁郁無其
跡其後感書幾乎大明神爲化現耳
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授申圓禪菴序畢
文章生英房

太平廣記五百卷 明刊本

太平廣記世無宋槧本明嘉靖丙寅談愷始得鈔本刻之長洲許氏又據以重刻又有活字本亦原于鈔本至　國朝乾隆十八年天都黃氏縮爲巾箱本邇來書坊又卽黃本重刊此本每卷題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許氏喜刊書余所得李杜集次山集皮子文藪皆有許氏刊本疑是書估也）據談氏自序尚有闕文闕卷胡應麟二酉綴遺稱其闕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酷暴類闕胡洊等五事

婢女類闕李誕女等七事談謂遍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言輕薄類談已考補今以許本總目所注闕卷闕條較之頗與胡說合顧卷中則皆已考補唯輕薄類朝士使朔方一條劇燕一條酷暴類李紳一條仍闕而未補黃許二本皆同嗤鄙類王智興一條韋氏子一條崔育一條宇文翃一條道流一條仍斷爛不全二本皆同又許本嗤鄙類王播一條姓嚴人一條楊錚一條輕薄士流一條皆有斷爛黃本皆補塡其他字同爲黃本所

補者不少婦人類兩本皆補全黃本於此類前尚有
記云此卷宋板原闕余考家藏諸書得十一人
補之其餘闕文尚俟他日十山談愷志然則黃
氏既據許本補足則不應載談氏說而別無考
補之語且許氏本所補每條注出處間有數條未注而
黃本於前十一條皆不注則又甚不可解也許
氏此卷亦有記云此卷宋板原闕舊刻復贅一
卷今訂取其一倘有謬盭不妨更駁其語亦不
甚明了竊意此數卷中固有習見之條亦有甚

隱祕者不知其從何書補入若以許氏重刊此書時得別本補之而其中不應復有斷爛若以爲按目據他書補入則用力亦自不少何以許黃二氏皆不自標且何以又多不注出處 提要箸錄但引胡氏之說以爲仍是不完之本而未卽許黃二本互勘余又未見談氏原刻第就許黃二本箸其參錯如此他日俟得談本再覈焉

又按胡應麟云太平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

餘種此就廣記總目前所所標引用書目數之也

今以全書逐條核之其書所有而目錄未標者

又五十二種雖其中不無傳刻之誤然為前目

所遺正自不少余別為補目于後俟再詳考焉

傳記　六十九　　松川錄　七十八

廣德神異記　七十九　　傳異記　七十九

西京記　九十七　　廣宮異記　一百十一

傳神錄　一百十六　　南楚新聞　一百二十三

祥異集驗　一百卅七　　幽冥錄　一百六十

二百八十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十二卷後集七卷 元刊本

首題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旁注前集二字以下不題新編二字分人倫靈異符讖拾遺人事治道藝術警戒報應九門凡一百八十三條無撰人刊刻名氏後集題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次行題江陰薛詡汝節證刊分神仙道教佛教文華神明怪異精怪七門凡二百五十八條每半版十五行行二十三字前後集款式皆同其分門亦無復者的爲一人所撰著其

刋刻亦一時所爲不知何以前集不題薛氏重刋之名而後集題之按李申耆養一齋集有此書前集跋稱不分卷分八門凡二百二十一條首題重刋二字次題江陰薛詡汝節刋其前一行末有一編字而無人名其第一條曰大元昌運今按此書前集亦以大元昌運爲首而分門則贏分條則絀當是有分合刪增者未知誰爲祖禰也至其後集李氏亦未見其書雖小說家亦不盡無稽而較景廬原書尤可資談助蓋景

廬就一人之所見聞成書百餘卷此搜兩宋遺

聞以逮元初僅成此數冊故較簡而要也

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廿三卷又零殘一卷影古鈔卷子改摺本

按李濂醫史徐春甫醫統並云楊上善隋大業中爲太醫侍御述內經爲太素顧隋志無其書新舊唐志始箸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卷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不著錄知此書宋代已佚故高保衡林億等不及見宋志楊上善注黃帝內經三卷未足據也日本藤原佐世見在書目有此

書蓋唐代所傳本文政間醫官小島尚質聞尾
張藩士淺井正翼就仁和寺書庫鈔得二十餘
卷函使書手杉本望雲就錄之以歸自後乃有
傳鈔本此本每卷有小島尚質印楣上又據諸
書校訂亦學古親筆蓋初影本也是書合靈樞
素問纂爲一書故其篇目次第與二書皆不合
而上足以證皇甫謐下足以訂王冰詢醫家鴻
寶也但楊上善爵里時代古書無徵據其每卷
首題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勑撰注

按唐六典魏置太子文學自晉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廢皇朝顯慶中始置是隋代並無太子文學之官則上善爲唐顯慶以後人又按此書殘卷中丙主左手之陽明注云景丁屬陽明者景爲五月云云唐人避太祖諱丙爲景則上善爲唐人審矣醫史醫統之說未足據也

今本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氏道注江水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識者知其誤趙一清得見

宋本云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說文繫傳引漢志亦與宋本合而又雜引近代人之說以後世計里强合漢代謂宋本亦未合今按此書第五卷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内屬於大腸注江水出蜀岷山郡升遷縣東南流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也亦與宋本漢志合是宋本是而今本非無可疑者附記于此

又按宋高保衡林億等重廣補注黄帝内經序云隋楊上善纂而爲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

爲之訓解是醫史醫統致誤亦由高保衡等又

按南史王僧儒傳有侍郎全元起欲注素問訪

以砭石語(汲古本誤全爲金)則全元起亦非隋人坿訂

於此

余又得影鈔本十部仍裝爲卷子有錦小路印

按錦小路爲日本舊諸侯藏書最富在小島學

古之前是此書影鈔不自學古始

黃帝明堂一卷卷子本

首題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敕撰注

前有自序云是以十二經脈各爲一卷奇經八脈復爲一卷合爲十三卷今僅存第一卷耳按舊唐志有楊上善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此無類成二字然必一書也森立之訪古志云此書寶素堂藏余所得卽小島學古本用油素雙鉤字體精整想見原本猶是唐人手筆卷末有永仁中丹波長高題識五條亦與訪書志合

森氏稱其體手太陰一經自肺藏形象以至經行腧穴纖悉具載更有注文解腧穴名義及主治病症極爲精審實係千金外臺所不有森氏精醫術博極羣書所言當不誣原本篇幅過高不便爲摺本乃仿宋刻字體版以餉世其中訛字悉仍其舊精斯術者自能辨別至楊上善相傳爲隋人余考唐六典魏置太子文學晉廢後周復置又廢唐顯慶中始置然則上善本唐人故隋志不箸錄詳見余內經太素跋文

千金翼方三十卷 校元本

日本文政己酉從元槧摹刻本其原本係多紀氏聿修堂物今未知所在此本係小島尚質以初印本硃校于界欄上蓋據宋本元本明王肯堂校刊本及新修本草諸書合校者自丁亥訖己亥首尾十二年始成其精覈可想

又按森立之云翼方初擬附考異二卷而未成當卽以小島校本爲之也

千金方一卷 日本刊本

日本天保三年摹刻蓋據舊鈔本入木書法亦古雅首題千金方第一并序下題處士孫思邈撰序後一卷子目及本文俱接書蓋據卷子本體式卷末有正和四年和氣嗣成題識以下其家數世均有跋語下至觀應亡子德建治正安建武延慶康正永正天正三年止據丹波元堅序稱爲遣唐使人所齎同定爲眞人原本未經林億校定者惜只此一卷按黃氏士禮居有此

書殘本存第二第五第七一至一十三第二十二

一至三十共存二十卷其餘以明刻補之仍缺

第二十卷據其所跋亦是眞人原本未經林億

改纂者蓋孫氏原書名千金方林億等校本名

千金備急要方固自不同也

神農本草經五卷 日本森立之輯本

森氏爲日本醫官又精攷證此所輯本草經三卷考異一卷據其自序及考異引證之博決擇之精遠出孫顧二本上唯所錄上品一百二十五種中品一百一十四種下品一百一十八種蓋不信李時珍綱目所載目錄而別據千金方醫心方新修本草和名本草等書以爲根源之古然顯與本經三百六十五種之數不合森氏亦不言其所以然又孫氏所輯藥對佐使之類

固爲龐雜而所録佚文十一條顧氏又多圖當
是序例中語森氏概不之采恐亦未必隱居之
舊也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 元刊本

元大德壬寅刊本不附寇宗奭本草衍義避孝宗嫌名蓋原于宋刻爲愼徽原書按此書有兩本一名大觀本草三十一卷艾晟所序刻于大觀二年者卽此本也一名政和本草三十一卷以第三十一卷移於三十卷之前合爲一卷而刪其所引十六家本草義例最謬政和六年曹孝忠奉敕校刊者二本皆不附入寇氏衍義至元初平陽張存惠重刻政和本始增入衍義及藥有異名者注于目錄之下首有木記稱泰和甲

宋所稱[illegible]之[illegible]
刻本誤余別有詳考載入 至明萬歷丁丑宣城
成化刻政和本草之首
王大獻始以成化重刻政和之本依其家所藏
宗文書院大觀本之篇題合二本爲一書卷末
有王大獻後序自記甚明並去政和本諸序跋
獨留大觀艾晟序及宗文書院末記按其名則
大觀考其書則政和無知妄作莫此爲甚 又有萬歷
庚子巡按兩淮鹽課御史彭端吾據 提要所
王本重刊並去艾晟序宗文末記
稱大德本及錢竹汀所錄皆是此種 提要見

此本亦增入衍義遂謂元代重刊又從金本錄入而不知大德原本並無衍義也又有朝鮮國翻刻本一依宗文本不增改一字較明人爲謹飭焉此書集本草之大成最足依據至李時珍本草綱目頗傷龐雜不爲典要顧大觀政和兩本糅雜不清前人未見古本多不能分別故爲之詳疏如此

本草衍義二十卷目錄一卷宋刊本

首載政和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付寇宗奭劄子又題宣和元年　月本宅鏤板印造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校勘目錄及第一卷之首題通直郎添差充收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趙希弁讀書後志作本　廣義與其序例不相應當誤也自序稱重定本草及圖經有執用已私失於商較并考諸家之說參之事實覈其情理證其誤脫以爲此書蓋爲掌禹錫等補注

神農本草蘇頌等本草圖經而作也余按大觀二年唐慎微之本草已刻于漕司至政和六年曹孝忠又奉命校刊慎微之書何以寇氏一不議及余意大觀政和年歲相近漕司之本或流傳未廣至曹氏校證類而宗奭之書已成嘗以質之森立之立之云此書通編藥名次第全與唐蘇敬新修本草相符日本現存蘇敬本草十卷余已得其影鈔本寇氏蓋以證類本草分門增藥爲非是因就新修而作衍義也然則掌氏蘇氏之書與新修本草義例相同又云寇

氏辨正藥品凡四百七十二種發明良多蓋翻
性味之說而立氣味之論東垣丹溪之徒多尊
信之本草之學自此一變然則寇氏本非爲愼
徵之書而作衍義張存惠刋證類本草以寇氏
書入之已失其旨有明一代遂無刋本而一四
庫不得著錄此當急爲流布者也

傷寒論十卷影北宋本

傷寒一書後人多所更亂而所據者大抵以成無已註本爲集矢不知成氏本亦非叔和所編眞面目葢叔和於每證治法相同者不嫌複載成氏則但載其初見者以後則云見某證中以省煩然醫道至密古人不憚反覆叮嚀意自有在今省去之反開學苟簡之弊然自成氏註解後林億校進本遂微箸錄家亦皆以成氏本爲叔和原書寃矣余在日本初得其國寬文刊本

見其與成氏注解本不同而刻手草率誤字甚
多厥後得其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而後
知成氏本果非叔和原書然開篇題名下即著
明趙開美校刻沈琳仝校字樣是已非宋本舊
式最後於書肆得此影寫本每半葉十行行十
九字首題傷寒論卷第一次行題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再下行低三格辨脈法第一平
脈法第二又下行低二格辨脈第一再下頂格
問曰云云乃知趙氏本根源於宋刻但為題校

刊姓名遂移其行第清常收藏名家亦爲流俗所染此本影寫精緻儼然北宋舊刻唯第五一卷第六上半卷第八九十十三卷摹寫稍弱紙質亦新當又是後來補寫也竊怪日本著錄家皆以趙開美本爲最古而此本倘存其國未見甄異余乃無意得之歸後屢勸人重刻竟無應者念此書爲醫家本經日本翻刻趙本其板已毀恐他日仍歸湮滅故特錄其經進官階於左以審世之存心濟世者

傷寒論序

國子監

准　尚書禮部元祐三年八月八日符元祐三

年八月七日酉時准　都省送下當月六日

勑中書省勘會下項醫書册數重大紙墨價高

民間難以買置八月一日奉

聖旨令國子監別作小字雕印內有浙路小字

本者令所屬官司校對別無差錯卽摹印雕版

並候了日廣行印造只收官紙工墨本價許民

閒請買仍送諸路出賣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七日未時付禮部

施行續准禮部符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准

都省送下當月十七日

勑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國子監狀據書庫狀准

朝旨雕印小字傷寒論等醫書出賣契勘工錢

約支用五千餘貫未委於是何官錢支給應副

使用本監比欲依雕四子等體例於書庫賣書

錢內借支又緣所降

朝旨候雕造了令只收官紙工墨之價卽[illegible][illegible]

收息慮日後難以撥還欲乞

朝廷特賜應副上件錢數支使候指揮尚書省

勘當欲用本監見在賣書錢候將來成書出賣

每部只收息壹分餘依元降指揮奉

聖旨依國子監主者一依

勑命指揮施行

治平二年二月四日

進呈奉

聖旨鏤版施行

朝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同校正醫書

飛騎尉賜緋魚袋臣高保衡

宣德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同校正醫書

騎都尉臣孫奇

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判

登聞檢院護軍賜緋魚袋臣林億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判太常寺兼

禮儀事兼判祕閣祕書省同提舉集禧
觀公事兼提舉校正醫書所輕車都尉
汝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臣范鎮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天水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八百戶臣趙槩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臣
歐陽修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中書侍郎
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上柱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
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臣曾
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衞國公食邑一

萬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韓琦

知兖州錄事參軍監國子監書庫臣郭直

卿

奉議郎國子監主簿雲騎尉臣孫準

朝奉郎行國子監丞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何宗元

朝奉郎守國子司業輕車都尉賜緋魚袋

臣豐稷

朝請郎守國子司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臣盛僑

朝請大夫試國子祭酒直集賢院兼徐王

府翊善護軍臣鄭穆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輕車都尉保定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胡宗

愈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護軍太原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
金魚袋臣王存
中大夫守中書侍郎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
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
魚袋臣劉摯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上柱國樂安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九百戶臣孫固

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
國高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
實封五百戶臣范純仁
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
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
封六百戶臣呂大防

脈經十卷 宋嘉定何氏本

王叔和脈經十卷隋志已著錄新唐志同而舊唐志僅有二卷之本此宋林億等所謂好事之家僅有存者故五代高陽生脈訣得而託之然自熙甯頒布以後脈訣仍自盛行直至元戴啟宗爲刊誤始昭然知脈訣非叔和書顧脈經雖一刊於熙甯再刊於紹聖三刊於廣西漕司四刊於濠梁何氏元泰定閒又刊於龍興儒學而傳習者終稀據諸家敘錄可見良以經旨淵奥非貫穿

素靈扁佗者未易傾耿明代畢玉叢表沈際飛諸本皆從泰定出而奪誤尤甚唯吳勉學醫統正脈所收取源于何氏至今尙有存者而　四庫提要乃未收此書殊不可解嘉慶間阮文達公始得影鈔何氏本著于未收書目中惜未翻雕傳世金山錢氏又從袁刻錄入亦未爲善本坊間所行更無論矣余從日本得宋刻何氏原本又兼得元明以來諸本乃盡發古醫經書與之互相比勘凡有關經旨者悉標於簡端非唯

可據諸經證此書亦可據此書訂諸經別詳札記吾

宗葆初壽昌大令存心濟世若不還及見而亟壘諸版嗟乎人命至重二十四脈判於豪髮俗醫沈伏遲緩之不分妄逞臆見率爾下藥殺人不須白刃夭折付之天命而蒼生之禍極矣此書出吾願天下之業斯術者未能洞徹此旨愼勿漫摻刀圭光緒十有九年夏四月記于鄰蘇園

脉經十卷　影鈔元刊本

元泰定四年龍興路醫學教諭謝縉翁刊本前有東陽柳贇序又有謝縉翁自序並載移文一首據縉翁後序稱以官本及廣西漕司本又得鄉人黄南牖家本合校柳贇序云其卷帙篇第一用陳氏廣西之舊故陳孔碩一序亦賴之以存今以校何大任本互有異同而不如何本之勝唯劃條提行此本又較勝之後來袁表沈際飛等皆從此本出也又有成化十年畢玉重刊此

本則訛謬尤多云此本爲日本醫學提舉多紀
氏所藏卽著聿修堂各醫書之家也

柳贇序

謝縉翁序

宋校定脉經序

熙寧元年劄子

紹聖三年劄子

泰定四年劄子

以上袁表本皆載之今不錄唯此劄子後有

謝縉翁重識一段袁本不載今附於左

泰定四年六月初四日

中奉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朶列禿

書吏劉伯貞

脉經皆依宋監本及廣西校定刻布其中疑處

並係元本不可輙改序中已言之矣今再取二

本元刻本末及今憲司准申指揮并刻之庶讀

者知其原云

盧陵謝縉翁重識

脉經十卷 明刊本

明袁表重刊脉經蓋以泰定四年本爲原而間有校改並有印行後剜改者據徐中行札知所據本中多糢糊屬袁氏校正故不免臆補之處自袁氏以前此書唯有成化中淮陽刊本及趙府居敬堂本皆流傳不多自袁氏本出此後重刊皆據其本不可謂之無功此書余得之小島朱藍墨筆校記其硃筆者嘉定何太任本藍筆者明淮陽刊本墨筆者則據素靈難經傷寒甲

乙等書可稱精詳每卷後有學古校讀年月并
記與其友人同諸姓名蓋不啻三四覆校然叔
和所引書今不盡見其源多載千金方小品未
以千金校之且至六卷以後亦第以宋本互校
未及旁引他書甚爲漏略故余復以硃筆勘之
凡見於諸醫經者異同悉著之不嫌其煩瑣也

蕭世基脈粹一卷 永正五年鈔本

此書晁氏讀書後志著于錄言治平中姚誼序之書錄解題宋志皆不載此日本永正五年鈔本首有治平三年姚誼序與晁氏說合次有嘉定癸未李撰跋蓋又南渡後崇川王進甫重刻并附王叔和脈賦此偽書今只存脈粹一書係小島學古舊藏森立之訪古志亦不載據姚李二序知世基字處厚吉州龍泉人

世爲神農學者大要以察脈論病爲急然醫經

方書祖述浩博紛際其間非性識超鋭通貫文
藝者曷究其蘊河南蕭君處厚世基簪紱名家
少業儒術屢應鄉薦士大夫賢而愛之處厚嘗
因伯父及母氏數不妄節醫家者流率多庸淺
固留意於醫輒詣淵奥鄉曲間有少疵癘必就
之取愈處厚不以貧富待之如一賢不肖以此
尤邃之嘗閱内經及歷代書訣患其隱昧難曉
撮取衆善類成一編名曰脈粹雖根本聖賢而
指括徑捷視醫道如指掌誠書訣之喉衿也不

忍管擢其善且欲傳之於人庶札瘥者無鄙夭之患稚子耋翁胥格仁壽實大君子用心矣與夫得一要義重囊深櫝惟恐人見聞者萬萬相遠乎承乏邑事既熟處厚之爲人復嘉其存意故舉其大略冠于篇治平三年五月既望大常博士知吉州龍泉縣事姚諠序

是書乃吉州龍泉上務隱君子世基處厚作也應名脈粹大常博士姚公諠出宰龍泉時序云詳矣處厚伯氏吏部銀青公世京崇寍閒嘗以授大

丞相韓公忠彥韓公授董大丞汾大丞得之屬試輒效活人甚衆名振京師寶愛不啻珠玉一時業醫者俯伏其門顓求恐後中更南渡往往散失不全崇川王君進甫迄獲善本重加校正刻梓與天下共就以叔和脈賦附于卷右總之曰診脈要捷濟人利物之量可謂廣矣獨惜其未詳是書流傳之本末蕭君儀甫又能錄而遺之尤可嘉尚儀甫名來儀好古博雅乃處厚孫姪云嘉定癸未上巳日修職郎連州錄事參軍

李撰謹書

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序例後有正統丁巳重刊本記每半葉九行行廿四字按近世所行甲乙經唯醫統正脈刊本而脫誤宏多更有以林億等校注作正文者如第一卷心怵惕條下引楊上善之說上善隋唐閒人士安何得引之此本不載楊上善說凡林億等校語俱不載亦無林億等序知所原在未校正之前其他亦多與千金外臺所引合遠勝醫統本惜有殘鈌據張金吾藏書志有明初鈔

本後有熙寧二年鏤板牒後列富弼趙抃等銜
名又陸氏藏書志亦有正統刊本則此書善本
尚未絕於中土敬告留心醫籍者當急爲刻之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八卷

明萬歷二年李栻刊本按李栻刊有通鑑紀事本末亦好事者但此書既經中統楊用道附廣已非隱居之舊至元丙子又刊於烏氏至栻爲之再刻又非皇統本之舊森立之訪古志云據朝鮮醫方類聚所引亦是用道附廣本而今本所無者十四門醫心方所引亦時多差互然則此爲烏氏所刪與抑李栻所刪歟今皇統本不可見至元本亦不聞有藏者甚可惜也

又此書有萬歷三年胡孟晉重刊本日本延享丙寅浪華沼晉文據以翻刻以外臺千金證類本草所引校刊于界欄上頗爲不苟唯沼晉不見醫方類聚及醫心方猶未爲盡善也小島春沂有補輯本攷訂極精程永培六醴齋所刊直據萬歷本無甚異同

諸病源候論五十卷目錄一卷　影南宋本

影南宋本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首題諸病源候論卷一不冠以巢氏二字次題大業六年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撰次題風諸病原本舊爲懷山閣所藏缺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凡四卷以酌源堂所藏宋殘本補摹之首有金澤文庫印日本古時官庫藏書之所也此本爲小島學古從宋本影摹者按隋書經籍志有諸病源候論五卷目一卷吳景賢撰舊唐志

則作五十卷吳景撰皆不言巢氏書新舊唐志則二書並載　提要疑當時本屬官書元方與景一爲監修一爲編撰故或題景名或題元方名實止一書隋志吳景作吳景賢或監之誤其作五卷亦當脫一十字如止五卷不應目錄有一卷按　提要所云隋志五卷五下脫十字至確又稱吳與巢同撰此書今以宋本照之題爲元方等撰與晁公武讀書志所稱合足見此書非元方一人之力准吳景賢之名已見隋書

麥鐵杖傳⋯提要疑賢爲監之誤未免失之此書有明方鑛汪濟川吳勉學等刋本近亦不多見通行者嘉慶閒胡益謙刋本以此本校之胡本之悞不下數千字且有十數條脫漏者卽如篇首標題增巢氏二字論上加總字次删大業六年等奉勅上字每類諸病改爲病諸下又增候字其爲庸妄已可概見余謂王燾外臺祕要王懷隱太平聖惠方每部皆取元方之論冠其首宋制醫以巢氏論與千金翼目爲小經知此

書爲證治之津梁自素問傷寒以下未堪比數
顧邇來操岐黃者多未寓目即胡益謙本亦視
同祕笈可慨也夫光緒壬午春三月記
近日崇文書局刻此書不言從何本出柯愼菴
云是據袁壽階舊鈔傳錄差勝胡本以視此宋
本則天淵矣甲申六月記
光緒辛卯池州周氏又刊此書自稱以舊本付
梓實即胡益謙本也丁酉六月記
又歸安陸氏得元刊本較勝胡周諸本然據其

所校出刊入羣書校補中者僅寥寥數翻亦遠

不及此本之善也丁酉八月記

諸病源候論五十卷目錄一卷小島學古校本

日本醫官小島學古據宋本元本日本國刊本聿修堂鈔本又以外臺祕要醫心方日本人所所撰引合校於胡益謙刊本上凡訂正不下數千事最爲精審似無遺恨顧余嘗校三因一極方宋本有云巢氏病源其列一千八百餘件蓋爲示病名也今各本唯有一千七百二十六論又校元張從正儒門事親足本引婦人雜病帶下候曰巢氏內篇四十四卷云云是此書並有內外

篇之目今各本此條皆在三十七卷中頗疑此
書有殘缺因取外臺祕要重校之引有傷寒十
日至十二日候各本皆無之又傷寒毒攻眼候
其文大異又有重下候各本亦無更取太平聖
惠方校之引有食癇候醫心方引有小兒鬼舐
頭候皆各本所無然則今本果非巢氏之舊意
其脫佚當在宋綬校刊以前顧不解陳言張從
正所言何以有異同抑天聖刊本至南宋已有
脫佚書賈重刊妄移卷第仍標足本得知者如

瘻瘺門有多忘候嗜眠候鼾眠候體臭候狐臭

候漏掖候並與瘻瘺不相涉當是別篇錯文爲

書賈所亂不然宋綬奉勅校定此書不應疏忽

至此惜乎學古尚未疑及此也

千金寶要八卷 明刊本

明嘉靖丁酉刊本首郭思自序次武定侯郭勛序次陸深序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首第二行題前徽猷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河陽郭思纂第三行題陝西西安府華州知州古孟劉整補校重鐫石第四行題救急方第五行婦人第一按郭氏原刻世久失傳其重鐫者爲華州知州劉整所編正統八年刊石厥後楊勝賢刊木于華州景泰六年郭勛刻木于粤東張翰刻木于蜀

中此即蜀中本也又有隆慶六年秦王守中刊

石耀州者又併爲六卷嘉慶十二年孫淵如刻

于平津館叢書中者卽隆慶本也此本有小島

學古硃校文字頗多訛謬不及隆慶本之佳然

其次序似當仍郭氏之舊隆慶本則多所移易

又脫郭氏原序又删其救急次第原目惜乎淵

如刊此書時不及見此本也

千金寶要序

序曰孫眞人千金方一部三十卷二百一十八

門門中各有論下各有方論以論說人所以得
病之由君子小人皆宜熟知方以治人之已病
而人有未嘗得見此集者幷藥有物多而難合
者貧下細民因此不獲治療枉壞軀命者可勝
言哉況一州一縣幾家能有千金方而有者亦
難於日日示人因此孫君之仁術仁心格而不
行處有之鬱而不廣處有之孫君此書上本黃
帝岐伯次祖扁鵲華陀張仲景陳延之衞汜王
叔和小品肘後龍宮海上而下及當時之名公

方論藥術并自撰經試者世皆知此書爲醫經之寶余亦概嘗閱諸家方書內唯千金一集號爲完書有源有證有說有方有古有今有取有舍闕百聖而不慚貫萬精而不惑以儒書擬之其醫師之集大成者與唐之盧照隣謂思邈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摩詰斯言得其深致矣思久欲闡揚此書以廣之海內而在公牽迫終不克遂今休閒矣遂取千金方中諸論逐件條而出之以告人使人知防之於

未然之前又將千金方中諸單方逐件列而出之以示人使人知治之於已病之後其思家與知識家經用神驗者之附之其中按今檢本郭氏附方不復識別當是劉氏重鑄時混合爲一今千金方宋槧復見學者當就其書識出之各別稱說買巨石刊之以廣其傳以救急者爲先以稍可待者爲次以尋常大病爲三以尋常次病爲四孫君之書以婦人小兒爲首以男子婦人雜病爲後思今皆倣之而特取諸病目前交急者爲首此思急於救人推行孫君之妙法本意也

謹敢以千金寶要命篇誓施萬本長者仁人當共濟斯善宣和六年四月初一日徽猷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河陽郭思謹序

武定侯郭勛序 正德十一年

上海陸源序 嘉靖丁酉

四明張楷跋 正統甲子

西野張翰跋 嘉靖十六年

外臺祕要方四十卷目錄一卷 影北宋本

原本藏日本紀藩竹田氏森立之訪古志曰此本嘉永己酉官下命鄄致使於醫學影鈔凡二通一納楓山官庫一藏醫學蓋宋槧醫籍存于日本者頗多然多南渡以後物其北宋本如千金方猶有補刻特此本眞爲林億等經進之原刋而首尾完具豪無缺失豈可不謂天下之至寶乎立之又言當新寫此書時立之方爲醫學校官以五人分書之越三年乃成其費不貲余

因立之言先購得小島學古校本乃知明程衍道刊本奪誤凡千萬言因訪之杉本仲温據言紀藩之宋本不可見楓山庫之新本亦不可得維醫學之一部明治初散出未知存于誰何之手余乃囑仲温物色之久之以此本來缺其末一冊蓋以末冊有題識恐爲其官所覺也索價殊昂余以爲此書宋槧中土久絕程本僞謬不可據乃忍痛得之每卷首有林億等上進名銜卷末有裴宗元校正及趙子孟校勘名銜或有

右廸功郎張寔校勘字影摹之精下眞宋刻一等無恠立之言以五人之力三年乃成也末一冊託書記官巖谷修從楓山庫本補之仍爲完璧此書爲古方淵藪晉唐逸籍賴是以存當吾世不乏壽世仁民之君子當覆之以傳也

唐書王燾傳附王珪傳有視絜湯劑語　提要謂視絜二字未詳按曲禮毋絜羹鄭注絜猶調也釋文絜勑慮反謂加以鹽梅也則視絜卽調劑之義非誤字又　提要稱燾作是書成於守鄴時

故曰外臺引高元裕傳爲證余按玉海引中興書目云以其出守于外故號曰外臺與提要說合然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王燾自序結銜不帶御史則謂出守于外郎稱外臺者未確據魏志王肅傳注薛夏曰蘭臺爲外臺祕閣爲内閣云云燾自序云兩拜東掖便繁臺閣二十餘歲久知弘文館圖籍方書等由是覩奥升堂皆探其祕要據此則取魏志蘭臺爲外臺甚明非出守于外之謂也

光緒丁酉於上海書肆得歸安陸氏羣書校補乃知此書宋本吾中土尙有存者唯陸氏所校第據明程氏刋本著其異同亦多有脫漏處不及小島會粹羣籍精審無遺也

醫心方三十卷 摸刊古卷子本

日本永觀二年丹波宿禰康賴撰進當中土宋雍熙元年也其原書爲卷子本安政元年官府命醫學摹刊以行其書體例仿王燾外臺秘要所引方書有但見於隋志者有不見於隋唐宋志但見於其國見在書目者亦有獨見於此書所引不見於箸錄家者卽爲常見之書而所見之本大異者如廿七卷中引稽康養生論多溢出於今本之外則知文選所載爲昭明刪削康

賴選錄當是叔夜集中原本至其標記旁注是後人校此書者所爲而其所見亦多古逸書如引陸法言之切韻與孫愐之唐韻不相混合引郭知玄麻果釋宏演之切韻武玄之韻詮亦唯見於見在書目而唐宋志無聞焉至陸善經字林更無攷良由彼國富藏古籍據見在書目所載幾與隋唐志相勒康賴爲鍼博士又得近見其秘府所藏故能博贍乃爾丹波元堅等校刊此書稱其校外臺秘要有過之無不及良非溢

美至其書體秀逸古香可挹亦誠如元堅等所說今原書第二十二卷尚存稻垣眞郎家余曾借得比校刊本篇幅字體稍縮而如鑑取影不爽毫髮其影寫手渡邊氿亦一時之絕技而刊刻之精校訂之密當爲日本摸刻古書第一其所載校刊職名中如森立之澀田惟常今巍然猶存皆博覽羣書爲中土方今醫家所未有也

刻醫心方序

醫心方卅卷每卷卷首題從五位下行鍼博士兼

丹波介丹波宿禰康賴撰謹按臣等遠祖康賴
撰進是書實爲圓融帝永觀二年十一月廿八
日家牒所記與本書延慶舊抄冊子本後記合
可徵也後在正親町帝時嘗出以賜典藥頭半
井氏云豈即遠祖所進之本歟抑別有鈔本也
意者祕府所藏人間莫得而窺焉加之保平以
還兵燹相踵是書在若存若亡之間者蓋數百
有餘年矣寬政初載先大君父恭公方表章遺
文命臣等曾祖臣元悳使以仁和王府所藏鈔

本膽寫儲之醫學當時稱爲希覯顧其爲書殘
脫居半學者仍憾不得窺其全豹焉恭惟今大
君仁洽寰宇孝存繼述最深軫念醫藥訪知今
典藥頭半井氏有斯書全帙乃命執政傳旨其
家俾送致之醫學使臣等得繙閱之旣而又命
臣等使遵依原本摸刻以布之海內臣等不堪
感躍謹審撿細勘之其舊裝爲卷子嚴存隋唐
舊帙體式爲卷凡世與仁和寺書目所載合其
閒字樣非一紙質亦殊有結體奇古與金石遺

文相印契者有筆畫遒勁直逼晉唐法書者有如楪質無文而古香可挹者蓋非其親筆則其子弟爲之據第八卷天養二年記殆從當日前後稿及各家傳錄本排纂綴緝以成一部完帙歟間有係後人補鈔者亦不失爲數百年前物每卷各爲一類下分子目其所引證上根據之農黃扁張之經下貫穿之唐以上各家之箸其所論列起治病大體訖食物每門上載證候下列其方遇有可注明者附以按語其第二卷論

680

鍼灸則更有序以開其端豈身爲鍼博士最所
深致意歟竊詳之其書體例葢準擬之王燾外
臺祕要方而其引據之博與立論之精且確則
有過無不及也原夫醫之道幽以微矣必也稽
之往聖昔賢徵之百家之格言恊之於古今之
異與風土之宜參伍而錯綜之然後其道乃始
完可以摸楷後學矣求之前人之箸能具斯道
者其唯王氏之書足以當之而是書則直駕而
上之豈不更偉乎況其所徵引逸書遺典史家

所未及載者數十部皆得依是書以覩其概略又況古書存於今日者一歷宋人校改往往失當日本色得據此書以糾正其譌謬亦復不一而足他欄外及行間所注字書如玉篇切韻唐韻之類雖所採不多而亦足以窺唐以上訓詁音韻之微則是書在天壤間凡以裨補後學有匪細故者不僅爲醫家鴻寶也臣等竊幸今日文明之化施及吾醫是書數百年鬱而未顯者一朝發其幽光極知宛委瑯環之祕亦必應昌

期而出非偶然也冢課醫官諸彥及男元昳男
元佶與及門之士審加檢閱更倩佳手摸寫以
授梓人亦庶幾仰上副大府所以愛養斯民之
至意最深有感於尤物顯晦之故焉謹次其顛
末以爲之序安政元年十二月朔侍醫尚藥醫
學教諭法印臣多紀元堅侍醫醫學教諭兼督
務法眼臣多紀元昕頓首拜識

是書校刊未全不幸會臣琰先人謝世未幾臣
佶先人亦復相繼見背不肖等慟哭之餘竊恐

是刻之遷延不果無以報二先人於地下既而

不肖等承乏忝襲先職乃孤陋不自揣敢任校

讐之責而二三子亦皆密勿從事始能畢功其

札記則小島尚眞高島久貫澁江全善森立之

佐藤菶等最與有力焉既而尚眞全善先沒而

久貫立之等專任其責唯是此書之成距今九

百年所其所援引各書並係唐人舊帙在今日

大率散逸不傳或者其所依之本派別不一或

者今本經後人刪改猝難證明剏乃其閒字畫

僻異不易辨識者有之文義晦澁不易讀定者有之簡斷墨闇不可復問者有之今不敢苟且遷就妄爲之說半井氏所藏別有延慶舊鈔冊子本其第廿五廿六廿卷係延享四年和氣成庸所補鈔校以是本亦互相出入則爰從而疏記之其第卅卷末記是書撰進歲月及其卒歲月日亦足以補史記之鈌則併附刻以資考鏡他仁和王府所藏凡十六卷舊藏零本凡四卷亦時有異同今皆一一條舉之若夫微作嶶率

作窣暑作署覆作霞棗作来狗作猗及偏旁之
木手並通艸頭竹頭之互用凡皆文字異搆非
闕指義則均不敢辭費其背記數條一從原帙
影摸以附後至於背紙有用當時牒狀者有用
具注歷本者諸古記遺文散出各處固多考古
者所不廢意者此類與本書不相涉一概濫載
極爲不倫則今皆從略嗚呼自二先人有斯舉
蓋屢易裘葛其間存没之感有不堪惄然者臣
琰臣佶自顧聞見謭陋曾不足窺先業萬一獨

是數百年欲見而不得之珎一朝發光醫方之
傳可沿溯以得其津涯則庶幾乎醫道之日以
益明蓋不唯見二先人所以拳拳校刻是書之
功之偉抑亦昭代休明之運舉一世而躋之於
仁壽其所沾被者遠矣萬延紀元歲次上章涒
灘且月既望侍醫醫學教諭法眼臣多紀元琰
侍醫醫學教諭兼督務法眼臣多紀元佶拜手
同識

稽康養生論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去一難也

喜怒不除二難也聲色不去三難也滋味不絕四難也神慮精散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大陽不能不曲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憙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亦養生之大經也然或有服膺仁義無甚泰之累者抑亦其亞也

又云嗜欲雖出於人情而非道德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所生而非木所宜故蝎盛則木朽欲

勝則身拈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

略可知矣

太平聖惠方一百卷目錄一卷 舊鈔本

宋王懷隱等奉敕撰按宋史懷隱傳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祗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奉御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及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讀書後志作彥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

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版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玉海稱此書自太平興國三年（陳振孫云七年）詔撰集至湻化三年始成按森立之訪古志稱尾張藩庫藏宋本原刊存五十卷以宋本補鈔每半葉高六寸五分廣五寸十三行行二十五六字此本行款悉與之合每卷首中縫下書相州（或作陽或作之）圓覺寺（或無寺字）第二位周音（或有首座二字）書寫蓋僧徒之筆無鈔寫年月相其紙質筆蹟當在數百年

以前書法亦簡勁峭直據自稱首座必非俗僧
惜當時在日本未曾訪之緇流也第二卷末有
上總國市原郡海保村中道長津神護押則藏
書人之記也每卷又有啟迪院緣印記按日本
有翠竹菴一溪叟道三撰啟迪集醫書八卷自
序稱天正甲戌當中國明萬歷二年是書當經
其所藏與訪古志又云宋本有福建路轉運司
今將國子監太平聖惠方一部百卷二十六冊
計三千五百三十九板對證內有用藥分兩及

脫漏差誤爽有萬餘字各已修改開板並無訛
舛於本司公庫印行紹興十七年四月次有邵
宖宋藻陳晷黃訪范寅秩馬口官銜六行此本
無之按此書第九十九第一百兩卷爲針經鈔
手雖古稍嫌草率亦無啟廸院印記其中本有
圖像皆空位未摹當是同音鈔本缺末二卷後
人又再爲補鈔也此書自書錄解題著錄後遂
不箸于世唯愛日精廬藏書志載有眼齒兩類
三卷此本眼齒兩類在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其他無聞焉此本

首尾完具眞希世祕笈計其所采方書增于外臺祕要數倍唯每方不箸所出原書不如外臺之例之善然是書經諸名醫編類首尾十三年須諸天下以之課士知其非苟而已也

普濟本事方十卷舊鈔本

宋許叔微撰小島尙質舊藏後有以江武官庫御本寫之九字存第四至第十末有淳熙乙巳孝忠跋不著其姓待考又有辛亥左昌時跋每葉十行行二十字每卷之第二行卽接所分類無宋許叔微撰等字知其根源爲古按此書乾隆中王陳梁有刊本多所刪節不足爲據日本享保中刊本亦多訛字皆不及此本之佳又按經籍訪古志有宋槧本序後題寶祐癸丑良月夏淵全

氏刊於明經堂目錄後有建安余唐卿宅刻梓八字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此本格式亦與之不同然則此豈即淯熙辛亥之本與則尤可寶也

四庫箸錄者元余氏勤有堂刊本未知其款式與此合否

新刊續添是齋百一選方二十卷 元刻本

宋山陰王璆孟玉撰首有慶元丙辰天台章楫序目錄首有箧子云載劉承父咨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按此書　四庫不箸錄宋志二十八卷書錄解題三十卷曝書亭集稱所藏元本僅二十卷遂疑爲後人所選擇然按劉承父所咨則此爲是齋全本解題宋志皆誤也

是齋百一選方序

方書傳於世衆矣其斷斷能已疾者葢寡古人

方書一藥對一病非茍云爾也後世醫家者流
不深明夫百藥和齊之所宜猥曰醫特意爾往
往出已見嘗試爲之以故用輒不効甚者適以
益其疾而殺其軀者有之毋惟乎饋藥者以未
達而不敢嘗有病者以不治爲得中醫也嗟呼
醫方所以除疾疢而保性命其何至是得匪其
擇之不精處之不審故歟是齋王史君璆博雅
君子也生長名家蓄良方甚富皆其耳目所聞
見已試而必驗者每嘆人有可療之疾藥不相

値卒於不可療思濟斯人詎忍秘而不示屬守
古沔公餘裒集始就迺錄諸郡齋目之百一選
方其精擇審處蓋如此然則公之用心仁矣是
書之衍其傳也宜哉慶元丙辰孟冬初吉郡文
學天台章楫序

此集已盛行於世近得　是齋全本其爲方也
一千有餘分門析類列之于目井井可觀皆係
經驗不傳之秘凡丈夫婦人小兒諸證纖悉委
曲靡所不備鼎新刻梓三復校正並無訛舛凡

我尊生君子伏幸詳鑒歲在癸未端陽前一日

建安劉承父謹咨

楊氏家藏方二十卷 影宋鈔本

宋楊倓撰首有自序又有殿末氏藏書印記末有延璽跋又有小島尚質硃筆點校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按此書　四庫不著錄本朝諸家目錄亦無之宋槧本今藏楓山官庫此蓋自彼影鈔云據訪古志又有元板序後有阮仲猷刊于種德堂木記余未之見據延璽跋此與洪氏集驗方顧氏經驗方同刻今洪胡二書亦無著錄者

楊氏家藏方序

夫醫之爲藝探天地清濁之源察陰陽消息之機順四時之宜藉百藥之功以治人之病者也粵自神農著金石草木之書黄帝岐伯譔内經素問其學盛行而不廢名世之士若扁鵲和緩藝成而名立蓋班班可考然皆心得其微取諸左右砭艾湯熨變化不測實未嘗爲方以語後之人也惟伊尹論湯液漢長沙太守張仲景引而申之始有可傳之方蓋已末矣夫疾病之變

無窮而吾之爲方有限欲以有限之方通無窮之變其不附會臆度繆以豪釐者鮮矣是以有經絡形證之辨有增減參伍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豈以後人若扁鵲和緩者不可覬一得於千百年之間而人之有疾蓋死生於呼吸之際不得已而有是也歟由是言之後之醫以方爲書者凡有一得之効舉不可廢也余家藏方甚多皆

先和武恭王及余經用與耳目所聞見嘗驗者

也趨來當塗郡事多暇日發篋出之以類編次凡用藥相似而責功不同者皆備列之得一千一百一十有一道蓋今之爲醫者皆有嘗試之方深藏篋中不輕以語人僥倖一旦之售以神其術今余之所得良醫之深藏而不語人者也方將使人家有是書集天下良醫之所長以待倉卒之用不亦慈父孝子之心乎於是鋟木郡齋以廣其傳云淳熙五年三月乙未朔代郡楊倓序

樞密洪楊二公給事胡公前後守當塗各有方書録太于郡中亦遺愛之一端也其名曰洪氏集驗楊氏家藏胡氏經驗今江淮間士大夫與醫家多用此三書對證以治疾無不取効閩中相去差遠猶未之有今刊諸憲司將以惠衆抑亦副三公欲廣其傳之意云淳熙乙巳夏四月望日東密延璽書

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 舊鈔本

影鈔朝鮮活字刊本首題新編婦人大全良方卷之一次行題醫學臨川陳自明良甫編註每半板十二行行十九字案朝鮮活字原本日本有二通皆缺自序此有自序或是從熊氏補遺本補鈔也卷末有跋云右婦人大全良方陳氏眞本也從聿修堂所藏朝鮮活字鈔而借寫起於文化庚午冬十一月十日終于十二月初五下晡松章煥之識

余又得一鈔本體式與前本同無陳自明自序而卷首多辨識修製藥法度凡八葉目錄亦有此八字居卷之一前未知何以與前本互異當再詳之

御藥院方十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國活字本不題撰人名氏首有高鳴序據序稱太醫提點榮祿許公所撰集日本多紀櫟窗孜爲元許國楨當得其實首題癸巳新刊御藥院方卷之第一目錄末有鐘形木記曰頤眞堂記又有琴形木記曰平陽府司家印此本有日本寛政戊午醫官千賀芳久活字印行

又按此書有元至元刊本有二十四卷舊爲張月霄所藏今在歸安陸氏據愛日精廬藏書志

跋稱卷五檳榔圓下注泰和五年云云卷七半夏利膈九下注崇慶元年云云卷九兩炒圓下注大安三年云云卷十酸棗仁煎下注興定五年云云今檢此書皆無之而半夏利膈九在第五卷末知此爲後來刪本與抑彼爲增入與俟再詳考

醫方考六卷　明刊本

明吳焜撰首萬歷乙酉汪道昆序次自序稱取古昔之良方七百餘首揆之於經酌以心見訂之於證發其微義匪徒苟然誌方而已今觀其所箸皆疏明古方之所以然非有心得者不及此信爲醫家巨擘而傳世甚少何耶按焜歙人以醫名一時所箸有脉語十三科證治參黃編砭礪考藥纂鍼灸六集素問語等書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三卷 宋本

按趙希弁讀書後志錢氏小兒方八卷閻孝忠方附於後宋志亦云八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三卷太醫丞東平錢乙仲陽撰宣教郎大梁閻孝忠集上卷言證中卷敘嘗所治病下卷爲方孝忠亦頗附以已說且以劉斯立所作仲陽傳附于末宣和元年也今按此書一一與解題合且閻氏序明言三卷則讀書志所云八卷當是傳寫之誤宋志又沿其誤也是書世罕流傳

唯明熊宗立注本及康熙間陳世傑刊本薛已本則多所改竄非錢氏原書今以此宋本校之上卷尙無甚出入中卷陳本鈌駙馬子病目一條醫方類聚熊本薛本證治準繩並有此條則爲誤脫無疑而多出睦親宮中十大王一條按此條熊宗立注本無之幼幼新書及醫方類聚亦不援引此條前半即前第十條一九王病瘡疹篇文而小異耳後半即上卷瘡疹候篇文其爲誤衍無疑緣此書目錄中卷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陳本既鈌王駙馬子一條遂雜鈔本書之文湊合成篇以充原數下卷則甚多差異如瀉黃散後有閻孝忠附語數百字羌活膏後有閻附一百七十七

字蟬蛻散有闕附語六十八字熊宗立本亦有之陳本皆脫又如導赤散宋本只治小兒心熱五字陳本有視其睡云云三行全錄上卷心熱證治之文瀉心湯宋本只實熱宜服四字陳本小兒心氣云云亦全錄上卷文生犀磨汁宋本治消毒氣解內熱又有磨汁之法陳本則云治瘡疹不快吐血衄血而製法用法全脫又宋本有木苽丸陳本無之按本書上卷生下吐證治明有木苽丸方則爲陳本誤脫無疑又宋本有

兩大黃丸方一兩味治鼻塞顋閞一四味治風熱云云陳氏無治風熱一方攷朝鮮國類聚有此方其他方名雖同而證治製法藥味多寡之異難以枚舉宋劉昉幼幼新書引此書幾十之七八醫方類聚則全部載入今以此本校之一一相合則此爲宣和本無疑又閻氏附方五十五條本在錢氏之後宋本及陳本皆劃然分明而宋元以下方書引閻說並方皆混稱錢氏余意宋時必有以閻氏附方併入錢氏方中之本

故諸家不能別出然則錢氏書在宋時傳本既
多已有異同陳氏所得又是傳鈔本故不免有
奪爛陳本目錄後有無爲軍新刊錢氏方後其
以上卷文錄入中下卷蓋苟以充數決非宋本
所有其他或有與熊宗立薛已
精斯術者自能決擇之余年來累失孫男女數
人今細讀此書乃知短折非命悔痛何及迺盡
發宋元以下嬰兒方書一一互校當謀精槧以

序目下卷卻無此序此奪爛之明徵

王宇泰諸

人所引同者當是別本如是未必盡陳氏臆造

傳之庶天札者少瘳云

嬰童百問十卷

明嘉靖十八年吏部尚書許讚疏進行首有嘉靖壬寅嚴嵩序次許讚表行首嬰童百問卷之一下題魯伯嗣學次行第一問初誕下題麗泉堂刊按許讚疏第云相傳爲在昔名人著述不云是魯伯嗣作此或係刊板校訂之人謬題與按其書論辨詳審誠小兒證治之善本也流傳頗少故錄之

嚴嵩序嘉靖壬寅

進嬰童百問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許讚謹奏為進書事臣係河南靈寶縣人正德十二年臣為翰林院編修之時收得醫書二本名曰嬰童百問相傳為在昔名人箸述乃以嬰童各證設為百問每問必究其受證之原每證必詳其治療之方觀形審勢因病投藥極為詳備誠保護嬰兒之全書也此書原刻于陝西藍田縣今乃少見伏惟皇上至仁如天老老幼幼舉一世而生

成之此書若行未必不爲幼科之助臣謹將原
本裝潢　進呈　皇上勅付所司再加詳
校刻爲善本或以廣醫家之見聞或以備　內
府之參用　衍流行則　皇上仁慈所被者
無窮而效之所及者廣矣嘉靖十八年二月
日奉　聖旨卿進方書朕覽已著禮部校正
刊行欽此



ISBN 7-5013-2112-4
K · 555 定價:全十册 4800 圓